

木緒なち
イラスト えれつと

Kionachi / Illustration Eretto

ぼくたちに足りないもの

ぼくたちの リメイク

Volume
5

Remake our Life!
Let's time travel to 10 years ago
and reenjoy creative
and sweet youthful days.

书名 我们的重制人生5 我们欠缺的

作者：木緒なち

插画：えれっと

扫图：董君3号

翻译：balabalabon（一寒）

校对：法喜充满的八旬老翁、纱雾桑

轻之国度 <http://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LK不负担任何责任

请尊重翻译、扫图、录入、校对的辛勤劳动，转载请保留信息

EPUB製作：懶洋羊







目錄

序章

第1章 我的谋划

第2章 我的烦恼

第3章 我的破坏

第4章 我的行动

第5章 我的思慮

終章 我的决定

后记

序章

“我回来了。”

等我回到公寓，已经是下午了。

“奈奈子去打工了……志贵是……”

客厅的桌上，放着“我去书店了”的便条。

我放下行李，环视公寓。

4个卧室，还有厨房和客厅。

我和他们共同生活在这片空间。

可现在，他们中的“他”已经不在了。

他的原房间如今已经空空如也，为了兼顾换气，每天都门户洞开。

他在的时候，为了集中精神，那扇门经常都是关着的。

从他们变成她们，已经过了近一个月。

“像是只剩下我一个人似的。”

公寓内只回荡着我一个人的声音。

虽然像是被害妄想，可我完全不知道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或许在今天，我就会被传送到什么时间去。

说不定我就会被送回我讨厌的那个灰色世界。

到时候，就不是妄想，而是真的只剩下我一个了吧。

“也可能，这只不过是一场幻梦。”

登上二楼，我的妄想还在继续。

这个世界只是一场游戏，而我则是里面的登场人物。

然后，最初的时候我选错了选项。进入了BAD END，看到了结局。然后又读取存档继续玩了下去。

不，连有没有保存点都不清楚，或许在路线中途我应该再好好思考一下。

经历那样脱离现实的事，我产生这些奇怪的妄想，也是理所当然吧。

“希望这次是TRUE END吧……”

我打开房门。

小桌子、被子、工作用的电脑。我本来东西就不多，房间内十分简单。

“谁都不在……开始吧。”

我拿起笔，站在壁橱前。

做了个深呼吸，拉开了门。

“写剧本的时候，要是直接动笔的话，经常会碰到在细节出卡壳的情况。所以，即便是为了之后考虑，也要有一个大纲。”

在影像课上，剧本家的老师这样说。

“大纲怎么写都行。一条条列出来也可以；使用outline processor分层也行；把一个个小事件写在便签上，然后按顺序贴起来也没有问题。”

说着，他就开始在黑板上贴起了便签。

“这样，事件之间便产生了因果。而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有着最开始的因。这样，就可以在故事开始便埋下伏笔了。”

我感觉自己身在游戏当中。

换句话说，就是我身在故事当中。

“这真的能派上用场吗？”

我打开壁橱中的台灯。

壁橱里，贴着大量的黄色便签。

这并不是随意贴的，而是严格遵循了时间原则。

上面是过去，下面是未来。中间则是现在。

我把自己过去的经历、现在做的事以及之后打算做的事，都一条条记了下来。

这是我人生的大纲。

“增加了好多啊……得好好整理一下才行。”

我将已经行不通的路线的便签，小心揭了下来。

我的东西不多，所以房间里有许多空余空间。要做什么的画，这里刚好合适。

而且，这个实验是见不得人的。性质不算良善，而且很可能令人感到不快。

就像是，把朋友、把重要的人看做棋子似的。

“我还真是个坏人啊。”

对贯之做了那么过分的事，还给志贵的未来遮上了一层阴影，而且还打算继续摆弄他们的人生。

可是，这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我整理心中的思绪，写下现在对我、对大家必要的东西。

为了能够有意识地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这一切都是从在艺坂上邂逅斋川的那天开始的。

这个世界很明显有预兆和规则的存在，而我就遵循此理生活着。或者说，只能这样生活。

这就是我想要主动做些什么的契机。既然我的选择会给世界带来改变，那就先好好思考那些可能的事和，等有机会的时候就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

便签的内容也有规则存在。

首先，不写抽象的东西。其次，对手段和结果不做乐观预测。

如此，我的行动也变得果断起来了。每日的行动都带有目的，确认结果的误差后，再决定接下来的行动，修正自己的预测。

不过，只有最后一张上面，写着我模糊的理想。

“我绝对会做到的。”

看着手中的便签，我自言自语。

“和大家一起制作最棒的作品。”

这张便签贴在路线的最后、一切的终点。

虽然我来自未来，这依然是个毫无攻略的高难度游戏，不过我也不可能放弃。

“我回来啦。咦，恭也不在吗？”

“鞋子在这里，应该在房间里吧。”

楼下传来了人声。

我回过神来，走出壁橱，关上了橱门。

“欢迎回来！”

她们也出声回应：

“‘我回来了！’”

十分简单的日常对话。

却让我忍不住想要落泪。

因为，我知道，这是独一无二的宝物。

“我出发了，志贵。”

我对着那个再也见不到的她，说道。

我的一天，又开始了。

第1章 我的谋划

大型冷库的引擎静静地响着。一壁之隔的外面，播放着电台节目和商品广告。

“嗯……啾，不行啦……在这里会被看到的。”

“不要紧啦，会被人看到……不是会更加兴奋吗……嗯……”

“真是的，嗯，嗯嗯……”

在货架这边听得十分清楚。

这个氛围绝不正常。

深夜，我正在便利店里打工。在多森的常盘町店，我每周会排三次夜班。在我和往常一样补充架上的饮料时，店内便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有很多人喜欢在便利店里大声喧哗。充满活力的大学生们（包括我们之内）吵吵闹闹的简直烦死人了。

不过，此时店内传来的声音有明显的不同。

“喂，回去之后……好吗……”

“这种事不用说啦……啊，喂……不能摸啦……”

这可不行，他们已经开始兴奋起来了。

（怎么办才好呢，要不要提醒一下他们？）

根据指南，当客人在店内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行为时，店员是有义务进行提醒的。要是遇到危险情况更是要第一时间报警。在某种意义上，现在也属于危险情况，总之先去提醒一下吧。

如今店内也没有其他客人，能够阻止他们的只有摄像头和我们店员了。不知道是不是明知故犯，他们看上去完全没有停止的意思。

（要是他们能自己停下来就好了。）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看上去并不像是什么正经人。我早就习惯了各种投诉，倒是不会害怕他们，不过恐怕会变得很麻烦，所以我并不想和他们扯上关系。

还有一个——

“……啊，啊啊……”

就是为了眼前这个头脑宕机的女生——小暮奈奈子的情操教育了。

“喂、喂，恭也，那两个人在做什么啊……”

奈奈子瞠目结舌地看着货架那边的情事。

“奈奈子，我们先补充商品吧。”

“啊，嗯。”

奈奈子点了点头，将饮料放到了错误的地方。看来心思已经完全不在工作上了。外表和内心反差这么大的孩子如今已经很少见了，她这么羞涩，让人不禁怀疑起她真的已经成年了吗。

（不过啊……）

这样的奈奈子却也有着意外积极的一面。

以前和我排在一起的时候，她还故意把胸部压在我身上。“我不会输的。”她说。我感受着这份柔软，为她竟然会做这种事而惊讶不已。

她那么说是因为在意我和另一个女生的事吧，当时的我深受震撼。即便是现在，我还是会感到有些紧张。

（有些难以开口啊……）

同人游戏制作的终盘，她对我说了一句话。

之后，发生了贯之那件事，她也就没有再提那件事了。

要是她说出口的话，我也必须要做好觉悟才行。

（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那以后，我和奈奈子独处时，就会常常紧张，就像是抱着一枚不知何时就会爆炸的C4炸弹一样。

不管怎样，先提醒她饮料放错地方了吧。

“我说啊，恭也……”

看向那对男女的奈奈子突然开口了。

“恭也你，和志贵……”

我感觉自己被电了一样。

你、你要现在说吗！

明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不过在她实际开口的时候，我还是有些动摇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

她会怎么说呢？“你们在交往吗？”要是老实回答“还没有交往”的话，她肯定会接着问“那你喜欢她吗”吧。

回答这个问题就很难了。不管是YES还是NO，都会带来伤害。恐怕不做回答也是不行的吧。



我默默做好了流血的觉悟，奈奈子刚要张口。

“小奈奈子，过来结账。”

店内的另一个店员樱井小姐给我打了掩护。

“啊，是！”

“对不起，话才说了一半。我过去了。”

“嗯、嗯……”

我先放下了刚才一直抱着的饮料箱，叹了口气，平复着内心的紧张。

“还、还以为要死掉了。”

好不容易活下来了。不过，只要打工没结束，危机就依然存在。“话才说了一半”，也就是说还有后话。

“不能就这样制作中止吗……”

这要是动画的话，恐怕观众会炎上的吧。不过我现在真的不想让这件事继续下去了。

◇

这天的打工，因为客人来往不绝，所以“后话”只能留待后日了。

“呜，辛苦了……那恭也，我先走了~”

奈奈子看上去也很疲惫，打工结束后就骑着摩托回去了。

我目送奈奈子，然后也骑上机车踏上了归途。

我很喜欢从富田林站到公寓的这条路。穿过寺内町这条老街，并能俯瞰大学和群山。

“已经一年了啊。”

从我重返过去入学大艺大起，现在已经是第二年的夏天了。虽然这份闷热依旧让人不快，但我现在连这都喜欢了起来。

毕竟，“已经一年了”。实际上，我还穿越到十年后的未来，在那里度过了半年以上的时间。这不可思议的时间旅行，让这一年变得如两年一般漫长。

不过，我们的环境也慢慢发生了变化。贯之走了，公寓里只剩下3个人。奈奈子找回了歌唱的热情，可志贵依然处在燃尽症候群之中。

“我绝对会做些什么的……”

即便是要干涉她的人生。

从河边道路右转，进入田间小路。再在往住宅区的途中右转，便是我们的北山公寓了。

“我回来了。”

我用备用钥匙打开门。

“欢迎回来~好好休息一下吧。”

客厅里，志贵坐在坐垫上，向我悠哉地挥了挥手。

“嗯，奈奈子呢？”

“已经睡了哦~看上去很累的样子。”

“这样啊。”

我坐到志贵面前，看着她。

“怎么啦？”

“没、没什么……”

我突然害羞起来，不敢再看她。

不久之前，在未来的世界，她和我还是夫妇。然后，之前在便利店的时候，那对情侣在我面前做了不堪入目的深情接吻。

10年时间好像并没有对人的身体产生太多影响。尤其是女孩子，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化。

我眼前的志贵就是这样。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变得更加温柔包容，但模样基本上和现在一样。

所以，那个。

（啊~不行，我无论如何还是会去在意。）

即使已经回来一个月了，在她的面前，我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害羞。

“恭也君真怪，干嘛那么害羞啊？”

志贵苦笑着看向我。

这也难怪。对她来说，这十年还有我们共度的半年都是不存在的。看见同学一和自己照面就满脸通红，自然会感到惊讶吧。

总之，先糊弄过去吧。

“志、志贵今天都做了什么？”

由于她申请了奖学金，所以基本上也不需要打工。而且还有同人游戏的收入，所以基本上一整天都是自由时间。

要是原来的她的话，肯定会画上一整天画吧。

“嗯，也没做什么。看看书、看看写真集，然后就是望着天空发呆。”

“是吗……”

现在的她是不会那么做的吧。

虽然说恢复可能需要时间，可是她对事物的反应有些过于淡薄了。该说是缺乏感动呢，还是说欠缺刺激呢？

就结果而言，将贯之逼入绝境的游戏制作，也对志贵产生了不良后果。随手画出的画不仅没有遭到批评，反而被热烈追捧，获得了认可。

而且，没经过辛苦，舞台自己找上门来，也有些过分轻松了。不经历任何的风险和挑战就获得了收益，这也使得志贵不禁怀疑起人生的意义。

可是，她却没有找到什么明确的意义。所以她只能空虚地翻着过去买的书和写真集，在阳台上无所事事地望着天空。

“对不起啊，恭也君。你是在担心我画画的事吧？”

“不，这是志贵你自己的事。”

说着，我站起身。

“我今天第三节课有课，先去睡了。”

“嗯，我也差不多要去学校了。”

道别后，我回到了二楼的房间。

走在楼梯上，我不停思考着。

（果然，得快些采取行动才行啊。）

我一回来的就发现，志贵变了。看到这么残酷的结果，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我决心进行干涉。不过，我也不可能按着她的脖子命令她画画。我要做的是为她营造出自然而然想要画画的环境。

正好，我在未来看到了那个契机。

“这是为了我们的创作……”

我咬着牙，踏上楼梯。

我不再做一个好人了。接下来我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做。

◇

起床后，我没有去上课的9号馆，而是去了校门左侧的建筑。作为校内最为高大的建筑，真份尊容让我感到了些许压力。

“不愧是重点学科啊……”

我找到写着美术学科的门牌，走了进去。

不只是大艺大，只要是美术类、艺术类的大学，美术、设计都会是学校的重点学科。虽然近年来映像系也逐渐受到关注，但本命果然还是这边。

在校内，美术和设计也会显得有些特别。仅仅是走在堆满画布和画架的走廊，我就感到一种排挤外来者的压迫感。

我之所以会来这种令人坐立不安的地方，只有一个原因。

从口袋中取出便签。

“斋川，美乃梨……美术学科一年级。”

我和她“偶然”邂逅的那天。我在一瞬间看到了她的学生证，上面写着美术学科。

未来，她会因为喜欢志贵的画而立志走上画师的道路。由于命运的捉弄，又成为了志贵重拾画笔的契机。

我确信，斋川美乃梨就是那个能够成为志贵契机的人。

当然，我没有什么根据，也不敢保证事情能够顺利。可是，我那场不可思议的时间旅行应该是有意义的，未来的邂逅和现在的重逢肯定也指示着什么。

所以，先和她见面聊聊吧。不过，别的学科——还是没有联系的映像科——的学长来找一个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女生果然还是有些可疑。

所以，我拿了一份作为借口的道具。

正是我所属的美术研究会的2007年度部员募集的传单。

欢迎新人部员！尤其欢迎美术学科的新生！特别是女生！男生不要！上面倾注着某位部长的扭曲爱情，作为部员募集的传单完全起不到作用。不过，就让它作我行动的掩护好了。

“……总比没有借口要好了。”

如果能够和斋川美乃梨成功对话的话，我打算把她招入我们社团。这样的话，她和志贵接触的机会就会自然增加。无需刻意安排什么，堪称是一条捷径。

“要是有什么万一的话，就献祭部长逃跑吧。”

帮了他那么多，让他做这点小事也是可以的吧。

我在楼里走着。映像科每层的实习室都是不同的，下层是编辑室和资料室，上层是CG和动画的房间。相对地，美术学科基本上都是宽广的素描室，散发着完全不同的氛围。

“无头苍蝇似的乱找也没用吧……噢！”

正好实习课结束了，有几个学生走出了教室。我连忙走上前去。

“不好意思，可以打扰一下吗？”

“是。”

是一个扎着三股辫、穿着围裙的女孩。看上去像是同级生或者是下级生，不过这所学校里年龄不明的人还蛮多的，总之先确认一下。

“我在找一个一年级的学生，请问你是几年级？”

“啊……我是一年级，请问有什么事？”

太好了，是个表里如一的学生。

不过，很明显她正在警戒着我。先告诉她我来这里的理由吧。

“我是美术研究会的人，之前你们学科的一名女生说对我们社团有些兴趣，我是来找她的。斋川美乃梨，你认识吗？”

我给她看了看我手里的传单（遮住了内容）。

“啊，斋川同学的话，现在应该在个人练习室里做课题吧。”

“个人练习室？”

“楼上，有供个人使用的小型画室。用的时候的会把自己的名牌放在外面，看到的话应该就能找到了。”

太好了，这样找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样啊，谢谢你。”

我向她道谢，继续朝楼上走去。和刚才那个女生说的一样，这一层没有大教室，而是一个个的小房间。

“名牌……啊，是这个吗？”

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白板，上面写着学生的名字。我行走在走廊里，确认着两边名牌上的名字。

颜料的气息充斥四周，颜色的暴力席卷而来。和刚才那个女生一样，穿着围裙或是连体服的学生很多，大概是为了防止颜料污染衣服吧，这里很少会有衣着华丽的学生。

“哎，是这样的教室啊。”

说起来，我的工作虽然会和画产生联系，可我对绘画的专业知识却知之甚少。虽然如果了解得过深可能会失去大众的视角，但还是了解一些基本知识比较好吧。

“过段时间，去问问志贵好——”

正在我喃喃自语时，我走到了一个房门微微敞开的小小练习室前。

“就是这儿……”

名牌上写着斋川美乃梨。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散发着颜料散发出的独特气味。我看向屋内。

房间里有一个大大的窗子。大概是为了换气，窗子半开着，室外的热浪不断涌入。

只有3叠的小房间里，摆着一个大大的画架，画架上则放着一幅巨大画布。

她就坐在那里。

“找到了。”

斋川美乃梨认真地看着眼前空白的画布。

半挺着腰，默默地灵活挥舞右手——不，是整个手腕。

刷、刷，画笔发出规则的声音。随着画笔的移动，画布也变得越来越厚。赤、青、紫。我绝对不会使用的强烈颜色在画布上定型，营造出一个画的世界。

我曾见过相似的场景。那是我刚来大学的时候，在公寓室友的房间里。

压感笔的声音与眼前画笔的声音，似乎有着一种相通的庄严……

“真厉害啊。”

我情不自禁地说道。

“哎？”

她转头看向我。

我虽然刻意压低了声音，但似乎还是被发现了。

夏风吹拂着她柔顺的长发。眉毛挺直，似乎蕴含着坚定的意志。五官也十分端丽。

10年前的斋川美乃梨，依然是那么可爱。而松松垮垮的服装和眼镜，则又给人一种未经琢磨的璞玉感。

虽然入学还没多久，身上的围裙已经像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一样，到处都粘着颜料的痕迹。现在的她似乎也十分喜欢绘画。

啊，得赶紧打招呼才行。

“突然来访十分抱歉，我是映像学科二年级的桥场——”

我拿出传单，准备和她说社团的事情。

“请、请等一下，你是映像二年级的？”

她突然反问我。

“哎，是啊，怎么了吗……”

她的表情一下子就愤怒起来了。

“……你是那个人的朋友吗？”

“哎？”

“我不是说过不要再来了吗！竟然利用朋友接近我，真、真是太卑鄙了！”

说着，她便拿起手边的玩偶丢了过来。

“滚出去！！”

“哇，喂，快停……！”

“我不停！我、我是不会输给你们的！”

不断有东西砸向我的脸和胸口，这么多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终于，攻击停止了。

“哈、哈、哈……”

斋川喘着粗气，恶狠狠地瞪着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事情变成这样，还是撤退为好吧。

“不告而来十分抱歉。不过，我并不是受谁的委托而来的。”

“哎……？”

她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我真挚地看着她，继续说道：

“因为有件事无论如何都需要你，所以我才来找你的。不过，看来还是有些唐突了。”

我走上前，递给她一张美术研究会的传单。

“如果，你过段时间有兴趣的话，就来这里找我吧。我今天就先告辞了。”

“哎……这个，那个……”

或许是对我的反应感到意外，斋川有些复杂地看着我。

我道了声再见，便转身离开了画室。

（真是一次糟糕的初次会面啊……）



我不禁苦笑，她对我的印象肯定已经跌至谷底了吧。姑且为了以后的联系，我简单向她说明了来意并递给她一张传单，不过下次联系的可能性恐怕很低吧。

但是。

她既然可能会对未来的我们——尤其是志贵会产生深刻影响，那我就只好再想办法与她接触了。即便是她对我充满了警戒也是一样。

“我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放弃的。”

我跑下楼梯，心里不断思考着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

◇

“桥场君，欢迎来到变态的世界！”

有着一副让人火大的清爽嗓音，一副绅士模样向我伸出手的，是美术研究会部长——桐生孝史（24岁）。我拍开他的手，坐到了椅子上。

“为什么我说明情况后会被你看做变态啊，别开玩笑。”

“因为你为了见一个一年级的学生专程去别的学科去找，结果见到之后一打招呼对方就尖叫起来了不是吗？你已经是一个到哪里都能叫得上号的出色变态了哦。恭喜你桥场君。为了祝贺我们来吃红豆饭吧？”

“够了，我就不该找桐生前辈商量。”

因为下午有映像学科的课，所以为了打发时间，我便来了美术研究会。

正好这里有一个不论何时都无所事事的大前辈，所以我就给他说了刚才的事（当然未来的事是不会说的）。本想着这样或许能找到什么接近她的方法……

“那孩子胸部大吗？”

你在那儿插着手这么认真问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这个吗！

不过看到他还是这副烂样子也让我感到有些安心了。

“哎呀，你竟然会去散发部员募集的传单啊。能这么热心社团活动，我很欣赏哦，不过没想到你竟然是为了搭讪。”

“这不是搭讪，请订正你的发言。”

“阿桥还真是过分啊。小志贵、小奈奈子、小河濑川明明都那么可爱，你竟然还要找别的女人吗？你是炮王吗？”

“所以说不是啦。请别在哪里将错就错。”

我打断他的发言，桐生前辈不满地瞪着我。

“可是啊，阿桥会想去找那个女生，是因为之前看过她的画，觉得很中意，所以想用在接下来的影像里吧？”

“是啊。”

我之前姑且也向桐生前辈解释过了。

“你说真的吗！一般不都是有什么不良心思才会想要接近对方吗！阿桥对创作这么纯粹我简直无法理解！真是搞不懂啊！”

桐生前辈当场就抱着头暴走了起来。

我无奈地看着他的模样，或许真的会有男人心怀不轨地想要接近她吧。

（斋川很可爱嘛。）

虽然未来的那个时尚的斋川也很可爱，但现在的她看起来更容易亲近。

这样的话，我说不定就是被看成那些人的同类，所以才被提防的吧。这样她那种过激的拒绝反应也就可以理解了。

（说起来，她当时说了朋友什么的……）

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看来我也是被当做心怀不轨之徒了。

真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给她那张可疑的传单，而是直接给她我的电话号码和邮箱就好了。不过那种情况下，肯定还是会被怀疑吧，我的判断应该没有错……

要不然就通过加纳老师介绍好了。这样她也能安心吧。

不知不觉间午休就结束了，铃声响起。

“那我就去上课了。”

“阿桥，答应我一件事。”

桐生前辈认真地说道。

“什么？”

“要是你成功钓到那孩子的话……也给我搞搞吧，一次就行。”

“我去上课了！”

果然，学长除了创作之外，就是个白痴色魔啊！

◇

7号馆的礼堂里，映像学科二年级的制作担当们基本都集中在了这里。

今天虽然是必修课，却也不是全员都要参加。参加者仅限于去年团队制作的担当。不鼓励个人创作，某种意义上，很有映像学科的风格。

团队的代表者自然就是监督或者制作进行，而这类通知工作就是制作进行的工作了。

（大家好像都已经来了啊。）

映像学科内，分辨制作进行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类是没有什么主张，只是被迫做了制作进行的人；另一类则是自己掌控一切，属于和监督类型不同的领导者。

要说的话，2年级里面还是第一类人多一些。看完下发的资料后，有一多半的人都打着哈欠，又或者露出嫌麻烦的神色，好像这些都与他们无关似的。

也是，一般说来，制作这个职业是没有什么成就感的。通过分配人员和物资，让制作可以正常进行。如果在其中感受不到拼图一样的乐趣或者支配的快感的话，制作就只是单纯的小工和联络员了。

所以，能在其中感到乐趣的，要不就是抖M的变态，要不就是抖S了。

“先看看资料吧……”

今天的课上，对二年级的前期课题做了说明。摄影授课已经结束了，与那次不同，我们之前便被告知，这次的课题中对种类和媒体不会做任何限制。

资料上这样写着。

Niconico动画是从去年年末开始运营的视频网站。其一开始是以从别的视频网站搬运为主，可是，由于搬运遭到禁止，之后将转向鼓励原创视频的投稿。

所以本校鼓励映像学科的学生也进行视频制作并进行投稿，而这也将成为课题的一环。

“哎，蛮有趣的嘛。”

仔细一看，企划负责人一栏上写着加纳老师的名字。也难怪啦。

在不久前我所在的2018年，视频早已成为了网络媒体的最前沿。直播行业十分火爆，甚至有人开始追求没有肉体、纯粹是插画或者3D模型的虚拟偶像。

可是，2007年堪称是网络视频的元年。当然，flash动画和美少女游戏OP这些都早已成熟。可是发布原创视频却还是日出前的黎明。

在这种初生的混沌期，要求学生进行这种新风格的视频制作与发布——不愧是加纳老师，想法十分新颖。

“不过……大家真的理解吗？”

虽然不是在这个网站，但奈奈子和我曾经投稿过唱歌视频，所以了解得要快一些。可要是志贵的话，即便是知道niconico的存在，也没有想

过要自己投稿吧。

对于失去热情的她来说，现在十分需要新的刺激。我认为那就是对手的存在以及新的舞台。

对手的话已经决定了。不过新的舞台真的是在这里吗？志贵在同人游戏制作中经历了那种对未知的恐惧和迷茫。在面临新舞台时，这种心灵创伤会不会再次发作呢？

看着资料，我开始烦恼起来。我能够真实地把这件新事物传达给她吗？

我抱胸思考起来。

“嘿，真是个莫名其妙的课题啊。不过好像会很有趣。你怎么想？”

旁边突然有人向我搭话，声音略显粗暴。

“哎……？”

我看向他。

看上去大概要比我高10公分。双臂细长，虽然坐在那里看不见，但大概腿也是一样吧。整个人给人一种纤细的感觉。

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眼睛。眼镜虽大，确实白多黑少的四白眼。虽然嘴角带笑，不过由于眼睛给人的印象过于强烈，反而都显得普通了。

“抱歉……你是？”

应该是第一样见面吧，我直接询问。

“咦，咱们是第一次交流吗？这样啊，因为我知道你，我还以为你也知道我的事呢。”

男生发出嘿嘿嘿的独特笑声。

“我是九路田孝美，九路田组的制作。”

“啊，你就是那个——”

虽然只看姓还是想不到，不看一听到组名我就明白了。

我不可能忘的。1年级后期，这个组制作的电影给了奈奈子巨大的伤害。

作品十分优秀，组名也很不好读，所以只记住了汉字……原来是读作“kuroda”啊。

“嗯？你知道我？”

“嗯，我还记得你们一年级时候的作品。”

他的表情一下子就消失了。

“啊，那个啊。那个就那么好吗？”

“咦……？”

意外的反应。按理说制作出反应那么热烈的作品，作为制作应该感到骄傲才对，可他看上去却是兴致缺缺。

看来，是在体制磨合上存在问题吧。这样的话，也难免会对演员和监督心存不满吧。

“不说这些了。桥场组真厉害啊！从一年级开始就惹人关注，尤其是制作的手腕十分厉害！”



“厉害的手腕什么的……完全没有啦。”

听他这么说，我又不由地想起那个背影。

寂寞地笑着，坦白了一切，然后静静离开的他。

“喂喂，你是在谦虚吗？至少在我看来你很厉害啊。说起来，我们组可真是糟糕透了，证据就是现在……”

九路田正要继续说下去，加纳老师终于姗姗来迟。

“哟，大家都来齐了吗？那就开始进行课题说明吧。”

加纳老师用卷起来的资料拍打着手掌，环视起礼堂。

“嘿嘿，好像开始了啊。对了桥场，下课后我们再聊聊制作的辛苦吧。嗯？”

“嗯，嗯……好。”

对话结束，我们开始认真听起老师的说明。

(九路田孝美……)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感觉有些棘手，不过聊过之后，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没有可以朋友可以共享制作的辛苦啊。)

或许会是一个可以一起商量和发牢骚的对象。

老师的话里，并没有什么超出资料的惊喜。

二年级前后期的课题任务是制作两个5分钟以内的视频，形式不限，要求投稿到niconico动画，提交时要求同时提交视频文件以及投稿视频链接。

前期的截止时间是暑假后，而后期则是学园祭特设会场上映会的当天。

“啊对了，这次也会有类似比赛的东西，大家都要加油哦。”

比赛内容很简单。

就是看投稿视频的播放量+评论数+收藏量。会根据前后期以及整年综合成绩来决定奖项，成绩最好的队伍还会有老师自己掏钱包支付的奖金。

另外，在这些数据很低的情况下，虽然也能及格但会得到一个比较低的分数。

“队伍组成将会在三周后的课上决定，在那之前要好好确定成员。和之前一样，并不是在学科内取得好评价就可以的，会很辛苦哦。”

最后狠狠地威胁了我们一下，老师结束了发言。

原来如此，看来会是一个困难的课题。虽然投稿本身并不困难，但要考虑播放量等问题的话，就不能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

Nico动还处在初创期，vocaloid、miku也刚刚开始推出原创曲。要是成功的话应该可以取得亮眼的成绩，但要是失败的话或许会得到“虽然做得很精致但是好没意思”的评价。

该做什么样的企划呢？正在我思考的时候，旁边的人说话了。刚认识的九路田看着我。

“噢，辛苦了。真是个有意义的课题啊~”

“你也辛苦了。啊，刚才的话题，还有继续吗？”

刚才说的制作的话题。

听我这么说，九路田露出了抱歉的表情。

“啊，抱歉！刚才我们队的家伙发来了消息。说是有事要商量，我现在得回去才行。”

说起来，他刚才也说过成员的整合很辛苦啊。我连忙表示我不介意。

“下次上课我还能再来和你说话吗？”

“嗯，当然。”

“太好了！这是我的联系方式。”

他递给我一张写着手机号和邮箱，大概有名片一半大小的纸条。肯定就是为了这种时候准备的吧，看起来好像预备了好几张。

“嘿嘿，再见喽！”

九路田站起身，快速离开了教室。一下出现，又一下消失，简直像是影子似的。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有自己的主张，声音也很洪亮，可印象却有些稀薄。我对这样的他充满了兴趣。

“我也回去好了。”

得快点回家，和大家商量这次的课题才行。

我将资料塞进包里，正要起身。

“九路田他们组好像出事了……那个演员，说是要退学了。”

“那个舞台艺术学科的女生？”

“是呀。”

旁边，别组的制作担当正说着这样的话。

（舞台艺术科……说的是那个演技很好的女生吗？）

表演方面远超演技还算不错的奈奈子的女演员。这么出色的她竟然要退学了吗……

肯定是有理由的吧，眼前的两个人轻易道出了答案。

“监督好像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然后有了心理创伤。”

“哇，那制作不就惨了。”

我多少可以理解。要将演员的演技提升到那个水平，肯定需要采取一些手段。大概是一个斯巴达的演出，会不断给出NG的类型吧。

九路田那副冷漠厌烦的样子也让我有些在意。对方的监督或许是一个会硬拖着演员不断暴走的人吧。

（制作肯定会很辛苦吧。）

我想起了北山·改组内部河瀬川监督和剧本贯之的战争。不过，他们会注意不让争执演变成斗争。看来九路田组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啊。

走出教室，在走廊上我突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说呢……”

感觉很在意。

毕竟发生过贯之的事。虽然我不是直接将他逼入绝境，但结果还是让他绝望了。

可是，我在意的并非这个。之前我基本上没有关心过别组的事，不过听到后却当成自己的事一样认真思考起来了。

我既然做好觉悟从未来回到了现在，之后也会有许多要弄脏自己手的时候吧。刚才那件事，说不定以后也会发生在我们组里吧。

“稍微调查一下吧。”

说实话我不想听这类事。要是一切都能融融恰恰地解决就好了。听说这种事后，我肯定也会受到伤害，还会想起贯之的事。

可是，既然决定认真去做，就不能忽视这些失败的记录……

“九路田组的监督？啊，你说芝多啊？”

这里是加纳老师的研究室。我刚坐下，老师就说出了那人的名字。

“那是個想法很獨特的學生啊。演出論的老師也夸獎過他，不過是一個不擅長交際的人。那個舞台藝術的學生之所以退學，或許也有溝通困難的原因在裡面吧。”

老師也知道了學生退學的事。恐怕，對方的學科也有過來進行交涉吧。很可能會演變成大問題。

“關於退學的理由……那個擔任演員的女生倒是沒有細說啊。”

“啊。關於與芝多有矛盾的說法，也只不過是周圍人的推測。只想到這個原因，也就是單純的消除法。”

這樣啊。雖然這樣說有些討厭，不過也能免除學科的責任了。

“不過，確實有人報告說，芝多做出了許多惡劣、自私的發言和行為，讓人感覺芒刺在背。制作的九路田也很辛苦吧。”

聽到這，讓我不禁想起了我自己那必須背負一生的罪孽。

“有什麼在意的事嗎？”

我吓了一跳。

“……確實，有一點。”

我並沒有把貫之事全部告訴老師。

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貫之的自尊，而另一方面，这也不是什么好对教师明说的话。

不过，老师似乎已经注意到我和貫之間发生了什么。虽然我很感激她没有追究，不过这种被看穿了的感觉还是让我有些局促不安。

“这样啊。”

老师点了点头，啜了口咖啡，继续说道：

“我们一直存在学生中退的情况，很多很多人。这个我之前也和你说过吧。”

“是，说是和一般大学有些不同。”

不只是大艺大，艺大和美大的学生经常会选择退学。很多人在校期间便开始从事专业相关的工作，所以在确定自己可以借以谋生之后，许多人就会选择直接退学。也有很多学生中退之后取得了不错的名气。

可是，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是生出了身体和心理的疾病。每一个课题都与小中高以来学到的东西完全不同，周围也净是些怪人和天才，所以不免会生出许多烦恼。

“包括刚才那个舞台艺术科的学生在内，，要是想太多退学的学生的事，自己或许也会生病的。所以，懂了吗？”

她大概是在暗示我贯之的事吧。

“是……”

老师告诉我不要再追究这件事。这并不是说其中有什么内幕，而是说这不过是一种自然淘汰，所以不要太在意。

（可是，我是不可能忘记的，绝不会。）

这直接关系到贯之的事。对于知道他未来的我来说，绝不能轻易放弃。

不过，在这里说也没有意义。

“对不起，真是谢谢您了。”

我道谢后起身。

等我得出结论了再来和老师商议吧。

“啊，这次课题也要加油啊。”

我推开沉重的门，离开了研究室。夏季的太阳炙烤着路面，热得人有些发昏。

“好热……”

肌肤暴晒，汗流不止。我迎着灼热的风向着家走去。

我的心境自不用说。“事情”已经结束了，不论是贯之，还是那个表演的学生，都不会再做出什么举动。不过是周围的人还在挖掘事情的原委罢了。

可是，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事情并没有结束。它肯定不会再和什么纠缠起来，然后再次爆发，以一种可怕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吧。

到那时，我能够妥善处理吗？不，我要做的并非是适度的调整，而是要秉持着信念采取行动。

烦恼依然没法消除，但我还是先回家去好了。今天还有许多要告诉他们的话。

总之，要是下次还有机会见到九路田的话，就稍微慰问一下他好了，毕竟我们都是制作嘛。

◇

“到网上投稿视频？”

“我们吗？”

“我们？”

“要做视频啊。”

“嗯，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面对北山·改组的四名成员，我向他们说明了课题的内容。

一回到家，我便联系了河濑川和火川。恰好两人也没有什么预定，所以我们决定晚饭一起吃冷涮沙拉，然后一起开个会。不过……

“虽然我偶尔也会看niconico，要做那个叫阴阳师~什么的视频吗？要跳舞吗？”

“不做那个，也不会跳舞。”

“MAD吗！美少女游戏的MAD的话我可是很熟悉的！”

果然，志贵和火川还不是很清楚啊。

“总不会，要拍摄我的唱歌视频然后发到网上吧……”

奈奈子惶恐地问道。

“不会啦。”

“那就变成奈奈子的宣传视频了啊。”

“不会拍啦……不过，规定里确实没说不行啊。”

老师并没有说实拍或者电影不行。

“哎，不、不行，我绝不会拍的！我绝对不要出镜！”

奈奈子夹肉的手一下子停了下来，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

“只是打个比方啦！而且，我们不是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吗？”

是的，得先决定这个才行。

要是考虑到志贵的话，这次的内容就要以绘画为主了。这样就没法考虑实拍了。不过，组里唯一能够表演的奈奈子那么不情愿，也没有必要强制她去做吧。

这样的话，就是以插画为主体，再配以奈奈子的歌。考虑到现在是2007年，那就是——

(vocal动画吧……)

Nico动运营还不到一年。这时候vocal视频也很稀少，肯定可以风靡全网吧。

画vocal动画角色的画师也很多。在2000年代中期，vocaloid更是与东方各占半壁江山。

要是能用这个激起志贵的干劲就好了。

“嗯，我也是很明白啊。”

志贵吃着水菜，一脸的茫然。

(果然，志贵需要什么刺激啊……)

不知该如何是好，我面带苦涩，夹肉蘸了蘸麻酱。

“桥场。”

我正要把肉放入口中，河濑川说话了。

“那个，河濑川。”

“怎么？”

“我倒是很想和你说话啦，但能等我……先把肉吃下去吗？”

河濑川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便你了，反正我就是个比不上肉和麻酱的女人。”

被这么说让我感到有些困惑，不过这肯定是河濑川的玩笑吧。

“所以，是什么事啊？”

我把肉咽下去后问她。

“桥场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河濑川认真地看着我。

看到这样的眼神，让我不禁想起了未来的事，心跳不禁有些变快了。

“啊……嗯，差不多啦。”

“说得真不干脆啊，反正你肯定又是想了很多事吧。”

完全骗不过她啊。

“河濑川，等会……”

“商量是吧，没问题。正好我也有事想问你。”

“嗯，那就回去的时候好了。”

有事想问？是什么呢？莫非是关于要做的企划吗？

“英子，你要问恭也什么~？好在意哦~”

奈奈子贼笑着问河濑川。两个人都已经开始互称名字了。能相处融洽真是太好了。

“没什么。”

“哎，好在意哦~告诉我嘛~”

河濑川静静放下盘子。

“肯定和奈奈子一直妄想的东西不同就是了。”

“妄、妄想！说的好像我整天都在想些奇怪的事情一样！”

和往常一样，稍稍挑逗了一下，奈奈子就变得满脸通红。看着这副模样，一无所知的志贵和火川哈哈大笑了起来。

◆

吃过晚饭，看了会电视，时间就已经很晚了。末班停车也停了，所以只好由我将河濑川送回去。

“哟，我们都有注意安全哦！”

火川取得中型执照之后刚买了一辆400cc的摩托。很快，他就骑着爱车飞驰而去。

“我们也出发吧。”

挂到D档，我踩下踏板。

这是我第三次送河濑川回家。由于她是从老家上学，所以一年级的时候从没有在外面玩到过很晚。一开始我以为她是没有兴趣，后来问她，她害羞地说“我有时候也想和大家一起玩啊”。之后，我便经常找她一起玩了。

不过，她果然还是很努力，到了2年级，主要时间也还是用于电影鉴赏和读书，很少接受出去玩的邀请。

而今天就是稀少的第三次。

“暑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好在风还蛮凉快的。”

“说的是啊……”

说是商量，不过她却迟迟没有进入正题。要是往常的话，刚一上路她就会直接提出来的。

应该不是在意芝麻酱和肉的那件事，看来今天最好还是我先开口吧。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哦，什么事？”

她轻易就答应了，这反而让我愣了一下。

“刚才开会的时候你应该也看出来了，我有一件烦恼的事。这件事要是解决不好的话，其他事也会很难推进，就是——”

河濑川打断了我的话。

“志贵的事对吧？”

她轻易地指明了我的烦恼。

“你怎么知道的？”

“肯定知道啦。今天说明的时候你就一直在看志贵，还刻意讲一些志贵会感兴趣的话题。”

“我还真没用啊。”

是河濑川太敏锐，还是我太好懂了呢？

不过，既然河濑川已经知道了，那事情就简单了。我之前也和她说过志贵的烦恼。当时河濑川认为那可能是燃尽症候群。

“所以，我决定制作vocal动画。”

虽然还没有考虑什么东西，不过我想要由奈奈子作曲，然后由志贵负责绘画——我如实告诉河濑川。

和往常一样，她一直听到了最后，然后一语道破了我心中那十分模糊的想法：

“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由志贵负责绘画并不好。”

“志贵是以对绘画的喜爱为原动力的那类人。所以要是她没有兴致的话，作品的质量也会下降。”

“果然你也这么想啊。”

“嗯。所以你也迟迟做不出决定吧。”

是的。当场确定企划和分工很简单，可是，要是志贵没有干劲的话，赶鸭子上架也做不出好作品。明知如此却还固执己见是十分危险的。

“要是有什么能引起她兴趣的企划就好了……不过依赖这种未知的东西风险太大了。”

和河濑川说的一样，想靠企划内容引起志贵的兴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反正你行动的时候肯定也考虑过这个了吧。”

说着，她瞥了我一眼。

“嗯，算是吧……”

“又是还不到说的时候对吧？”

“嗯，算是吧……”

就算说了，现阶段也不会得出什么好的结果。

“也是啊，肯定不会告诉我这种还不如麻酱和肉的女人啊。”

你果然还在在意啊！！

“哎，那要我告诉你吗？”

“不用啦。你不说肯定是有原因的吧。”

真是的。河瀬川平时的时候虽然很冷静可靠，可时不时就会露出这种麻烦的地方啊……

(这样啊……)

我发现了一件小事。10年后的她很明显对我怀有好意。回到这个世界后，由于她的反应，我本以为那份情感是后天产生的。

(或许，在这时起就已经萌芽了吗……)

不，现在想这些干什么。而且她也没有像志贵和奈奈子那样直接表现出来，或许是我想多了吧。

刚才可能只是在捉弄我吧。这么想着，我关上了那扇未打开的门。

“那有结果了再告诉我吧，到时候我也会帮忙的。”

河瀬川有些不满地噘了噘嘴，叹了口气。

(嗯，我也有在考虑啦……)

现在的我还是被看作变态学长。这样下去就完了，所以我也试图改变啦。

明天和老师商量一下再考虑下一步吧。

◇

“通知大家一件遗憾的事。我们美术研究会现在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

美术研究会内，摆出某个人形决战兵器动画的姿势，桐生前辈说道。

“危机的原因就是！”

一旁的樋山前辈狠狠敲了一下桐生前辈的后脑勺。

“噗！”

桐生前辈倒在了桌子上，樋山前辈冷冷地看着他。

“理由自不用说，就是这个无能部长导致今年的新部员欢迎计划至今没有任何成果，今年没有新部员了。”

听了樋山前辈的话，除了部长外，全员都颌首不已。

不仅是美术研究会，所有的大学社团都会在新生欢迎季进行纳新。轻音部会教新生弹吉他，电影研究会会发放试映会的电影票，各个社团都在努力展现自己的魅力，通过撒饵引诱新生上门。

而这点对我们美术研究会极为不利，像我们这样毫无特色的社团也很少见了吧。毕竟，虽然是个美术社团，却没有任何人能讨论或者教授美术。虽然樋山前辈身在工艺学科，算是比较接近，但她专攻的却是陶艺。

再加上桐生前辈那只能起到反作用的纳新大作战，这样还愿意来我们社团的得是什么样的天使啊。

据说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好奇宝宝加入，可惜今年这种奇迹没能再现。而今天的议题似乎就是在不依赖奇迹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不过啊，我们叫做美术研究会，至少得有一个美术学科的部员吧。”

樋山前辈说着，像是在追念着什么。

“本想着能够在这个社团里学学绘画的，进来之后才发现只有一个写真学科的笨蛋问我会不会做表情包。不应该是这样才对啊……”

“没能从前辈这里学到东西是你的资质问嘆啊啊！”

表情包之王的嘴里多了一块黏土，陷入了沉默。这个人竟然对刚入部的女生说了这样的话吗！

“确实，想要个美术学科的部员啊……”

这样的话，社团就可以开美术展，而且也能拿到更多年度预算。真可怜啊，身为美术研究会连一个美术展都开不起来。

而且，要是和美术学科有联系的话，就有办法和斋川美乃梨接触了。虽然是个很自私的理由，但我还是很期待这样的人才。

不过，很少会有美术学科的学生会加入美术研究会。

“在课上画了那么长时间，课余时间肯定不想再用在画画上了吧。”

舞台艺术学科的柿原前辈当初加入的理由就是想在舞蹈之外学习一下美术。

“要是部里有本学科的前辈的话，感觉会有人为了知道课程情报过来啊……”

杉本前辈平时一直都在唱歌，因为美术不用说话，所以才加入了进来。

不论哪个，都是想体验和专业不同的东西。

或许确实是这样，不过映像学科里也有学生加入了电影研究会，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对吧？

现实是残酷的。

到这个时候，大家也不再挑挑拣拣，随便来个人也好啊。像前几天那样，听到门前有声音，大家都欢呼“有新人来了！”，结果却发现是住在艺大里的野狗。我已经不想再有这种悲惨的遭遇了。

而我之所以想起这个，是因为门前又发出了咔踏的响声。

“真是的，狗又来了吗？干脆扔个飞盘让它跑远点好了……”

桐生前辈自暴自弃地说。

“那个……”

难以置信地，门那头传来了女生的声音。

“不好意思，美术研究会的桥场前辈在吗？”

“啊……！”

回头看向门前，我震惊地看着她，整个人都有些傻了。

刚刚还讨论、考虑的那个人，就这样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有些手足无措了。

之前我还想，要是在校内偶然相遇的话要怎样对应，要为前几天的失礼道歉，想了很多很多。可一旦真的遇到，我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斋川美乃梨。她也默默地看着我。

得先说些什么才行啊。

我刚想解释前几天的误会，这时——

“呀！”

两个人抓住了她白皙纤细的手腕。

是美术研究会的部长和副部长。刚刚还大骂部长不负责任的副部长这时却和部长团结了起来，为了共同的目的靠近面前的对象。

“那、那个……”

看着充满恐惧和困惑的新生，二人露出恶魔般的微笑，然后滔滔不绝起来：

“‘哎呀初次见面，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喂你先说话的话这孩子会紧张的吧对不起啊啊小樋山让我先说啦！你啊，虽然已经很可爱了，但要是换上细框眼镜的话会更棒哦，下次和我一起呃啊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别听这家伙胡说！你是哪个学科的？我是工艺学科的我是写真学科没人问你啦！等会要开新人欢迎会你要来吗？啊，不会灌酒的放心好了不如说你就是我的美酒啊你还是去死吧！还没有问你的名字呢。’”

“啊，啊啊，哇啊啊啊……！！”

可怜的斋川美乃梨遭受了两个鬼气逼人的前辈至近距离的劝诱攻势，整个人都宕机了。

我本以为与斋川美乃梨的再会会十分艰难，可因为命运的恶作剧，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解决了。

不过比起解决其实更像是受难吧……

◇

“我叫斋川美乃梨……”

说完，她鞠了个躬。

面前，樋山前辈也很抱歉地低下了头。

“真对不起，我还以为是要入部的新人……”

“没关系的，拿着纳新传单走进活动室，一般都会这么想的。”

斋川清楚地回答。虽然看上去很老实，可从她的回答，也能看出她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果然我的劝诱作战没有错啊！”

“你给我闭嘴！！”

看着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万年部长，副部长发出了怒吼。

欢迎美术学科的新生！特别是女生！男生不要！这传单怎么看都是饥渴的男人写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功吧。拿着这个传单去和她接触的我大概也是个傻瓜吧，

“桥场前辈是这个社团的部员吗？”

“是啊。”

虽然不情愿就是了，这句话还是藏在心里吧。

“那，只要来这里就可以和前辈说话了对吧？”

出乎我的预料，斋川站了起来，朝樋山前辈和桐生前辈鞠了一躬。

“从今天起就麻烦各位照顾了。请多多指教。”

“哎！？真、真的吗！？小斋川可以吗，真的要来！？”

“是，是真的。”

“太好了！！睽违数年的美术学科部员终于诞生了！！”

桐生前辈大概是过于兴奋了，在榻榻米上打起滚来。

“斋川同学，那个……”

樋山前辈很愧疚地把手放在斋川的肩上。

“那个笨蛋要是对你说 了什么不中听的话的话，不论什么都要告诉我哦。我会帮你把他杀了的。”

“是、是……”

斋川不安地点了点头。

“哎呀，这下社团纳新总算结束了。”

“就让我来唱一首欢喜的《橡子滚滚》吧！”

柿原前辈和杉本前辈也露出了安心的表情。

在前辈部员们的喜悦中，我问斋川：

“斋川，那个……为什么？”

“我很讨厌不明不白的东西。”

“哎？”

“所以，我今天来，是为了寻找线索，也是为了制造一个契机。”

“哦，哦……”

她到底是想搞明白什么呢？从刚才的话里完全听不出来，不过总归是和她成功接触了。

“好，去搞欢迎会吧欢迎会！！！柿原、杉本，去采购了！！”

“是！”

“了解！”

前辈们马上就开始为欢迎会准备起来了，纷纷走出了活动室。大概是要去大学对面的超市吧。

“啊，我好高兴……总算有美术学科的新人加入了……这样就可以期待正经的学园祭了……！”

樋山前辈为这种小事而感动不已。不过，想想她的经历，我也可以理解啦。

总之，这样演员就凑齐了。接着，便是如何操作了。



叫上因上课而姗姗来迟的志贵以及部外人员的奈奈子，和往常一样，美术研究会的新新人欢迎会在活动室附近的山丘上开始了。

“音乐学科三年级，杉本三树雄！现在开始演唱《橡子滚滚》！”

“舞台艺术学科四年级，柿原将！开始跳舞——！”

眼前是和去年一般无二的场景。我一直在想，这个新人欢迎会难道不是新人都不愿意来的一因吗？不过，经过一年，这个活动也显得愉快起来了，或许是我已经习惯了吧。

不过，对刚入学的新生来说，恐怕还是很难习惯的吧。如今，今天的主角正坐在人群当中，露出十分困惑的神色。

“不好意思，他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感到有些抱歉，我连忙向她解释。

“啊，不。我只是感觉很有大学的感觉，不如说有些感动。”

斋川虽然努力做出一副冷静的模样，但我还是可以看出她刚才的混乱。看来这孩子还挺喜欢逞强的。

我在她旁边落座，她开口说道：

“那个，我……来社团是有原因的。”

说完，她看向我。

“桥场前辈说需要我，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看来她还记得上次我说的话。

“你是为了这个来的？”

斋川点了点头。眼神十分坚定。

我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让志贵和斋川接触。让她们产生竞争意识，从而恢复志贵的干劲，让斋川也得到提高。

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筹划。说实话，如何让素昧平生的二人成为那种关系，我还是茫然无知。

所以，得先从事前准备开始。

“之前，我在艺坂上和你撞到了一起。你还记得吗？”

“不……不过我确实记得有撞到人，就是那时候的事吗？”

斋川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然后又害羞地低下了头。

“难、难道……是因为那个游戏吗？”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但要是这样说的话后面会变得很麻烦吧。而且，她也不喜欢这个真实。

“当时，你的素描本打开了。那时候的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个时候的画吗？并没有多好啦……”

“你或许这么想，但我却不这么看。”

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我确实被她的画吸引了。不过之后，由于看到了更加震惊的东西，我就沉浸在自己的回忆当中了。

“虽然不一定要是现在，但想着以后和你一起创作些什么。所以就去找你了。”

斋川认真地听着我的话，似乎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嗯，被认为这些只是“借口”，实际上有着什么不良目的也无可厚非。她能否信任我，都取决于她自己的判断。

“我还是没法完全信任前辈。”

“哎？”

“这是测验。就让我好好观察一下，前辈是不是真的为了创作才来找我的吧。”

“啊，好，请你多多指教……”

“是，请多多指教。”

斋川向我鞠了一躬。这份正直和坚毅，难怪10年后会成为那样的大画家了。

了解了斋川的想法，我就离开了她的旁边。欢声、叫声、娇声，混沌的饮酒会中，有一个故作镇定，却显然还是有些局促的女生。

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坐在了她的旁边。

“我理所当然似的被叫了过来，不要紧吗？”

虽然看上去像是个交际花，但奈奈子实际上是一个淳朴的少女。

“没关系啦，那些不认识的人甚至比我们这些部员闹得还欢呢。”

这里也和去年一样，同上前辈的朋友们不知不觉就混入了酒宴。在这种氛围下也不好去指责人家，最好还是别去想了。

奈奈子见此也安心了下来。

“恭也说的那个新生，就是那孩子吗？”

奈奈子用持酒杯的手指了指。

顺着她的手看过去，是一个坐在人群中央的女生。

毋庸置疑，正是斋川美乃梨。

“是哦。众所期待的美术学科新人。对美术研究会来说真是的睽违很久了。所以前辈们也特别兴奋。”

还是先别告诉她人是我找来的吧。事情会变得复杂起来，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哎~”

奈奈子脸有些红了，但还是喝了一大口杯中的柑橘味鸡尾酒。

“蛮可爱的嘛。”

“哎？”

我反问了一句。奈奈子又喝了一口，这次直接把酒喝光了，然后，给自己满上。

“真可爱啊……你可骗不了我的眼睛哦。那个女生很可爱。眼镜后面藏着一个可爱的女孩子。那种逞强的感觉反而会激起人的保护欲，长裙也有一种让人不禁想把它掀起的色气。对，十分色气。”

“那个，奈奈子小姐？”

对了！这家伙已经20岁了，所以已经可以喝酒了！法律虽然这么规定，但她本人的酒量却很差！

“我可是知道的哦！！”

奈奈子捏扁了手里的纸杯，抓住我的胸口。

“你啊，又找到新的女孩子了对吧，温柔地关心她，然后把她加入后宫！我说的对不对？”

“才不是啦！我和她都没说过几句话哎。”

“哦哦——后面的事都已经做了，所以已经不需要语言了是吗！喂！你这种天然直接的方式，可是会让许多女生伤心的！你知道不知道！嗯？别把脸挪开好好看着我啊！”

啊，糟糕了。奈奈子开始说昏话了。

弄不好的话会破坏她的形象。

“奈奈子，别喝了，喝点水休息一下吧，好不好？”

为了转换气氛，我打算带她到别处休息一下。

奈奈子扭过头不看我，吸了口气，似乎嘟嘟囔囔说了什么，我把耳朵凑了上去。

“奈奈子，你刚才说什么？”

然后——

“……我。”

“嗯？”

“也吻我一下。抱住我。这样我就不再闹了。”

奈奈子的表情变得认真了起来。不过虽然认真，眼镜却已经湿润了，像是撒娇似的看着我。

“啊，呜……”

我无言以对。

我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奈奈子竟然会对我袒露心迹。说不定，她一开始就没有喝醉吧。假装醉酒，然后寻找着将我一击毙命的机会……

像是被魅惑了似的，我在那儿一动不动。要是不做些什么的话，肯定就逃不掉了吧。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不说些什么的话，对奈奈子也很失礼。

我努力整理起自己的思绪，我现在的想法、对恋爱的想法、对志贵的想法……无论她问什么，我都打算认真回答。

“奈奈子……我啊——”

下定决心，我终于打算开口，这时奈奈子却压了过来。

“哇，哇……”

遭到意料之外的直接攻击，我不禁喊出声来。

怎、怎么办？奈奈子竟然这么积极，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奈、奈奈子……”

她的气息十分慌乱。肩膀上能感受到她的温度，甘甜的味道仿佛要被我融化了似的。白嫩的后颈已经变得通红，呼吸也——

“奈奈子？”

“嘶……呼……嗯……”

我的紧张瞬间散去。

“樋山前辈。”

这种时候只能找女生来帮忙了。能打败诅咒的只有诅咒。

“嗯？什么事，桥场君？”

“奈奈子喝醉睡着了，能帮我照顾一下她吗？”

说着，我将奈奈子交给了樋山前辈。

“哦，了解~好了小奈奈子，来我这边。”

樋山前辈抱住奈奈子，“好乖好乖”地摸起了她的头。

“呼……嗯……”

奈奈子一副一无所知的模样，安心似的抱住樋山前辈，歪了歪脑袋。

樋山前辈露出安心的神色。

“安静下来了哦。”

“真的是非常感谢。”

不愧是擅长照看醉鬼的达人。

“不过这孩子今天一直缠着桥场君啊。明明平常不这样的。”

“酒很多人就变了啦，喝醉了就会变得粘人……”

奈奈子连吃红酒炖牛肉都会醉，我得好好提醒她才行啊。

樋山抚摸着怀里的奈奈子。

“……感觉，不只是这样啊。”

“哎？”

“没事，桥场君要努力不要成为女性公敌哦。”

说完，就把我赶走了。

我走向别的人群。

（樋山前辈好像知道了啊……）

也是，女孩子在你面前缠着要你吻她，两人的关系根本想都不用想吧。话说回来，刚才那家伙是不是说“也”了？她应该不知道志贵的事才对吧……

这样下去，审判日早晚就会到来吧。说不定什么时候炸弹就会爆炸。

“或许，应该由我主动开口吧……”

感觉会很麻烦啊。

嗯，要是到街上问该怪谁的话58%的人都会说是我吧。但我现在只想考虑创作的事情，就算被人指责不懂女孩子的心情我也不准备改变。

我可不是为了勾搭女孩子才回来的啊。

“斋川……啊，找到了。”

刚才在一大群人中间紧张不已的斋川，现在正待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和志贵坐在那里聊了起来。

“哎~你是美术学科的啊，平时都画什么样的画？”

“是、是，入学之前基本都是铅笔画，到大学之后对油彩产生了兴趣。”

“好厉害啊。油彩很费功夫，所以我一直没有尝试过。下次能够教我吗？”

“当然，不过，我也只是刚学不久……”

看来，不需要我从中间搭桥，两个人自己就聊起来了。

（太好了，两个人成功建立起联系了。）

两个人聊起共同爱好的绘画，看起来十分起劲。平时是怎么画画的啊，画笔和数位笔有什么不同啊，话题变得越来越专业了起来。

“真是不可思议啊。”

10年后，相互影响却未曾相识的两个人，在这里却作为前辈和后辈热烈地交谈着。

由于2018年的体验，2007年的我得以制造机会让两人相遇。而结果是好是坏，现在的我还无法判断。

“哎，油彩好像也很有趣啊。我也想要试试了。”

“嗯，亚贵前辈一定要尝试一下，我很想看前辈的画！”

我愿意相信，这一定是一场幸福的邂逅。

（对了，告诉她那件事好了。）

我和她之所以相识的契机，志贵就是《春空》的原画这件事。

我走向她们。

“啊，斋川，志乃亚贵啊……”

我中途插入。

“不行哦恭也君，我还没说完呢。”

一下子就被志贵截住了。

“啊，对、对不起……”

“哼哼，我是不会把小美乃梨交给你的~”

说着，志贵笑眯眯地抱住了斋川。

“亚、亚贵前辈……”

斋川也没有一丝不满的意思。虽然有些羞涩，她也回抱住了志贵。

（话就留到以后再说吧。）

秋岛志乃和御法彩花。

截然不同的两个未来在这里融为一体。

（我终于站上起跑线了。）

前方到底是幸福还是毁灭，没人能够知道。

不过我会尽我所能。我会努力让写的东西变成现实。

第2章 我的烦恼

斋川入部已经三天了。

如今斋川每天都会来活动室。没事的时候，或是整理室内的画具，又或是教志贵油画，已经完全成为了部里的一员。

“这不就和真正的美术研究会一样了吗！真没意思！”

先不提某个本末倒置的部长，至少樋山前辈是很高兴的。

对我来说，让二人接触的目的也算是达成了。虽然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

带着这份愉快的成就感，我今天也登上了坂道。

坂道之中包含着许多内涵，是我十分喜欢的场景。上下都能成景，哪怕只有道路也能入戏，要是中间再有个转弯的话，这种视觉的盲角更是能做出不错的演出效果。

所以，世上有许多以坂道为主题的作品。不仅限于电影与电视剧，也有许多动画和游戏。甚至有的美少女游戏直接就以坂道为题。(注：像是Key社的Clannad、Feng社的夕阳染红的坂道。)

“不过，实际爬的话，夏天会很累啊！”

然而，把学校建在坂道上的人绝对是个虐待狂。比如出去购物，或是时间不合适，学生们很多时候还是要用双脚丈量这条坂道的，使得不少学生苦不堪言。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条坂道上应该装一架电梯，以建设一所兼顾UI和UX的院校……

眼前是一个熟悉的背影。

长长的黑色秀发，以及长长的裙子，一路上走走停停的。

“是斋川啊。”

现在才刚刚九点。她是第一节课有课吗？

第一节课的开始时间是9:20，在这个时间来学校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我刚想上去打招呼，却发现她的举止有些奇怪。

“像是在警惕什么……”

走几步便停下来观察一下四周。是感觉有人在跟踪她吗，她一直看了很远，发现没有人，才安心地长叹了口气。

（她到底在警惕什么呢……？）

我一瞬间怀疑起是不是自己，不过她现在应该已经不讨厌我了才对。虽然暂时还没有完全取得她的信任，但也不至于被这么明显地避开。

就在我冥思苦想的时候，斋川已经走掉了。虽然我感觉有些疑问，但还是向第一节课所在的9号馆走去。

◇

“也就是说，小美乃梨在故意躲开恭也君？”

“不，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

我把前几天的事告诉了志贵，结果她的回答出于意料地直接。当然，她是没有恶意的。

“或许，她只是比较讨厌男生吧。”

志贵歪了歪小脑袋，又提出了新的看法。

（的确，当时的她像是在警惕什么人。）

从画室里她说的话来看，或许真的有人在找她的麻烦。

“所以，熟悉之后肯定就能和小美乃梨正常对话了。毕竟她很怕生嘛。”

“希望如此吧。”

志贵说的也有道理，我就带着这份希望先观察一下吧。不过，要真是那样的话，她的过去或许有些沉重……

在我为斋川烦恼时，老师推门走进了教室。

“上课。动画实技，今天是讲评，我就一个个放了。”

今天的第二节课是映像学科的专业课。

学科的一二年级属于基础学习，会教授包括实技在内的映像相关的一切知识。

“唉……上映自己毫无信心的作品还真是痛苦啊。”

虽然也模仿着别人画画、上色，但我果然还是没有无师自通的才能。

“所以才要学啊，也是没办法的事。”

身旁言笑晏晏的她，想必一定能做出优秀的作品吧，所以才这么从容。

放映开始了。

就不说我的作品了。简单而言，虽然课题是人物描写，我的作品里却净是箱子、书这样的无机物，也没有人物的全身像。老师也笑话我：“你完全跑题了吧！”

又放了三个学生的作品之后，震撼全场的作品出现了。

“下一个……志野亚贵的作品啊。题目是《旋转》啊。”

说完，会场又暗了下来，放映开始了。

动画的构成十分简单。人物出现在画面中，和标题一样，镜头在周围不断“旋转”。

不过，惊人的不是这个。主要的角色从婴儿到儿童，再到成人、老人，迅速而又自然地演化起来。而且针对动画的细节也会有意识地对镜头进行缩放。

而最为出色的则是原画。虽然只是单色动画，却依然画出了阴影，而且作画完全没有崩坏。虽然对于熟悉志贵的我来说是理所当然，可第一次见到的学生们还是深受震撼，放映期间全场都轰动了。

放映后。在重新亮起灯的教室里，老师说：

“那个，志野你是不是有做动画师的兄弟姐妹啊？”

大家都笑了。这大概是最高的赞词了吧。

最后，在动画实技的首个课题中，志贵拿到了特A的评价。

“动画很花时间，好辛苦啊。”

下课后，志贵叹了口气，这样说。

“就算这样你还是坚持做完了啊。志贵连动画也会做，真的好厉害啊。”

这段时间，志贵无论做什么都提不起劲，能看见她的力作，说实话我还挺高兴的。

或许，动画便是能够激起志贵干劲的契机……

“嗯……或许是因为是作业吧。”

我开玩笑试探了一下，结果还是空欢喜一场啊。

“果然，画画的话还是画一张比较好啊，可以留下想象的空间。”

我也这么觉得。

志贵的画里是有故事的。虽然这么说似乎很普通，但志贵的画有着让人不禁对其过去未来触发万千思绪的力量。所以，这种将前后都具体描绘出来的动画，或许会让她觉得有些隔阂吧。

“是吗，不过志贵的作品很有趣哦。”

“谢谢。”

志贵虽然笑着，但看上去还是有些寂寞，她还是没能找到作画的契机吧。

怎样才能激起她的干劲呢？

看来这场寻觅之旅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下节课不同，便在教室前分开了。

“晚饭要吃什么？下课后我去买菜。”

“嗯，汉堡排可以吗？”

“好。待会我去买材料。”

我点点头，志贵开心得跳了起来。

“太好了！恭也君的汉堡排很好吃，好期待啊~”

和我说了“再见”后，志贵便活泼地向着下节课的教室去了。

我目送着她，想起了我们过去的生活。

（志贵的料理竟然能变得那么好啊……）

虽然如今是我的料理比较好，但到了未来却完全反转了过来。十年竟然会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啊。

人类的能力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如果有什么登峰造极的能力的话，自然就会有空疏的地方。

志贵的内心之前一直被画画占据着，在她封笔之后，才会有精力去想料理和孩子的事情吧。

“看来，如今的她是没时间学习料理的啊。”

毕竟她到现在还是会忘记泡面的水量。

“桥场！”

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我转过身去。

兴奋无比的九路田正站在那里。

“喂，刚才你看见志野的作品了吗？”

“啊，嗯，当然。”

“真厉害啊。描画一丝不苟，画风也很有特点，而且就连动作、表情这样的细节都没有纰漏，其他作品根本就没法比啊。嘿嘿，完全就是鹤立鸡群啊~！”

他兴奋地说个不停。

我有些意外。明明之前说起他们以前作品的时候，他还挺冷漠的，就像是完全置身事外似的。

而如今的他却如此地忘我，热烈地赞美着志贵的作品。

“志贵是准备进入动画行业吧？有那样的才能，绝对是这样的吧！”

“嗯，不过现在的志贵还没有进入动画行业的打算啊。”

“哎？真的假的，为什么？”

九路田露出了意外的神情。

看到那样优秀的作品，也难怪会这样啦。

“她对动画就没有什么兴趣啦。”

我告诉了九路田志贵说的话。

他十分认真地听着我的话，没想到他也会有这样的一面啊。

听完，九路田十分冷静地说：

“这样啊，志野还没有构成和编辑的意识吧。”

“构成和编辑？”

“对。影像要是关于强调时间变化的话反而会成为画蛇添足。所以，只要让她知道动中也能赋予意义的话，她肯定会对动画产生兴趣的。”

说起来，志贵的作品里面，既没有惊喜的开头，也没有升华的结尾。虽然志贵的天才掩盖了这一点，但在总体的编辑上的确是存在不足。

“要是能给她看一部精致的动画并详细讲解一下的话，她一定会改变想法的。”

“蛮有意思的嘛。”

我深受震撼。

至今为止，我都是在考虑志贵的兴趣，然后在一旁辅助她。

可是，九路田不同。他是基于志贵的能力，想着怎么样才能把志贵的兴趣转移到自己的目标上来。

这便是主张明确的制作人吧。不过，我从未想过，还能这样不靠逼迫，而是通过分析和研究得出提案。

在他粗暴的语言和外表下，竟然藏着如此冷静的判断。我不禁对他更感兴趣了。

或许他是个正经的家伙也说不定。

“我想和志野合作进行创作。”

“哎？”

“可以的吧？志野又不是你们组的私有物，要是她感兴趣的话，我邀请她是我的自由。”

话语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可九路田的眼中却闪着纯粹的光芒。从他的话里，我能听出他发现了新大陆般的由衷欢喜。

“你说的对……做决定的并不是我。”

“是吧！那，我就先去给她推荐我喜欢的黏土动画和短篇动画好了。”

“我也没有阻止的权利吧。”

说着，铃声响了，是上课的预备铃。

“哦，快要上课了，那我就先走了。”

“嗯、嗯。”

九路田迈着一如既往的轻佻步伐，朝教室走去。

“啊，忘了为之前的事安慰他了……”

不过，看他的样子，应该也不需要吧。

◆

桐生前辈站起身，装模作样地宣布：

“现在超重要秘密会议正式开始。”

我倒是无所谓啦，不过说是超重要秘密会议，却因为嫌热而门户大开真的合适吗？

“所以，关于学园祭的项目……”

樋山无视部长，继续开会。

“去年被这个笨蛋弄得一团糟，今年必须要在我在场的时候立项。有人有异议吗？”

旁边有个人偷偷举起了小指。

“多数赞成，那就这么决定了。那，就来决定要做什么吧。”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但美术研究会直到前年都是十分正常的活动。举行画展，然后贩售相关的周边商品和画集，十分具有美术研究会的感觉。

而去年，这个传统被打破了。女仆咖啡厅的举办，理所当然被文化部联合视作重大问题，批评这不是美术社团该搞的活动。

可是，这类意见却很快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今年还搞吗？”“要是搞的话就卖一下预约券吧。”这样的意见开始出现。

“为什么舆论这么简单地反转了啊？”

带着不好的预感，我向樋山前辈问道。

“这个笨蛋用烤肉和高级点心贿赂了其他文化社团的部长啊！”

“痛痛痛、好痛啊小樋山！”

愤怒的樋山前辈对桐生前辈施展了锁喉功。

……也算是预料之内啦。

“这个男人只有在涉及自己的欲望时，智力才会突飞猛进啊。”

“所以，要是不做些什么的话今天又会变成女仆咖啡的。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新的意见。这已经是案件了。希望大家一定要阻止这个男人的欲望……”

在倒苦水的樋山前辈旁边，笑嘻嘻的桐生前辈看上去更加欠揍了。

不过，女仆咖啡确实极大提高了我们部的收入。拜此所赐，今年我们购入了画架、画布以及其他画材，也终于有了地方来保管之前前辈们留下来的画作。

虽然不想承认，但部长或许有着商业才能和谜一样的直觉……

总之，这个挂名“超秘密”的开放会议（反省会）轻而易举地结束了。

“对了，要是真的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只能搞和去年一年的事了。”

樋山前辈对我说。她是真的完全不想搞啊。

“我知道了。不过这也就是说……斋川也要做是吗？”

说完，樋山前辈的神色更加阴暗起来。

“入部没几天就要cos女仆啊……要是我的话肯定会立刻退部的。”

“先不告诉她吗？”

“那个笨蛋绝对会失望的，要是搞的话就告诉她吧。”

我们叹了口气，达成了共识。

说起来，斋川未来好像还蛮喜欢cosplay的。

（难道就是在这时候觉醒的吗？）

这样对斋川太不公平了，不过只要不继续搞就可以了，努力想一个新的方案吧。

我站起身，刚要离开活动室。

“桥场君，等一下。”

意想不到的人向我搭话了。

是我们部第一残念美男子的柿原前辈。

“哎，是……怎么了吗？”

“嗯，我有事想和你商量。”

“好，那我先不走了。是什么事呢？”

前辈静静地摇了摇头。

“在这里不好开口，我去黑桃等你。”

指定了校内知名的咖啡厅，前辈便离开了。

“到底是什么事呢……？”

我感到有些疑惑，同时之前那种难以言喻的不安慢慢弥漫开来。

◇

柿原前辈是舞台艺术学科舞蹈系的学生。

而这个学科在校内尤以其奇怪的授课而闻名。科如其名，上课是舞蹈、课题也是舞蹈，入学之后便是一成不变的舞蹈人生。

所以柿原前辈在活动室里也会时不时起舞，在新人欢迎会上还会表演跳舞呕吐的绝技……这就是他的独门绝技了。不过舞蹈系怪人确实蛮多的。

除舞蹈系之外，舞台艺术学科还有舞台美术系（主要教授舞台装置制作以及戏剧进行）以及演技演出系。演技演出系的授课内容是纯粹的表演，所以该系的学生自然也都是演员的身份。

也只有该系学生与映像学科多少存在一些联系。说起演员能够活跃的场所，自然便是舞台剧。所以，经常会有映像学科的学生来找演技演出系的学生出演自己的戏剧。

而演技演出系那个女生退学一事，让两系的关系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了。你的同期里是不是有个人叫芝多？”

一到黑桃，柿原前辈便一脸严肃地问我。

“……是，有这个人。”

柿原前辈是一个认真的人。虽然平时喜欢开玩笑，还和桐生前辈这种不正经的家伙混在一起，可他却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把小一岁的杉本前辈当做弟弟爱护，见到不平之事也会拔刀相助。之前学园祭那件

事便让他十分生气，听说之后他独自一人去了那个翘掉演出的歌手所在的事务所，逼得那边向他赔礼道歉。

而这样的他为演技演出系新生的遭遇而愤愤不平，也是理所当然了。

“她可是我们备受期待的新人啊。”

女生的名字是松永累。

去年刚一入学便开始崭露头角，甚至成为了学科内的话题人物。意识很好，而且学习兴趣也很广泛，和学科内其他系的前辈也多有交流，而柿原前辈也是其中之一。

“好奇心旺盛，对什么都感兴趣。是个很有趣的后辈。”

这样的她对映像学科的招募产生了兴趣，参加了九路田组的主演募集。

“她很努力。我看他们的影片，真的很棒。然而……”

不久，她便退学了。老师们也再三挽留，她真的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学生。

“听说，把她逼得不得不退学就是他们的监督。我也很想上门抱怨，你对我们的未来之星做了什么啊。”

可是，柿原前辈话锋一转。

“可是，电影是监督的作品。中间会有矛盾是在所难免，要是这么简单就放弃的话，说明她原本就不适合这行吧。这点我也很清楚。”

监督和演员的冲突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不如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冲突，才会产生优秀的作品。

“但是，那孩子……松永她不是那么脆弱的人。在演技上，无论失败几次她都会重新站起来。所以我无论如何都难以相信。”

根据柿原前辈的想法，松永肯定是遇到了表演之外的麻烦。而他怀疑问题的根源就是监督芝多。

“所以，我想请桥场君帮忙。”

“请问是什么事呢……？”

“听说芝多那家伙已经很少来上课了。所以我就算守在你们学科那也找不到他。”

虽然情况有所不同，但看来柿原前辈做了和我差不多的事啊……

“同学科同年级的你收集情报肯定更容易吧。我不会要求你带我去见他，不过要是你知道了什么的话，麻烦通知我。”

毕竟涉及到个人隐私，可以轻易就答应吗？我一时有些烦恼。不过，柿原前辈是个可靠的人，也不会一见面就揍芝多一顿。

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份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要是我遇到相同情况的话，肯定会采取一样的行动吧。

“我明白了。我要是知道了什么的话一定告诉你。”

柿原前辈终于露出了笑容。

“谢谢你，因为桥场君很可靠，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似乎终于放心了，柿原前辈一口喝下了杯中剩下的可乐。

(我很可靠吗……)

柿原前辈肯定是真心这样认为的吧。可在我听来，总有些讽刺。

柿原前辈在学园祭是和贯之也有过交流。

人不错、很诚实，我还挺中意的。我回想起当时柿原前辈夸奖贯之的话。要是柿原前辈知道他被我逼到退学，他还会继续信赖我吗？

这件事虽然刚发生没多久，但和我没有什关系。不过我却总有一种自己被试探的感觉。



先不管女仆咖啡的事，柿原前辈的话有许多需要思考的地方。

下定决心从自己辛苦考上的大学退学，得是绝望到何种地步才能做出这种决定呢？当然，贯之也这么做了。而令他陷入绝望的便是我。那个退学的女生，又是被那个监督逼迫到何种地步呢？

“回去好好想一下吧……嗯？”

从学校正门走下艺坂，距离我10米的地方，有一张我熟悉的面孔。

“桥场！你怎么了？在这里看着坂道一副有心事的样子！被谁甩了吗？”

我的后背被啪地拍了一下。在这个学校里会这样对我的只有一个人。

“火川，现在要回去了？”

“是啊。今天有个想去的地方。”

火川元气郎今天依然十分有元气。听说他和部里的美女前辈终于发展到了可以一起出去吃饭的关系，如今的他很明显已经有些元气过剩了。

“哦，对了。桥场要一起来吗？”

“去哪？”

“站前有一家叫做Moon Rabbits的店！4月份才刚刚开门，一直都想去看。”

Moon Rabbits，月兔吗？哎，是餐厅吗？

“好啊，我正好想要喝一杯呢，一起去吧。”

“噢，桥场也是个大人了啊！那就这么定了！”

“喂，喂，别拉我啊！”

火川拉着我的肩膀，拖着我下了艺坂。

距离大艺大最近的车站——近铁长野线喜志站，是一个常见的本地车站。乘客基本都是大艺大的学生，本地人很少。

因此，站前的店面也并不很多。只有一家名叫桑普兰的老超市，外加上一些美容室、小书店、房产中介、便利店这样常见的店铺。

所以，站前开了新店对大艺大的学生来说也是个大新闻了。体育系的学生比较喜欢量大的饭店，而文化系的学生则比较期待娱乐设施、书店和游戏店。

所以，火川的消息也让我感到十分期待。

“抱歉，我就不去了。你一个人进去吧。”

“喂，为什么都到门口了又不去了啊！因为你愿意跟着一起来，我才鼓足勇气来的啊！”

一到门口，我就马上失去了进去的兴趣。

“你到底有什么不满啊，新客三折，店内洋中和菜色俱全，还提供酒水，店员们也都是年轻可爱彬彬有礼的女孩子！”

火川继续拖着我朝店里走去，而我依然进行着无力的抵抗。

“啊，真不错啊，毕竟是女仆咖啡嘛！”

是的。火川说的新店，是一家女仆咖啡。

“有什么不好嘛！如今就连难波和梅田也会有女仆咖啡啊！”

“虽然是这样没错，但这毕竟不是普通的餐厅啊！你看那张照片啊！”

店门口贴着店员的照片，是一张身穿制服的全身照。

“这种迷你裙制服，不就完全是那种店了吗！”

露出度如此高的制服，感觉与少儿不宜只有一线之隔。

“……哎呀，别这么说啦！”

火川也破罐破摔了。他大概也找不到借口了吧。

其实我对这类店并没有什么偏见。只有不触犯法律，我也不会说三道四。但是，毕竟我现在才20岁，多少还是会有些抗拒。

这种店应该要等到年纪再大一点，失去和年轻女孩的交流后再……我沉浸在29岁大叔的世界里。

“总之我是不是会去的。”

我明确地表示拒绝，但火川依然不依不饶：

“为什么啊！你们部的桐生前辈甚至还办了年卡啊！”

这家伙在这方面还真是滴水不漏啊！

“别把我和桐生前辈看做同类啊，而且来这种店……”

话说到一半，我看向店门旁边。

在五层小楼的旁边，电梯厅门前有一条细窄的小巷。那里有两人正在吵些什么。

“咦，他们在干嘛？”

一个身穿照片上同样制服的女仆正在与另一个人争吵。虽然看不清面貌，但应该是一个高大的男子。

“看起来很可疑啊。”

火川也感觉到其中有些不寻常。

周围慢慢暗了起来。两人的容貌也十分模糊，但声音还能清楚听见。“不要过来”“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呢”，听起来十分可疑。

突然——

“呀，快放手！”

黑暗中，可疑的男人抓住了女子的手。

“火川！”

“哦！”

我们对视了一眼，朝着那两人跑了过去。

“喂！你在做什么！！”

火川怒吼着，将那个男人撞飞了。

“咕……！”

男人吃了一记火川的擒抱，直接朝巷子里逃跑了。

“别跑！”

火川向着男人逃跑的方向追去。

“桥场，那个女生就拜托你了！”

“我知道了！”

火川很快就消失在巷子里。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

我这才看清这个女生的模样。

因为她瘫坐在那里，白嫩的大腿和里面的某件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一般情况下，我肯定会面红耳赤地偏过头的。

“啊，啊啊啊！”

可这时的我已经没有办法从她身上挪开视线了。

“哎，哎哎哎！”

她也看着我愣住了。

不远处电车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等到抬杆的警笛声结束后，我们终于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斋川！？”

“桥场前辈！？”

坐在地上的那个迷你裙女仆，虽然没有戴眼镜，但正是斋川美乃梨。

◇

我把她拉了起来，等待火川回来。

“不好意思，让他跑了！”

对方在拉开距离之后钻进了巷子，火川也只好放弃了追踪。

“别这么说，真的十分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斋川不停地向我们低头道歉。

“我们先去店里说明一下情况吧。斋川毕竟也……还穿着制服呢。”

斋川的脸一下子红了。

“糟、糟了！我竟然在前辈面前露出这样的丑态！”

她似乎才注意到这点，慌慌张张地跑回店里去了。

“那我们就去给店里的人说一声吧，火川。”

“哦，趁着事情还没有变得更加严重之前。”

我和火川见到店里的人之后，给对方说明了刚才的情况。对方马上就理解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忙叫斋川回家了。这种擦边球的店在遇到这类问题时似乎很有经验。

而嫌疑人竟然和我也有相合之处。

“映像学科二年级的学生是吗？”

“是的。虽然不清楚具体的名字。”

虽然是店里的常客，但由于没有办会员卡，无法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可从平常的对话和其他店员的目击情报看，学校、学科还有学年应该是准确无误的。

“原来是这样啊。”

“是的，之前还怀疑前辈，真的很对不起。”



斋川无数次地向我道歉。

无论是初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她来我们部里的时候，斋川都对我十分警惕，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桥场竟然会被人怀疑，还真是少见啊。”

或许正如火川所说，是一次十分珍贵的经验。不过，可以的话还是不要这种体验啊。

“回家的话或许会有危险，要不要来我家呢？”

“啊，好……记得是公寓对吧，亚贵前辈和奈奈子前辈也在。”

她知道的话事情就好办多了。让女生去男生家里避难，还是会有很多麻烦。

“好，那就出发吧。”

◇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嘱咐司机去公寓后，我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以后了。让她回店里是在6点左右，不知不觉间已经2小时过去了。

出租车很快就到了公寓。奈奈子正站在门前等待我们。

“对不起，奈奈子，突然麻烦你。”

“没有啦。小美乃梨，能走吗？”

“没、没事。我可以走。”

虽然看上去很坚强，但她已经有些步履蹒跚了。奈奈子从一旁扶住她，朝家里走去。

“坐。”

让她在坐垫上坐下后，又递给她一杯热茶。

终于可以稍稍喘口气了。

“哈……把我吓坏了。”

终于安心下来，斋川整个人都瘫到了墙上。

“很可怕吧，真可怜。”

志贵坐在她的旁边，抚摸起她的头。去年学园祭的时候，志贵也曾被混混纠缠过，所以十分感同身受。

在车上，我曾询问斋川当时的情况。

那个男人是店里的客人，曾无数次纠缠她，婉拒着远离他之后，就总在各种地方感觉到别人的视线。不久，又知道了那个人是映像学科的学生。所以在学校里怎么也难以平静，只好尽量躲到人少的地方。

斋川也通报给了店里，把那人上了黑名单。

“在你休息出去买饮料的时候，他竟然又找上来了是吗……”

“对，就是这样。”

斋川连连点头。

“我们大学里竟然有这么可疑的人啊。”

火川不可思议地歪了歪脑袋。

的确，入学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不过，有这么多学科和学生的话，里面自然也会有善人恶人。

“这段时间尽量不要独自外出吧。回去拿上行李，就搬过来住吧。”

听了我的话，奈奈子也恍然大悟。

“对了，贯之的房间……还空着啊。”

贯之虽然已经不在了，但他的月租我们还是照付不误，还时不时进行打扫，现在也可以随时入住。

“可是，真的好吗？帮我这么多忙。”

斋川有些不好意思了。

“没事啦，这些事就交给前辈吧。”

奈奈子安慰她。

“是，麻烦各位前辈照顾了。”

斋川站起来，鞠了一躬。

“一直没人可以商量……我真的很高兴。”

她在打工的店里和学校里都没有几个朋友。再加上性格内向又比较自卑，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从地方到了大阪，而且还是独自生活啊。）在这种举目无亲的地方，还被可疑的男人纠缠，斋川也挺不容易的啊。

“能问你件事吗？”

是的，我还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要在那种店打工呢？”

说起来，那实在不像是她这种性格的女生会选择的打工场所。接客的时候有很大风险，再加上店位置比较偏，薪水也没有很高。

完全想不出她会在那里打工的理由。

“是、是因为、那个……”

她的脸瞬间羞红了。

“我喜欢cosplay……还有，我觉得在那种店打工的话，我或许也会变得自信一点，所以……”

“啊……这样啊。”

这样一切就都说得通了。斋川对cosplay的爱好，就是从这个时候养成的啊。

不过虽然可以理解，但斋川的行为还是让我有些傻眼了。

直接去不提供酒水的正经女仆咖啡打工不就好了吗？她现在的店近乎风俗行业，制服还那么暴露，的确很危险。

本人也发现有些不对劲了吧。

“毕竟已经开始做了，再加上店里人手也不足，就一直没好意思辞职。”

就这样做了三个月，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顺便一提，我在大学门口遇见她时，她拿着的纸袋里装的是学校里cosplay认识的朋友借给她的服装。要是那个时候暴露了的话，她似乎就不打算再去部里了。

（和未来大不一样啊……不，依然是个坚强的女生啊。）

不过，斋川还有许多优点才对。

“斋川，你画画那么好，想要提升自信的话，好好磨练技巧不就好了吗？”

“哎……”

听了我的话，斋川猛地摇起头来。

“我、我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罢了，而且画得也不好，不是什么能拿出门的东西，只会让自己蒙羞罢了。靠画来提升自信，您真是太抬举我了……”

斩钉截铁的，真是自信满满的不自信啊。看来让她对自己的画燃起信心是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啊。

“我不这么觉得哦。小美乃梨技术很棒，画也很有魅力。”

“连、连亚贵前辈也……真是惶恐。”

即便是志贵的肯定，也没有让她接受。

“那就慢慢朝这个方向努力好了。”

“呜……”

看来，这对斋川来说是件十分困难的事。不过，我还是希望她可以画出更多的作品。

好不容易从危险的打工里摆脱出来，包括要不要正式搬过来在内，要和她说的话还有许多。

之后，我们去斋川家里拿了少量的行李，顺利完成了避难作战。或许是因为搬家心情稳定些了，斋川很快就收拾好了行李，整个流程如行云流水一般。

铺好被褥，斋川也终于放下心来，斋川也我们道谢鞠躬之后，便躺在床上睡着了。

我们也安心地对视了一眼。

“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火川、奈奈子还有志贵开始商量起之后的对策。

“总之先和学校说一下吧，要报警吗？”

奈奈子一脸担心地问道。

“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总之小心为上，我再和斋川谈谈吧。”

对方没有实施暴力，也没有做什么危险的事，但以后会怎样还很难说。

“要是能早日解决就好了。”

志贵的脸上也布满了阴霾。

“感觉好不爽啊。要是能把那家伙揪出来的话，斋川也能多少安下心来吧。”

火川将自己的双拳狠狠对碰了一下。

“……是啊，要是能知道对方是谁的话我们也就能够采取行动了。”

虽然或许会造成些许的肢体冲突，但这样才能防止对方再做蠢事吧。

“可是，这点依然是不明对吧？恭也君有什么线索吗？”

奈奈子问。

“我稍后会去调查的。线索还是有的。”

我手中有映像学科同级生的情报，虽然不是很愿意这么想，但还是顺着这条线调查一下吧。

要是动作太大的话，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警惕，从此不再露面。就算是要侦查，也要谨慎行事，一切以斋川的安全为重。

“总之，我和火川会先去找可信的家伙打听一下，斋川就拜托志贵和奈奈子照顾了。这方面毕竟还是交给女生比较好。”

“了解。交给我吧。”

“小美乃梨知道很多画的知识，我会和她好好交流的~”

就这样，事件对策本部静悄悄地成立了。



“虽然不知道是谁，但真是个卑鄙小人啊。”

虽然事前便有预料，但河濑川对犯人的评价还真是不留情面啊。要不是发生了这种事，恐怕她连提都不愿意提吧。

“映像学科二年级生这个情报也并不一定准确，总之我先去找三四年级的前辈们问一下好了。”

“谢谢，帮大忙了。”

河濑川经常协助高年级学生电影的拍摄，所以有很多熟悉的前辈。就让她帮忙询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疑人物好了。

“好，那我们就从别的方面展开调查吧。”

“噢，就让我用忍者的情报网把那个混蛋揪出来吧！”

火川从部员，而我则从同级生中间展开了调查。我打算若无其事地提出Moon Rabbits的话题，向知道的人打听消息。

随后，我决定向身边对其最熟悉的人询问。

“桐生前辈，你知道Moon Rabbits吗？”

桐生前辈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狼狈表情，瞠目结舌地把我拖到了外面。

“痛哎，你在干什么啊！我只是找你确认一下而已啦。”

我对他莫名其妙的行为提出抗议，桐生前辈突然露出了十分严肃的表情。

“……你是听谁说的？”

“哈？”

“橄榄球部的千叶？空手道部的中本？不会的，我可是与他们缔结了绝不把那家店告诉别人的血誓啊……是店员吗？难道说，阿桥在那里设了仙人跳吗？”

“我是听火川说的。”

“那个肌肉忍者吗！草，那个混蛋的话确实有可能会去啊，都怪我没有关注店里的其他男性客人……咕！”

突然桐生前辈向我乞求起来：

“拜托了阿桥，这件事绝对不要告诉小樋山。以前她问我这家店的时候，我可是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绝不会去的。结果我现在连年卡都办了，要是被她知道的话我可就威严扫地了。”

恐怕是早就已经威严扫地了吧。

“我知道了，我会对这件事守口如瓶的。”

“谢谢！你问什么我都会说的！”

然后，我便问他其他的常客里有没有人对某个女生异常执着，那家伙是不是大艺大的学生。

“不知道。”

看来他对其他客人真的是毫无兴趣，他对此一无所知。

而更让我傻眼的是，我试探了一下发现，他竟然连斋川在那家店里打工都不知道。

（这个人虽然对自己的兴趣十分执着，但对以外的东西完全视而不见啊……）

总之，我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了。

看来下一个目标得好好确认一下才行啊。

要是能在事情无法收拾前解决就好了。

◇

在大学前的超市了卖完食材，我回到了公寓。

“我回来了。”

“啊，欢迎回家~”

“欢、欢迎。”

我一开门，一如平常的志贵和略显紧张的斋川便出来迎接了。

客厅里，堆着几本志贵的画集以及斋川的画本。

“今天还是在聊画？”

“嗯，恭也君你看，小美乃梨只用铅笔就能画出这么美妙的画哦，就像魔法一样~”

志贵兴奋地给我看斋川的画本。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仔细看她的素描。里面有人物，也有静物，无论哪个都是一目了然的高质量作品。尤其是质感很难把握的塑料和玻璃画得很有味道。

“好厉害，简直就像魔法一样。”

在我这种外行人眼中，面前的这两个人都是名副其实的魔法少女。

“魔法什么的实在是谬赞了，我不过是把眼前的东西如实画出来而已，完全比不上亚贵前辈的画。”

斋川羞得满脸通红。

“亚贵前辈的画能无中生有出那样魅力非凡的表情和背景，真是不可思议。在我看来……亚贵前辈的画才是真正魔法。”

“被人这么说还有点害羞呢。”

志贵害羞似的耸了耸肩。

(能够相互交流，真是不错的关系。)

说真的，让她们两人见面之前，我心中多少有些担心。虽然我知道她们在画上彼此欣赏，但本人之间就难以预料了。

看来不过是我杞人忧天罢了。

“对了志贵，你给斋川看过《春空》的画了吗？”

“还没有哦~”

趁着这个机会，我终于说出了憋在我心中好久的这句话。

“春、春空的画是……这是什么意思？”

斋川有些动摇，看来她还没发现啊。

“我还没告诉你啊。《春空》就是我们一起做的哦。而志贵就是那个游戏的原画……”

“师”字还没吐出来，斋川就握住了志贵的手。

“果然是亚贵前辈啊！！！难怪画风和冲击感都那么像！你是我的偶像，我超喜欢你的，请和我握手！我……啊，哎！！”

斋川慌慌张张地松开了手，这次开始低头道歉了。

“那个，我从学校的前辈那里知道了《春空》，虽然因为年龄原因没法看到全部的画，但我真的很喜欢那张主视图里主角们一起走在漫舞的樱花之下的场景……那个……”

志贵温柔地抱住了喋喋不休起来的斋川。

“谢谢你，小美乃梨，你这么喜欢我的画啊。”

志贵温柔地拍着斋川的后背。

“呼……啊……我好幸福……”

斋川瞬间就沦陷了，沉溺在志贵的温柔当中。

(志贵的母性果然厉害啊……)

我完全可以理解斋川的沦陷。

“小美乃梨现在已经18岁了吧？”

突然，志贵问道。

“是、是这样没错啦……”

听了斋川的回答，志贵微笑着站起身。

“那色图也可以看了吧。我现在拿过来。”

说着便上了二楼自己的房间，开始翻找《春空》的原画。

留下的斋川张着嘴傻笑了起来。

“啊……我竟然可以亲眼目睹亚贵学姐的原稿……我要幸福死了……”

她已经完成成为志贵的狂热粉丝了。

(这孩子不要紧吧……)

虽然成为粉丝是不要紧啦，但这么狂热就有些病态了……

“就是这些了~请随便看吧。”

志贵回到客厅，将原画一张张在桌上摊开。

虽然《春空》使用的全都是电子原画，但为了确认内容，对每张原画都进行了打印。而这些原画现在正摆在我的眼前。

志贵认真地在原画上做出了阴影指定，不好理解的地方也都专门写了说明。

“哇……这是最棒的宝物……”

斋川聚精会神地看着每一张画。身为一名出色的画师，她看着这些令人血脉喷张的画，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涩。

（看来她是那种面对绘画就会抛却一切的类型啊。）

在这方面，她和志贵简直是一模一样。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在这里观察两个女生看色图，也有些太恶趣味了。

“嗯，辛苦喽~”

“桥场前辈，给您添麻烦了……”

志贵微笑着，而斋川依然略显惶恐。我向她们挥了挥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没想到竟然会歪打正着啊。”

虽然这件事对斋川来说完全是场灾难，但却因此来到了公寓。她能感到幸福实在是件好事。

楼下传来了开门声，大概是奈奈子回来了吧。

“我回来了。今天的练声有点太过火了……喂，志贵！？你怎么把这些色图都拿出来了，你在干什么啊！？”

“奈奈子欢迎回来~我正在给小美乃梨看哦~”

“啊，正是如此，奈奈子前辈。因为我很感兴趣。”

“就、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能就这样堂堂正正地拿给还未成年的美乃梨……喂、喂，恭也，你在的吧！赶紧给我过来！！”

“小美乃梨已经18岁了哦~”

“没、没事的，奈奈子前辈，我完全不要紧的！”

“就、就算你们没事我也……恭、恭也，恭也！”

“这么热闹真是久违了啊。”

虽然对大家来说不过是短短三个月，可对我来说，这却是睽违1年的光景。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贯之。

想起了他在时大家一起创作的日子。

“……还远没有结束。”

虽然没法马上解决，但我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

几天后，我趁着大家不在的时候来到了黑桃咖啡。

我、火川、河濑川一起叹了口气。

虽然对照看斋川已经平安无事地完成了，但搜查却很快陷入了瓶颈。

河濑川没有找到其他在Moon Rabbits打工的艺大学生，我和火川也没找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走投无路啊……”

河濑川一言道尽了我们的处境。

火川叹了口气：“没想到大家竟然会对周边的事一无所知啊。高中的时候，大家明明都对同班同学的事情一清二楚的。”

河濑川说：“当然啦。大学里大部分人都是讨厌集体交际的个人主义者。很多人对别人并没有什么兴趣。”

“是这样吗？”

火川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也难怪啦，火川小中高一直都待在体育社团，上大学后加入的忍者部虽然号称文化社团，但实际上依然是一个体育社团，无法理解也很正常。

“扩大一下调查范围吧。我们也有许多不熟悉的同级生。”

“是啊……不过我和桥场都不认识的人就完全不在一个圈子了，大概会很花时间啊。”

河瀬川说得没错，看来这件事没法轻松解决了。虽然我在学科里还有别的朋友，但因为大多数时间都和团队以及公寓的伙伴待在一起，所以也没法和他们说这么严肃的事情。

我也想过要不要找其他美研的部员们问一下。可是，他们的学科和学年都和我们不同，很难获得有用的情报。

加纳老师的话……还是等事情更加明确之后再去找她吧。要是仅凭怀疑就去找教师出面的话，万一弄错了会惹出大麻烦来的。

“……”

有件事我一直十分在意。

我周围的险恶氛围以及恶劣情感有一个共通之处。要说是单纯的偶然的话，有些失于草率，所以我打算等事情明确后再进行确认。

事到如今，其他的可能性逐一遭到排除，这个可能性却越发鲜明了起来。

“我有件事需要去确认一下……”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名字。

◇

“嘿，你突然把我叫出来，到底是有什么事？”

虽然我的请求很突然，但九路田还是很快就赶了过来。

“是之前制作话题的后续吗？那我这儿可是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哦。像是不听人说话的队员，还有……”

“抱歉，我并不是为了这件事叫你出来的。”

“哎？不是吗？”

“嗯。而且这也不是能在人前说的事。”

我本想带他去之前我和柿原前辈见面的黑桃咖啡，可是——

“看来是件严肃的事情啊，要一起去旧2食的楼上吗？”

“旧2食楼上？”

“你不知道吗，那里有一片草坪，很适合躺着想事情。再加上地方比较难走鲜有人迹，所以也很适合密谈。当然，也可以用作告白场所啦！”

说完，九路田又嘿嘿笑了起来。

大艺大拥有好几个食堂，全部是用连续编号命名。其中第2食堂在体育馆新建之后搬走了，原本的第2食堂就此关闭，获得了旧2食这个奇怪的名字。

和九路田说的一样，旧2食上有一片草坪。虽然无人问津，却是个野餐的好去处。

“你竟然知道这种地方啊。”

“去年我们九路田组经常在这里开会。你要说什么？”

我告诉了九路田事情的经过。期间隐藏了斋川的名字，只说是“其他学科的新生”。

当我说到映像学科的同级生有重大嫌疑时，九路田的表情变得阴沉起来。

“我说啊，桥场。”

“我并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也不想毫无根据地怀疑别人。”

他挠了挠头，没好气地说。

或许，舞台艺术的学生退学一事，他也知道些什么吧。这是只有他们内部才清楚的事情。

“不过，毕竟一起共事过，我也基本清楚组员们的性格和想法。”

“毕竟一直在观察他们啊。”

作为制作进行或者制作人，难免要对组员们的言行就行观察，以便把握组员的心境变化、烦恼等要素，避免对制作产生不良影响。

可是，这并非什么问心无愧的事。制作人会难以真心与朋友相处，要是搞错了与组员间的距离的话，甚至可能演变成重大问题。实际上，我也因此失去了重要的同伴。

“这些我都十分清楚。”

九路田轻叹了口气。

“你也知道芝多有广这个人吧？”

“嗯……”

这段时间一直埋藏在我心中的不安主要与两件事有关。

一件是斋川的事。

而另一件，就是舞台艺术的女生退学一事。

两件事都与“映像学科二年级生”联系在了一起。

不过，事情并非发生在一地，性质也并不相同。

但我总是怀疑这两件事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共通之处。而如今，二者终于联系了起来。

“是你们组的监督吧。他怎么了？”

“芝多……那家伙二年级之后就没来过学校。”

这件事我已经听柿原前辈说过了。可是，二年级之后，也就是说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来过学校了。当然，必修课等学分也会变得十分危险。

“不过，那家伙依然住在大学附近。住在附近的组员在站前北口的公寓见到了他好几次。”

九路田深深叹了口气。

“组员出于担心询问他的情况，可他却说不想去学校，然后去了附近的一家店。那里……。”

“Moon Rabbits，是吗？”

九路田点了点头。

“单单如此的话，或许还只是偶然。不过，芝多……他的性格有点麻烦。”

九路田脸上露出了阴霾。

“他与女生的相处方式……对女生的态度很奇怪。这点在我们组里也一直是个问题。”

听了九路田的话，我想起一件事。

“莫非，你之前说有事也是？”

“啊，之前制作中遭受他胁迫的女生精神很不安定，我就是去安慰她的。”

“胁迫……字面意思吗？”

“啊。在两人独处时发生了冲突，虽然因为我恰好回去没有爆发，但要是我不在的话，会发生什么呢？”

九路田又挠了挠头。

“那个人真的很麻烦啊！不过我能说的也只有实际发生过的事，其他的你就自己判断吧。”

他实际上想说的，恐怕是“我觉得就是那家伙干的”吧。可是，那毕竟有些不人道。没有确切的证据，只因为平时的表现就把人当做犯人实属愚蠢至极。

不过，有了这么多线索的话，芝多毫无疑问具有重大嫌疑。虽然不能只说他就是犯人，但还是对他加强戒备吧。

“抱歉，让你说了难以启齿的话，很有参考价值。”

九路田点点头。

“我也不过是说了事实罢了。”

我还有一件事想向他确认。

虽然有了这么多情报，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了，可是，我还是想直接向当事人的九路田确认。

“舞台艺术的那个女生之所以退学，也是因为他吗？”

九路田的表情扭曲了。他眯起眼睛，皱起了眉毛。

“就算我不说，你也知道吧。”

知道了许多事，可我的内心却并未能因此舒展开来。

◆

以防万一，我拿芝多的照片向斋川进行确认。

“啊，就是这个人，绝对没错！”

她一见到照片就断然说道。

看来，纠缠斋川的人99%就是芝多了。接着，除非发生——他有双胞胎兄弟，或者有人戴了惟妙惟肖的人皮面具——这种诡异的事，这个罪证基上就是板上钉钉了。

当天，在美术研究室的部活动室，社团全员久违地聚集在了一起。同时还有火川、河瀬川、奈奈子，可谓是全明星阵容。

可是，谈话的内容就十分沉重了。

“没想到……那家店竟然会发生这种事啊。”

即便是桐生前辈，也露出了苦涩的表情。

“哎，桐生前辈知道那家店啊。”

樋山前辈说道。

“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家店啦。我可没去过哦。”

桐生前辈断然回答，转换了话题。

顺便一提，桐生前辈对我和火川下达了封口令。所以之前装傻充愣地说：“那家店叫什么来着？Moon Rabbits？”

“已经可以确定就是叫芝多的那家伙了吧？”

樋山前辈向我确认。

“是的，我给斋川看了照片，基本可以肯定就是他。”

“没想到竟然和将松永逼走的监督是同一人啊……”

“那件事还没有明确的证据……”

不过从九路田的反应来看，基本也可以确定吧。

“直接冲去他家质询他怎么样？”

奈奈子提议直接强攻。

“不行啦，毕竟没有证据。”

当时并没有拍下照片，要是他坚称不知情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而且我们也不是警察，没法采取强硬措施。

“现在也只能多加小心了吗？”

志贵担心地抚摸着身边斋川的背。

“是啊，现在也只能辞掉之前的工作正式搬过去，在校内也尽量不要一个人行动。”

河濑川的防御案十分现实。

“这样美乃梨太可怜了吧……”

奈奈子的声音有些失落。

“我也这么觉得啊。可要想断绝他的继续纠缠，我们就需要更多证据……”

大家陷入了沉默。

“那，这样如何？”

桐生前辈突然站了起来。

“我们将斋川当做诱饵，让她若无其事地在Moon Rabbits工作。当那个混蛋出现上前搭讪时，我们就一拥而上，将他当场逮捕！怎么样……痛！小樋山你干嘛敲我头！！”

“什么怎么样，你这白痴！你要眼睁睁看着小斋川暴露在危险之中吗！？”

“火川在啊，还有杉本和柿原，都是打架100段的水平！”

“是吗？我一直都是合唱部啊。”

“我也一直都是舞蹈部，原来在桐生前辈心里我这么强啊。”

“你们的歌还有舞不都是很怪吗！就这样边唱边跳把敌人打倒啊！”

自说自话。桐生前辈还是一如既往啊。

“总之不行，发生了那个可怕的事，小斋川怎么可能再去那么干啊！”

樋山前辈又冲着桐生前辈的头狠狠敲了下去。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而在这时——

“那、那个~”

打破现场沉默的竟然是斋川本人。

“我也，那个，并没有那么害怕，要是可以的话我也……那个，是芝多前辈对吧？我想和他好好说清楚，不行吗？”

出于意料的发言，让在场的大家大吃一惊。

“喂，你是认真的吗！？”

“不行的啦，要是对方悍然施暴的话怎么办！”

女生们都十分担心，斋川说：“当然我也会担心。可是，我更讨厌这样不清不楚的……”

大家看向这个新生的眼神中多了一份敬意。

虽然对自己的画没有什么自信，但在其他方面却很有骨气。

感觉已经可以稍微看见未来斋川的模样了。

“那、那个，小斋川，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樋山前辈一下子着急起来。

“是的，我很清楚。”

“这、这可是要把自己当成诱饵哦？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那个白痴肯定是把不知从哪里看来的动画、轻小说的场景当成作战了。真的可以吗？”

虽然说得很不堪，但桐生前辈肯定就是这么干的吧。

可是，斋川依然说道：“大家帮了我许多，还一直为我担心，所以要是能够让这件事早日解决的话，我也愿意采取行动。而且……”

然后坚毅地看向前方。

“与其这样生活在恐惧当中，不如和对方直接说清楚。这样的话还比较痛快！”

“好！不愧是小斋川，那就以我的大作战为中心，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具体计划吧！！”

樋山前辈不安地抱住了头，而桐生前辈洋洋得意地站到了桌上。

不管对比鲜明的两位部长，斋川露出了坚毅地表情，看向窗外。

◇

和樋山前辈想的一样，桐生前辈的计划完全就是胡编的。经过我和河濑川详细拟定计划，再经樋山等各位前辈审议之后，斋川也点头同意了。

一旦下了决定，后面就容易了。

我们和店里取得联系，以防万一和全体店员都打好了招呼。店里也表示，只要不给店里添麻烦，愿意提供协助。

作战当天。

我在斋川的带领下，进入了色彩斑斓的咖啡酒吧——Moon Rabbits。身旁火川也在。

“欢迎光临……啊，两位是吗？”

“嗯、嗯……”

斋川的胸前，佩戴者手写的可爱名牌。她在这里的花名似乎是“美子”，就不能用一个和本名毫无关系的名字吗？

一本正经的她也会有这样傻乎乎的地方，还蛮有意思的。

“那个，请问要点些什么？”

斋川畏畏缩缩地过来点单了。

相反，我和火川却大大咧咧地看起了菜单。

“点什么，桥场？这种时候果然应该点鸡尾酒吧？”

“怎么可能啊？想想后面的事情，这里肯定是无酒精饮料啦。”

“……对、对哦，那就这样吧。”

我们相对着点点头，一同微微抬手。

“‘乌龙茶。’”

“了解了。”

美子（斋川）僵硬地写下了我们的点单。

“请好好休息，主、主人……”

她满脸通红地说完，就迅速跑到店里面去了。

“桥场，这样还蛮不错的啊。”

“嗯，是啊……”

盯着短过头的迷你裙，我们差点忘记了来的目的。

突然，耳边传来叽叽的短暂杂音。是从无线耳机传来的。

“……喂喂，能听见吗？”

是桐生前辈的声音。

我小声地对着胸前的小型麦克说道：“是，虽然有些许杂音，但没有问题。”

“是吗，那就按照预定，那就在换班的21点采取行动，2位，就拜托你们了~”

“明白。我先挂了。”

结束通话，我和火川对视了一眼。

或许是因为紧张，我们一起长叹了口气。

“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侦探了？”

火川苦笑着说。

“是啊。”

我也轻轻笑了。

看来我的重生要是不解决这些严重脱线问题，就没法顺利啊。不知道是谁在我的人生中加入了这么多要素，我很想好好抱怨一下。

不过，事件刚发生不久，现在也不是悠闲聊天的时候。

我环顾店内，斋川正在招待其他桌上的客人。果然看上去还是有些紧张。

然后。

“找到了。”

“找到了啊。”

我小声和火川确认了一下，点点头。

芝多就在店里。

(加油，斋川，我们会好好解决的……)

我观察着店里的情况看了看表。这时，耳边也传来了情报。

“距离作战还有10分钟，先从店里出来吧。”

听了耳机的联络，我走出了店里。

“真想正经来店里玩一次啊。”

不管略显不满的火川，我跑向汇合地点。

“来了来了。情况怎么样？”

我对等待的桐生前辈说：

“本人就在里面。应该没错了。他一直看向斋川，很可能会展开行动。”

“好。那就联络小斋川吧……喂喂，能听见吗？”

“啊，是，我能听见。”

打工时间结束，返回休息室的斋川发来了联络。

“好，那接下来就按约定行动吧。我会再联络的！”

过了一会儿，这次是火川的联络。

“我是火川。那家伙动了。我会跟在他后面。”

“好，全员进入预备位置！”

看来是很中意这句台词，桐生前辈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这次的作战很简单。

首先是斋川若无其事地去店里打工。然后我和火川装作客人潜入，确认目标。斋川工作后，正常从店里出来，在确认目标跟踪斋川并上前

纠缠后，我们就一拥而上将其制服……就是这样的计划。

的确，这个作战十分幼稚。不过我们这样门外汉大概也实行不了什么严密作战吧。所以，我们也尽可能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案。

我站在能够纵观全局的地点，和河瀬川一同观察事情的发展。

“没想到我们竟然会在这里假扮侦探啊。”

河瀬川无奈地说道。

“我也不想啊，但只有抓住他实施犯罪的时机才能制服他啊。”

“说的也是。我也想对那个卑鄙小人好好说教一通。”

河瀬川的话里透着愤怒。

“你心里应该也有数吧，抓到之后不能对对方采取私刑哦。”

“才不会呢。再说了，谁知道他被逼急了会做些什么。”

……祈祷对方能束手就擒吧。

在我们说话时，斋川已经踏上了归途。根据事前指示，她走得很慢，而且还特意选择了昏暗的小路。这样，对方也更容易上前接触吧。

然后。

“来了……！”

斋川身后10米处，男人就跟在斋川的后面。

两人的距离开始慢慢缩短。

“……压制班，开始准备。”

我冷静地向麦克传达指示。

男人似乎并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他大概觉得现场只有他和斋川两人吧，接近方式也很随意。他迈着响亮的步子，显而易见地接近着斋川。

3米、2米。随着距离的接近，现场也渐渐紧张起来。

然后，两人的距离接近到了1米。男人朝斋川伸出了手。

“喂，小美，再和我谈一次……”

男人将手放到斋川的肩膀上，想让她转过身来。

这个瞬间。

“喝！！”

“哇！！”

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肩膀被碰到的斋川，一转过身，就狠狠给了男人一耳光。

“现场播报，耳光，是耳光！”

桐生前辈说着意义不明的话。

可是，在场的其他人也都傻眼了。

“好……痛，你做什么啊小美……呀！咕！”

攻击不仅仅是耳光而已。

斋川先是一拳将男人打飞，然后又给了他腹部狠狠一拳。

“我说过了吧……”

斋川的话好像是地狱之声似的，我们戴着耳机听得一清二楚。

“再有！下次的话！绝不会原谅你！我说了会狠揍你一顿的吧！你为什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

“痛，好痛！请、请原谅我吧！！”

斋川骑在他的身上，我们耳边传来断断续续的殴打声。除此之外，我们还时不时能听见“原谅我吧”“不会再接近你了”“救命啊”的声音。

沉默中，柿原前辈终于开口了。

“怎么办，要去帮忙吗？”

“帮哪边？”

全员反问。

◇

奇妙的汇合。

在附近的家庭餐厅，事件相关的全员汇集一堂。

而要说到为什么奇妙的话。

“芝多有广君……没错吧？”

“是……”

那就是鼻青脸肿的犯人也在这里。

“我做过火了。关于这点，我很抱歉。”

斋川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抱歉地向芝多低头认错。

“不……错的是我啦。”

而芝多虽然一脸的不愉快，却也没有一丝反抗的意思。

在现场目睹了事情全貌的奈奈子问道：

“小美乃梨以前是做什么的？”

“嗯，小学的时候练过少林拳法，初中时学过一点合气道。啊，不过我大会也不过是能进入第三场的水平，之后便开始学画了。”

自不用说，在场的各位都在心中吐槽“你倒是早说啊”。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出场吧……？）

可是，我们依然成为了斋川下定决心的契机……希望是这样。不过看样子，就算我们不出手，事情早晚也会变成这样吧。

“你接近纠缠河濑川是事实对吧？”

河濑川冷静地质询。

“是……”

芝多老实承认，长叹了一口气。

“我想和小美再见面好好聊聊。结果却被她拒绝了，所以我一不小心就对她出手了。然后就造成了大骚动，我想要为之前的事解释一下，就……”

然后就发展成这样了吧。不过，在他打算触碰河濑川的时候就已经出局了，完全不值得同情。

桐生前辈竟然也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们并不打算对你再做些什么。不过，你确实给人家造成了困扰。所以我们要你答应几个条件、否则的话……你懂了吗？”

芝多低着头，没好气地说道：

“我知道啦……”

不得再接近斋川，就算在校内碰见也不得向斋川搭话，不得在远处进行偷窥。一旦违反，我们就立即报警。

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芝多顺从地答应了我们的条件，老老实实地在保证书上签下了名字。面对我们的质询，虽然不算积极，但也诚实地进行了回答。

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起芝多的模样，他长得不坏，是一个看上去有些软弱的青年。像是会被女生玩弄在手心的类型，完全想不到他竟然会对那个女演员破口大骂，将她逼到退学啊。

不过，他的态度绝算不上是好。说不定是那场一到现场就会性格突变的类型。

“就是这些。你可以回去了。”

“不，还有一件事。我有事要问你。”

“柿原前辈，那件事……”

还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做的。我刚要开口。

“抱歉，桥场君。我本来就打算要一起问他的。”

柿原前辈毅然说道：

“你监督作品的演员退学了。我听说原因是因为你过火的演出和语言暴力，这是真的吗？”

“演员……？你在说什么呢？”

之前一直供认不讳的芝多，突然露出了茫然的表情。

柿原愤怒地说：

“喂，你可别说和你没关系啊。我可是听说了，你会在现场恫吓演员，给他们难堪！”

可芝多依然是一片茫然，似乎没能理解柿原前辈在说什么似的。

过了一阵，芝多似乎终于理解过来了。

“啊……那孩子退学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样啊，这样啊！没有得到任何肯定！没有获得任何称赞！就这样结束了啊！太可怜了，哈哈哈哈！”

芝多突然疯狂大笑起来。之前的顺从和无精打采似乎都是假的似的，令人不快的大笑。

可是，这并不像是将人驳倒、否定的笑，而像是彻底放弃了一切，听起来十分空虚。

“很好笑吗！”

愤怒的柿原前辈正要怒斥他。

“哈哈哈，不，一想到竟会变成这样，就打心底觉得可笑……哎呀，真的结束了。我完全输了，真是的……”

芝多空虚地看着前方，喃喃自语起来。他不断重复着意义不明的话。

“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输了是什么意思？”

芝多无力地说：

“事情已经结束了吧？我要回去了。”

芝多站起身，静静地鞠了个躬。

“真的是对不起。这份保证书……恐怕也没什么用了吧。”

大家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喂，等一下，你是要反悔吗！”

可是，芝多只是静静地摇了摇头。

“不是这个意思。我不会再出现在她面前的……”

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看起来他并没有打算违背约定。

然后，芝多就这样一言不发地消失在了夜晚的街道。

◇

3天后，我才明白芝多的话的意思。

“退学……吗？”

“是的，他上周递交了申请。”

我被叫到研究室，加纳老师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

芝多在那件事的几天前便向大学提交了退学申请，然后离开了学校。因为最近问过芝多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便把我叫了过来。

“原因似乎是失去了继续求学的自信……”

“是吗……”

听说芝多退学的事，我首先想起的便是之前斋川的事件。我本以为是因为我们把他逼得太紧，但看来在那之前他便有了退学的打算。

我向老师报告了斋川的事。

“他也是因为精神上走投无路了吧，不过没想到竟然会去纠缠女生啊，真让人不敢恭维。”

加纳老师叹了口气，将芝多的退学申请放到桌上。

“不论是学校还是职场，很少有人能够毅然决然地选择放弃。大多都是牵扯进莫名其妙的事中，在混乱与留恋中做出了选择。”

这次也是一样。被逼得退学的芝多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但这并不能成为他纠缠新入学女生的理由。

“对了，芝多让我给你他的联系方式，说是等冷静下来想好好向你道歉。不过，联不联系他就随便你了。”

我收下了老师交给我的联系方式。我无论如何都想知道，他离开时遗留下来的问题的答案。还有至今仍令我坐立不安的这件事的林林总总……

以及，事情的真相。

◆

那天夜里，我打了一个电话。不过，对方并不是芝多。

“芝多退学了吗？也难怪，他连课都不上了嘛。”

我告诉了九路田事情的经过。

“对不起，告诉你这个坏消息。”

“这件事本来就是芝多不对吧。比起这个……”

九路田改变了话题。

“我有事想和桥场商量。”

“和我？”

“啊，拜托了。我有一些需要考虑的事。”

我认真地思考着九路田的话。

他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人，做事没有一丝动摇。

他应该是那种知行合一的人吧。对，就像我理想的有自己想法的制作人一样。

“……好，那就约在下周必修课之后吧。”

挂断电话，我仰望昏暗的天空。

伫立在灰云豪雨中的我，去到了未来。

在青空下找回决心的我，回到了过去。

如今，我眼前是昏暗的天空。是被云阻挡了吗？今天看不见星星。

但是，在这片黑暗的那头，肯定有着指引我前进的东西。我坚信这点，久久地望着天空。

第3章 我的破坏

“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在去大学的路上，斋川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道谢。

“我们什么都没做啦，再说最后事情也是你自己解决的。”

斋川害羞地垂下了头。

“……那个，我也不是一直都那个样子的。”

“我明白。”

要是斋川一直那个样子，我恐怕就不敢和她相处了吧。太可怕了。

“那个芝多学长，虽然我这么说可能很怪……我觉得他并不是个坏人。”

斋川稍显寂寞地说。

“还有……他最后说的话，我总觉得有些在意。”

虽然斋川的事件顺利解决，但那个演员女生退学的理由依然是真相不明。

毕竟连犯人自己都退学了。就算我们想继续追究，也没有线索了。

“比起这个，斋川你要早些把行李搬出来啊。”

“是、是啊……对不起，又要麻烦桥场前辈和火川前辈了。”

最后，斋川正式搬进了公寓。离学校近会比较方便，而且斋川之前租的地方也不是年租，搬家也很容易。

更重要的是。

“啊，这样我就能和亚贵前辈一直在一起了……我好高兴……！”

对于斋川来说，能和憧憬的志贵住在一起，大概是最大的利点吧。

（最后还是皆大欢喜吧。）

斋川的事顺利结束，接下来便是——

◇

和加纳老师的预告一样，三周后的课上将决定小组的人选。但这并不是说要在课上现场决定，而是会下发一张名单表，要求各组在三日内提交。

因为是必修课，所以志贵、奈奈子、河濑川、火川这些同级好友都聚在了一起。

可是我在这天却找了个理由坐到了别的位置。因为有人课后会来找我，所以还是单独行动会比较方便。

“桥场，你现在有空吗？”

是九路田。他和平时一样，目光炯炯地走了过来。

“当然。继续我们之前电话里的话题吧。”

“嘿嘿，正好。那我们就去草坪那里吧。”

九路田点了点头，率先走了起来。

旧2食上，今天依然没有一个人影。和上次相比，显得更加寂寥了。

“坐吗？”

九路田问我。

“不，我站着就好。”

我站着面向他。

“你要说什么？”

他点点头，开始了话题。

“我们组在这次2年级课题中准备制作动画。”

九路田所构想的动画内容，远远超出了时代。

“如今niconico动画上的作品，大多都是重复一些简单特效的静止画，而我准备做一部真正的动画。而为了实现这点，我需要优秀的创作者。”

他继续说道：

“所以，我希望志野……志野亚贵来负责我们的动画作品。我虽然想直接向她提出委托，但以防万一还是预先和你说一声。”

直接的语言。他需要志贵实力的迫切心情完全传达了过来。

作为一名制作，在之前的课上看到志贵的表现力，会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

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话。

1分钟的时间里，我一直看着他。和他的语言一样，他看向我的眼神也不含一丝杂质。

里面没有虚伪，只要想要做出优秀作品的真诚。

我缓缓开口。

“我有事问你。”

“问我？什么事？”

我抑制住自己的情感，淡淡问道：

“是关于优秀制作进行九路田孝美的本性。”

九路田的表情瞬间扭曲了。

和今日的氛围一样，纠结的不快。

不一会，扭曲再次变回了笑脸。

——这次是扭曲的笑脸。

“嘿嘿。好啊，让我听听看吧。”

九路田愉悦地说道。

除调查芝多有广外，我同时进行着一个秘密调查。

因为我怀疑这种难以言明的不安是不是出于其他原因。

我并不认识九路田组的成员，便通过间接的关系，了解了他们的制作体系。

“你在制作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不论何时，都要求成员交出最好的结果。”

一开始时，大家都十分不满。许多成员当面反对九路田的方法。但他却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反对意见全部压下了。

“不论是日程、器材还是资金，你解决了成员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对吗？”

不满需要理由。资金不足，时间不足，器材不足，人手不足……但是如果这些问题都被解决了的话，最后再抱怨的话便只能归于自己的“能力”问题。

九路田解决了所有问题。消除了成员们提出的所有不满。拍摄日程方面，他制定了紧密的日程表，并通过与老师直接谈判，获得了时间。难如登天的外景地问题，他也通过去所有者家下跪的方式获得了拍摄许可。他还通过在校外同时放映的方式，拉到了许多赞助，获得了足够的资金。演员、器材……他消除了成员们的所有借口。

成员们慌了，那本应当是无法解决的难题才对，但九路田还是把它们解决了，而现在，球传到了成员们的手中。摄影现场充满了恐怖的紧张气氛，所有成员都实现了超常发挥。

而其中压力最大的便是监督芝多。九路田拿出了如此出色的成果，反九路田派领袖的他也必须展现出相称的能力才行。

演出的要求极高。哪怕是平常他会点头通过的演技，现在也必须继续精进，对演员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没达到要求的演员会遭到严厉呵斥，使得演员们手足无措起来。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学生电影的范畴。要是不认真起来的话，不，要是不能超越自我的话，他们就完了。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的泥潭。不论是监督，还是其他工作人员，所有人都成了九路田饲养的家畜。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们组会冠以你的，而不是监督的名字了。”

就第三方看来，完成作品的是监督，而展露演技的则是演员。但是，要是问起作品的作者的话，不论是问组里的谁，都会提出制作进行的名字吧。为了激发出组内成员的最大潜力而制作出最棒舞台的他，毫无疑问是一名优秀的制作进行。

而成果——便是那部作品的诞生。虽然还略显粗糙，但演员的演技和整体的氛围，都征服了在场的观众。那部作品很快在校内产生了巨大反响，所有人都称赞监督和演员的优秀。

期间，看着最后的成品，九路田对监督和演员这样说道：

“真让我失望。过度堆砌的演出技巧再加上浮夸的演技，监督和演员把这部电影毁了。”

说完，演员失声痛哭，监督也发出无意义的嚎叫朝着九路田揍了上去，现场一片狼藉。

可是，所有人都无话可说。因为为他们准备好一切条件的是制作进行。他在工作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足，没有人能为此指责他。

所以他们只能依自己的心情，发出微弱的反抗：

“你这个魔鬼。”

听说，九路田在听到这句话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以此为契机，监督芝多和演员松永从大学退学了。可是九路田却没有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他拿出了足够的成果。即便是不满，也只能提出一些感情上的非议。

“芝多说，你是一个能将人逼入绝境的天才。在你的手中，所有人都只能拼命达成你的期待，无路可逃。”

芝多有广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他才会毫不犹豫地突破道德的底线，去纠缠一个并不熟悉的女子。现在想想，那或许并不是什么恋慕之情，而只是一种自伤行为吧。

九路田孝美是一名优秀的制作进行。不论是作品还是能力都是超一流的。

可是，他那不容一丝一毫的不足的体制，却会摧毁整个团队，将所有人逼入绝境。

魔鬼的天才。

这是九路田组的组员们恐惧的呢喃。

“这便是你的本性，我有说错吗？”

和开始时的我一样，他静静地听完了我的话。

没有丝毫否定，他一直挂着一抹奇妙的微笑。这份沉静让人不寒而栗。

沉滞的空气，像极了巨浪的预兆。一直包裹着我的那份不明所以的不安逐渐融化，浸透了整个空间。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

九路田突然笑了。一开始还稍加抑制，但很快就放声大笑起来。

“你调查得还真仔细啊。我服了……你莫非是侦探吧？”

虽然九路田发出了赞赏，但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所以呢？”

和他的制作风格一样，他的语言里也没有任何迷惘。细长的双臂垂在身前，令人不安地摇摆着。

“魔鬼？那有什么不好？为了制作出最棒的作品要求他们做到最善哪里不对了！而那些渣滓，明明就是一群无能之辈，却一个劲地说没有资金、没有器材、没有时间……只知道找借口，我只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放手去做而已，难道我错了吗？根本没错吧？不如说他们应该感谢我才是啊！”

九路田颤抖着肩膀，嘿嘿地笑了起来。

“那些家伙，到这时才变了模样，终于打算开始努力了。我本以为他们能做出什么合格的东西，结果到试映会上一看，瞬间就失望了。演出就是个只会指挥人大喊大叫的无能之徒，演员也只会听从命令哇哇乱叫，我当时就想回去了。出于好心指点了他们一下，结果他们就和电影里一样哭喊起来了，让人不禁怀疑他们是不是还没出戏啊，嘿嘿嘿……”



他叹了口气，露出了厌恶的表情。

“创作就是战争。有人会死，也有人会活下来。指挥官需要考虑的是战略，为取得最大战果，把棋子摆在合适的位置。找指挥官要解释，简直就是还没长大。要是想要夸奖的话，回家找妈妈不是更好吗？”

说完，他又发出了那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

“桥场，你知道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呢？”

九路田瞪大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是作品。这是当然了。作品便是一切！不管是怎样的企划，其中又有谁参与，也无论资金与时间是否充裕，最后做出的作品就是一切。看看那些名作和杰作吧，就算监督是人渣，制作是魔鬼，演员是混蛋，只要作品足够好，那这些就都不重要了！创作者要关心的就只有观众。只要考虑怎么打动观众就行了。不论工作人员们变成什么样——哪怕是我死了——只要做出优秀的作品，那一切就都值了……嘿嘿嘿……”

他的话黏着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

九路田的话正中了我心中最脆弱的地方，像一滴墨，浸染了我的内心。

啊，这样啊，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这份晦暗难明的不安的真身。

“所以呢？你要说你不会把志野交给我这种人渣吗？还专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你还真是个好人啊，喂！”

我静静地摇了摇头。

“不。”

我笑了。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笑出来。

“我的回答是同意。志贵就拜托你了。”

九路田的表情变了。或许只是我的错觉，但我的回答大概大大出于他的意料。

“能告诉我你的理由吗？”

九路田平静地问。

“因为你是一个为了创作不惜一切的自我主义者。”

我回答。

噗噗，栏杆上的鸟儿飞走了。

温湿的风舔舐我的脸颊，虽然是个大晴天，厚重的湿气却让人感到几分不快。

“你的语言虽然粗暴，做事却十分细致，对创作也十分认真，志贵肯定也会回应你的。”

他依然在笑。

“你人虽然混蛋，但制作的能力却毋庸置疑。而且，我们的做法也完全不同。”

他确实做出了优秀的作品。

这是能够推翻一切的强大武器。

“嘿嘿嘿嘿，你竟然给我这么高的评价啊。这样啊，因为我是大混蛋，所以得到了混蛋的认可吗？”

“哎，我也是吗？”

九路田将眼睛睁到了最大，张开口笑了。

看上去不像是嘲笑，反倒像是喜悦似的。

“难道不是吗？制作同人游戏赚了一大笔钱，结果把剧作者逼到退学，你可是个了不起的混蛋啊。”

九路田看着我，捧腹大笑起来。

“我从不伪装自己，桥场你又怎么样呢？笑呵呵的净在那儿装好人，结果必要时却把同伴无情抛弃，你这样的人渣却说我是个混蛋，这不是很好笑吗？”

我早已做好了觉悟。不论是他会拿贯之的事讽刺我，还是彻底批判的我的为人。

而且，我也早已做好了回应的准备。

“没错，我就是个人渣。所以我能够理解你。”

因为不知道他人的想法和痛苦，所以可以无动于衷地采取行动，然后取得成功。

可是，这份残酷最终也伤到了自己。

我可以视而不见，可那实在太残酷了，所以我——

“我决定了。我要背负所有人的生命。就算为此我们要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也会再把他们聚到我的身边。”

在回到过去时，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要成为一堆不灭的火。将喜怒哀乐全部投入其中，为了他们、为了创作而燃烧至死。

为此我将不惜一切手段，即便那是会反伤自己的“剧毒”。

“你说得还真夸张啊。我可是会将人无情地毁掉哦？你也已经见过了吧，你的同伴会变成什么样可说不准哦……”

“没关系，我相信你。”

我转过身，慢慢迈出了步子。

然后。

“哎，那正好。”

九路田笑了。

“你真是个混蛋啊。因为对方有实力，就敢把重要的同伴交给他。你是不是疯了？”

重要的伙伴啊。

也是啊。我竟然会将未来那么重要的人、那个全身心接纳我的人交给这种家伙。

疯了。为了创作需要做到这步吗？

可是，我还是决定要做。

“我可是把我重要的伙伴交给你了，一定要做出杰作哦。不过，我会超越你的作品的。”

“你能做到？”

身后，传来他的声音。

“不是能不能做到，而是我一定要做到。”

打开门，走进教学楼，他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

我走在走廊上。由于是上课时间，我的脚步声显得格外地响。我站在窗前，注视着照得一片洁白的天空。

“——不然的话，我的人生又有何意义呢？”

我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黄色的便签。

“让志贵和最强的天才合作。”

我为什么才回到这里？

我绝不会忘记。

◇

几天前。

我抽时间认真和志贵谈了谈，又谈了一次她的兴趣和想法。

根据我的推测，她的斋川相遇后，应该会产生新的动力。

可这只对了一半。

看了斋川的画之后，志贵说：

“小美乃梨很厉害。果然学过画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啊。”

“她的画和我的画虽然类型不同，但有些地方她确实在我之上，这让我觉得……有些悔恨。”

“悔恨？”

“嗯。想要回到回去重新来过、要是从这个角度好好画一下就好了，像是这样小小的悔恨。”

重回大学的我对此深有同感。

“可是，我能掌握的只有现在。所以我想更努力地去画更多的画，可还是怎么都提不起劲。”

志贵寂寞地笑了，看着这样的她，我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

只有对手是不行的。要是找不到合适的领域和契机的话，志贵也只会变得越来越泄气罢了。

看见斋川的画，志贵确实受到了刺激。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我为此感到苦恼时，动画实习课上，九路田向我搭话了。

他有志贵感兴趣的题材。他是这么说的。还说会找机会向志贵推荐。

不久后，志贵久违地兴奋不已地找上了我。

“恭也君你知道吗？有人借了我好多动画DVD！动画好棒啊，没想到除了电视动画外，还有这么多的类型！”

说着，便把九路田借给她的DVD摆了出来，这个很棒，这个很有意思，忘情地说了起来。

“这个地方会出来一只大手，虽然很恐怖，可还是很有趣；这里虽然只是线画，但是很有深度；还有这里的画虽然简单，可开始和结束的方式都很帅。”

九路田选择的类型十分多元。而且每一部演出和编集的技巧都十分精湛，我完全能理解志贵会对动画改观。

“志贵。”

“嗯？”

“看了这么多，你现在怎么想？还是对动画没有兴趣吗？”

之前，志贵对动画不抱什么兴趣。上次做的动画也不过是因为作业需要而已。

可是。

“我想稍微试试看。我之前做的不过是儿戏罢了，我想要认真做一次。”

志贵点了点头。

“嗯，我想做动画……感觉会很有趣。”

“这样啊……”

说实话，我很不甘心。我没能激起志贵的兴趣，而九路田却做到了。遵循志贵自己的愿望，志贵肯定更喜欢原画的绘制，我陷入了这样先

入为主的观念。

我多么想说“那我们一起来做动画”吧。她肯定也会笑着点头应允吧。

可这样是没法前进的。我并没有制作动画的计划，而九路田肯定以志贵为中心仔细地考虑过了吧。

“志贵，我有个建议。”

“嗯~什么啊？”

我好久没看见这样的她了。充满了活力，看上去无比地开心。我看着这样的她，暗暗攥紧了拳头。

可是，我又为志贵开拓出未来的道路而感到无比欣慰……

◇

就在昨天，北山组召开了决定今后计划的会议。

除公寓里的三人外，还有河濑川和火川。全員围坐在终于撤掉棉被的暖桌旁。

会上，我首先做了发言。

“这次的队伍，志贵将不会参加。”

现场瞬间沉默了。

“哎哎哎！？”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奈奈子。

“怎、怎么回事啊恭也！？你和志贵吵架了？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色色的事？要、要是这样的话，就是你的不对了，要按顺序来才行啊，这样对志贵很失礼哎！啊，我凭什么要说这种话啊！”

“恭也君什么都没做哦~”

志贵止住了奈奈子的暴走。

“那、那就是怪我咯！？我练歌的时候都提前打好招呼了啊，也没有偷吃志贵的泡面，咦，抱歉，我完全搞不明白……”

为了安抚混乱的奈奈子，我平静地说道：

“我想了许多。怎样对志贵来说是最好的？怎么才能让志贵找回激情？结果我发现，让志贵继续留在我们组里是不行的。所以——”

我向志贵提议，让她加入九路田组。

九路田肯定也会尝试和志贵接触吧。

火川叉着手问我：

“在你看来，九路田很厉害吗？”

“嗯。至少他的提案能引起志贵的兴趣。”

“这样啊，那我赞成。毕竟志贵她有兴趣嘛。”

火川点点头，看来他是认可的。

“我也赞成。”

河濑川举起手，简短地回答。

“毕竟一直以来都是你和志贵一起创作的，你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是对的。”

河濑川能这么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看见大家都纷纷赞成，奈奈子吃惊地看向四周。

“哎，那个，志贵也愿意吗……？”

志贵笑了。

“我从一开始就是同意的哦~”

“志贵……”

“入学的时候，我就下决心要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能学到新的东西，就算是未知的领域，我也会努力尝试的。”

志贵还是那么积极和努力。

听了我下定决心提出的计划，也只是说了一句“好啊”，十分轻易地答应了。

但这份轻松里面，潜藏着志贵对未知的挑战以及对知识的渴望。

“没事啦，又不是永远都不能见面了，只是去别的队伍那工作一段时间而已，奈奈子不用担心啦，好不好？”

大家一直都在一起创作。队伍突然发生变化，奈奈子会感到混乱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现在距离贯之离开才过了不到半年啊。

“我、我知道了……既然志贵和恭也都这么说，那就这样吧，嗯。”

志贵摸了摸她的头，奈奈子终于也愿意接受了。

“我是不会输的，不论你们做出什么样的作品，我都会做出好曲子，让你想要回来和我们一起创作。”

“噢，奈奈子干劲好足，我也不会输哦！”

这两个人不愧是创作者。

这种时候就算是表现得再平静，未来也很有可能因门墙之见产生冲突。所以我希望她们虽然相互竞争，但又不要仇视对方，而是能相互提高、共同促进。

“虽然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但我们在身为一个团队之前，还是一个个独立的创作者，我不希望大家因为迁就团队，而放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所有人都认真地看向我。

“我和你们约定。课题结束之后……我们之间定会产生新的羁绊。”

◇

今天，和我预想的一样，九路田行动了。

我也如之前计划的一样，向他提出宣战。

他肯定已经把志贵写入队员的名单里了吧，而我们北山组·改——不知道该叫改2还叫新——的名单里，志贵的名字消失了。

包括贯之在内，初始成员一下减少了一半，堪称是我们队伍的巨大变动。

上课结束后，我十分想找个人说说话，便给河濑川发了一封邮件。虽然不知道机械白痴的她能不能收到，但过了不到10秒，她就回了电话过来：“什么事？”

我走在回公寓的路上，和她聊了起来。

“这下还真是蒙受了巨大损失啊。”

河濑川用无奈的语气说道。

“这是反复思考后的结果。所以我不后悔，我会尽力去做的。”

从和九路田见完面之后，我的胳膊就一直有些发麻。

“你呀，和组员见面的时候，别一副杀人犯的模样啊。”

“哎，我的脸有那么吓人吗……”

我问到一半，河濑川便把自己的化妆镜递了过来，我被自己的表情吓了一跳。

看来我比自己想象的要沉重得多啊。

镜中的我眉头紧锁，眼神像是要杀人似的。

就这么回家的话，大家都会担心吧。

“对不起，我一会就能恢复了……”

“想想你最近看过的沙雕图和沙雕视频，稍稍笑一笑啊。”

河濑川有看那种东西吗？你平常都看什么类型啊——要是这么问的话，她肯定会生气吧。

“……不过说实话，能做出这样决定的大概也只有你了吧。”

“是吗？”

“嗯，你是在认真思考过志贵的事情之后，才最终得出了这个答案。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但你很努力地思考过了不是吗？”

“算是啦，希望这些心思不会白费吧。”

我有些软弱地说。

突然，河濑川堵到了我的前面。

“你啊。”

“哎，哎？”

“人世间啊，从来就没有什么事是白费的！打起精神，尽力去做就好啦！”

我突然想起那天的机场。

以及那个给心力交瘁的我打了一针强心剂的河濑川英子。

这样啊，这个时候，她就已经秉持着这样的想法了啊。

我还真是个幸福的家伙。

即使提出这种晦暗不明的方案，大家也会坦然接受，继续支持我。

回到10年前以来，这大概就是我最幸福的一件事了。

“……谢谢你，河濑川。”

我发自内心地向她道谢。

“哎，别说这么肉麻的话啊，你这么正经干吗……”

没有那十年的积淀，在河濑川眼里，我肯定很怪吧。

我和河濑川就这样聊了一路，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公寓门前。时间已是黄昏，屋里也亮起了灯。

“那、那个，到了哦。你不要紧了吧？”

“嗯，我想起来一个超有趣的图，已经能笑出来了。”

要是告诉她那是什么图的话，河濑川肯定会鄙视我吧，所以请容我保持沉默。

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眼前熟悉的房门。

“我回来了。”

“欢迎回家！”

大家的声音，也和往常一样。

可是，从今天起，我们的日常生活将会慢慢发生变化。

我会用我的热情和决心，改变它的轨迹。

第4章 我的行动

“组员表我已经看过了。你还真是做了件有趣的事啊。”

那天，我被加纳老师叫到了研究室。赶在最后期限前交上组员表后，助教便通知说加纳老师要见我。

加纳老师要说什么，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这是经过众多协商之后的结果。”

也只能这么说。

“是啊，你们肯定商量了许多吧。要不然的话，组员也不会变成那样。”

老师翻起了各组的组员表。

“九路田和志野的组合啊……这个组合能做出什么样的动画，真是让人期待啊。”

老师似乎很感兴趣。

果然，这在她看来也是个有趣的组合吧。

“桥场，你们组决定要做什么了吗？”

“还没。有一名组员的劝说不是很顺利。”

和之前的课题一样，小组成员并不局限于本专业的学生。我们组也打算加入一名专业外的成员，可是她却迟迟没有点头，如今还在进行交涉。

我们需要的，毋庸置疑，正是志贵的继任者。

也就是画师。

“你们都好好加油吧。期待你能做出有趣的动画。”

有趣的动画吗？

播放量、收藏量，还有评论数。

并不只是映像学科的人觉得“有趣”就行了，“有趣”还真是个困难的词汇啊。

不过，老师说的“有趣”明显是把这些都包含在内了。如果只是小众的作品的话，她肯定是看不上眼吧。

（先努力进行交涉吧……嗯？）

老师的桌上，和往常一样，堆着小山一样的资料。DVD、业务用录影带、剧本，这些和之前别无两样。不过，其中却多了一样新玩意。

“咦，老师开始玩游戏了吗……？”

里面掺杂着几张游戏光盘。

“这也是工作啊。动作类和射击类还能比较轻松地通关，RPG就有点太花时间了。不过游戏本身很有趣，也无所谓了。”

我仔细看了看，那绝不是什么轻松通关的游戏，真不愧是加纳老师啊。

“桥场知道Succeed Soft吗？”

“哎，啊，当然。”

终于出现了吗？

10年前的Succeed Soft发展十分迅猛。公司提前预见到了业界的衰落，迅速转向主机游戏的开发，并拿出了毋庸置疑的成果。

“咱们学校有个学生毕业后去了那里。由于公司扩张想要招收新的团队，前段时间还缠着我介绍好学生给他。”

“团队？不是个人？”

“嗯。就和以前将同人游戏社团直接转成美少女游戏品牌一样，他们似乎也想创建这类小型的游戏开发团队。”

“但是，为什么不制作美少女游戏呢？那方面公司更加熟悉吧。”

“这样的话就很难开拓海外市场了。这类作品的市场太小了，公司还是想要扩大市场吧。”

在这个时候便准备开拓海外了吗？如此有先见之明，真是了不起的危机管理能力。

在我原来的记忆里，Succeed Soft也是一家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在别人没有反应时便率先开发手机应用，同时迅速地将自己的游戏移植到了手机端。

在这个世界它肯定也能混得风生水起吧。

“桥场你要是四年级的话，我就把你们整个团队介绍过去了。”

“说的也是……”

对二年级来说，就职还有些太早了。当然，从现实层面来讲，谋划自然是越早越好啦。

“我会先努力确保组员的。”

“是啊，不然制作根本就无从谈起了。”

老师喝了口咖啡，笑着打趣我道。

◆

正如老师所说，没有组员的话，制作就无从谈起了。

我在组建队伍时，便已经提前和她打过招呼。

热爱绘画，也有足够的才能，有意愿，而且和我们也比较亲近。

简直堪称是万事俱备，但我还是忽略了一点东风。

（没想到她竟然会那么抗拒啊。）

我挠挠头，走进家门，走到她的门前。

“斋川，我回来了。我们接着谈谈吧。”

门内的人大声喊道：

“我不要！！我是绝不会加入的！！”

结果变成了这样，我叹了口气。

“我能明白你的不安啦，所以我们先谈谈好不好？到时候再决定也不迟啊。”

门内的声音变得微弱了起来。

“可是……要是和前辈谈过的话，我肯定会被说服的。”

“别那么说嘛。你有选择的自由啊。”

“不行！就算是我有那种权利，我也绝对不会行使的！肯定会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一言不发，变成‘沉默就是赞成’的情况的！”

看来斋川对自己的意志力没有什么自信啊。明明之前击退性骚扰男时还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

“我明白啦，那你呆在屋里就好，能听听我说的话吗？”

“呜，我知道了……”

我从包内取出企划书，确认了一下内容。

在本次动画制作中，我们北山组△打算制作以插画为核心的静止画MV。

以奈奈子创作的歌曲为基础，以拉洋画的形式展开故事。这在同人音乐MV中十分常见，并不是什么新鲜的形式。

正因为如此，插画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本来的话，这里应该是要交由志贵负责的，可她这次不在队里，也就没有办法了。

不过。

“我希望由斋川来负责插画。”

这也完全在我的计划之内了。

“绝对不要，我拒绝！”

她比我想的还要顽固得多。

“那样，我的画就会被很多人看到了吧？”

“嗯，是会那样啦……”

就算我不承认，她很快也会发现自己上当了吧。

毕竟，播放量说不定会有100万以上啊。

“而且，要让我和亚贵前辈同台竞技，我还早了5亿年呢！”

（唔，不行了，完全没有让步的可能。）

委托斋川，是我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刚来公寓时，她还很不习惯把画拿给别人看。不过，看过志贵的画后，在志贵的劝说下，她也渐渐不再对我们藏着掖着了。

不久，偷偷画的电脑画，她也愿意拿给我们看了。和志贵不同，斋川的人体更加写实，要是画游戏同人图的话，肯定会大受欢迎吧。

本以为肯定会很顺利的啊……结果斋川比我想得还要抗拒。

前途多难啊。队里发生这样的突变，会出问题我也早有预料，但没想到一开始就这么艰难。

◇

在没有画师的情况下，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组员会议。

“关于课题的内容，我想大家都已经了解了……但以防万一我再说明一次。”

这次要做的，是5分钟以内的动画。

最低时间没有限制，非要说的话，即使是1秒也是可以的。不过，加纳老师肯定会暴怒的吧。

要是控制在5分钟的话，还是可以构造出一个完整故事的。不过，这次发表的平台是niconico。考虑到播放量等数据的要求，就必须要注意现在的流行。

所以，我定下了大致方针。

“我打算制作vocal的MV。”

2018年的话，这已经是个死语了。不过，现在是2007年。

“vocal？”

组员们的脑中充满了问号。现在这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是一种电子乐器。只要输入文字、定好音阶，软件就会按照你的设定唱出歌来。”

河濑川wiki开始了说明。

“哎，唱歌的话交给我不就好了吗？”

奈奈子说得极是。

“是这样没错，可是，现在许多人都对这个新生技术充满了新鲜感。所以，我想要抓住这股潮流。”

“哎~这样啊……”

奈奈子依然是一副茫然的样子。

火川叉着手歪了歪头，问道：

“也就是说，要找画师来担当初音的作画是吗？”

“没错。”

听完我们的对话，奈奈子又开口了。

“哎，初音是什么？和刚才那个vocal是不同的东西吗？”

感觉和做同人游戏的时候很像啊。

“初音就是vocal里面唱歌的角色哦。现在在插画圈里有着很高的人气。”

河濑川wiki小姐，你的知识范围也太广了吧。

奈奈子用我的电脑搜索起了初音，不住点头。

“哎……这就是初音啊，好可爱。”

要是再继续说二次创作的话题的话，奈奈子的小脑袋估计就要宕机了吧。

“之后我会再做详细说明的。现在，我想先定下大家的职责范围。”

Vocal动画中，首先是必不可缺的歌曲。

所以本次奈奈子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奈奈子就努力构思曲子吧。完成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来决定动画的主题和角色的人设。”

“咦，初音不是已经有人设了吗？”

我回答道：

“关于这个，我们不会直接使用初音的形象，而是要对其进行再创作。”

初音的动画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她的原始形象，而另一种则是对其形象进行再创作。

一开始的时候是前者居多，而很快后者开始流行开来，许许多多的新形象层出不穷。

“画师既要考虑初音的设定，又要结合歌曲的世界观，加入原创的元素。”

这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对于之前对vocal和初音一无所知的人而言，应该是相当困难吧。

所以，画师必须是斋川这样的俊才才行。

“所以，我必须要先把曲子做出来才行是吗？”

浏览着初音图片的奈奈子开始沉吟起来。

“MV必须要有歌曲才行啊。”

“我明白了，不过这次创作没有背景设定啊。这样作曲还是第一次，我稍微有些不安。”

的确，上次有明确要求她按照游戏世界观进行作曲。

不过这次就不同了，至多不过是告诉她要设计初音的原创形象，她会犯难也是正常的。

“先摸索试试看吧，接下来我会想办法的。”

“唔，我知道了。不过你不能生气哦？”

“不会啦。”

不如说，我至今为止就没有对奈奈子发过火。不过，将不想去上课的奈奈子硬拽出去，我还是做过的。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新生·北山组△，就这样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

“哇~我果然不适合作曲啊~！！”

“没这么回事！就和之前作曲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是原创而已啦！”

“太难啦！原本写新歌就已经很难了，结果这次还要我完全原创，我已经完全晕了~哇~”

开始3天后。

很快，北山组△便迎来了新的试炼。

“呜……恭也明明说好不生气的，结果眼神很恐怖，听的时候也一脸严肃，我不干了啦！！”

怀着试探奈奈子的原创性的心思，这次我是放任奈奈子从零开始自由创作的。

“眼神恐怖、一脸严肃也没办法吧，毕竟我要认真听歌啊……”

看来，让现在的奈奈子从世界观开始创作还是有些太难了吧。

虽然作品的完成度很高，但却没有完全脱离市面上其他曲子的影响。要想打动听众的话，还稍嫌有些不足。

于是，我委婉地告诉奈奈子，作曲时需要更加注重原创性。

“我再也不出门了……既然恭也对我这个样子，我就做一辈子家里蹲好了。谢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支持……”

结果她就开始闹别扭了。

“还真惨烈啊。我为什么要这时候过来啊？”

过来商议的河濑川，看到这幅惨状，也无奈了。

“呜，就连英子都不站在我这边~！我伤心了，我再也不出门了！”

“不是啦，我觉得错的是桥场。”

“呜……”

虽然早有预料，但河濑川这么直接说出来还是让我有些受伤。

“就算是想测试奈奈子的能力，让她一开始就从零开始创作的风险也太大了。要是不给她一些提示的话，奈奈子不是只会无所适从吗？”

“您说得对……”

“哇！哇！恭也被英子骂了！”

“奈奈子也要更加坚强才行啊！”

“呱啊！”

敝组的歌手，发出了像是临死前青蛙一样的声音，陷入了沉默。

“总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桥场你有什么计划？”

“嗯，我倒是有些打算。”

我将一旁的资料递给了河濑川。

“这些是如今vocal知名作者们的名单、热门同人歌手的CD，还有形态不一的初音的同人画集。我打算拿给奈奈子看看。”

或许是有兴趣吧，刚刚才做出家里蹲宣言的某歌手的房间里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在发现进展困难之后也好好准备了参考资料啊。不过……”

河濑川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说不定现在的情况比你预想的还要艰难。”

说完，就陷入了沉思。

河濑川不是那种无的放矢的人。她既然这么说了，那这次企划中肯定隐藏着什么我没有发现的危险吧。

虽然这样摸着石头过河也很有趣，但一直这样下去肯定是行不通的。

虽然我也就此做了一些谋划。

(……还不是时候吧。)

我将这些想法藏在心里，将资料放在了奈奈子的门前。

“奈奈子，我把资料放在这儿了，你什么时候想看的话……”

话没说完，奈奈子的房门敞开了一条缝，一只手抓住资料，然后很快缩了回去。

“你真要做家里蹲啊！”

不过，看来她还没有丧失干劲啊。

◇

进入暑假，已经渐渐有学生回老家了。北山公寓周边也一下子冷清了起来。

自然，打工人数也一下骤减。为此，这个时期的求职广告也一下子多了起来。

“欢、欢迎光临……”

一脸紧张挑战便利店工作的，是因为老家离得近而没有回家的斋川美乃梨。

“呜呜～好紧张啊。”

“一眼就能看出来啊。”

明明之前的打工也是接待工作，看来那些经验没有派上用场啊。

Cafe Bar·Moon Rabbits的工作毕竟还是有些危险，所以斋川找起了新的工作。斋川的家境还算不错，只靠家里的生活费也能保证衣食无忧。可她不愿无所事事，努力地寻找着新的工作岗位。

恰好我和奈奈子打工的便利店正在招工，向店里介绍之后，斋川接着就被录用了。

“前辈真的是帮了我太多太多了。”

“没事啦。”

“不过，一码归一码，所以……”

“别堵我话头啊……”

说实话，我确实有这个打算。

终究，斋川还是没有应下画师的差使。

“奈奈子，你能过来照看一下斋川吗？”

奈奈子从油锅里取出炸物，说道：

“我现在还是个家里蹲，请不要和我说话。”

“你那个设定还要继续吗？”

奈奈子完全闹起别扭来了。

“这是工作，请你负起责任来，家里蹲前辈。”

“别叫我家里蹲前辈啦！”

奈奈子呕着气走了过来。

“收款机的用法已经知道了吗？”

“是，刚才店长和桥场前辈已经教过了。”

“嗯，那下次有客人来时你就试试收款吧。”

“是。”

斋川生疏地操作着机器，而奈奈子站在一旁认真地指导。

和前几天时孩子气的撒娇耍赖不同，现在的奈奈子看上去就是一个温柔的前辈。

“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看来斋川总算熟悉了机器的用法，她朝奈奈子深深鞠了一躬。

奈奈子随意回了一句“没事啦~”，回到了休息室。

“虽然还是有些生疏，但美乃梨很认真，应该很快就能记住吧。”

“辛苦啦，很帅气哦。”

斋川毕竟是一丝不苟的性格，收款应该是不会犯错吧。

“虽然我现在还在做家里蹲，但有好好看资料和听歌哦……”

似乎是有些害羞，奈奈子小声嘟囔道。

“这样啊，辛苦了。”

虽然奈奈子会抱怨，但该做的事还是有好好去做。

“有什么感想吗？”

“还不是很懂，但多少有些吧……果然我还是更习惯普普通通的作曲唱歌。”

是指vocal吧。奈奈子自己就很擅长唱歌，会这么想也很正常。

“不过。”

奈奈子话锋一转。

“即使不会唱歌、抑或是讨厌唱歌的人，也能通过vocal做出曲子，真的很厉害啊。”

没错，这正是vocal能够大火的原因。

总有一天，这个热潮甚至会席卷整个音乐业界……原来，过去的奈奈子是这么想的啊。

“总之，我会再努力试试的。恭也你就再多陪陪我吧。”

“当然，乐意效劳。”

事情不会顺利早在我的预料之内。不过，看到奈奈子能够这样百折不挠，我也感觉放心了。

今天下班后再和她聊聊吧……我这么想。

“呀，对不起！”

“我忘记放进去了，真的是万分抱歉！”

似乎是斋川忘了把冰淇淋的勺子放进去了。

“只是件小事啊，太好了。”

“同感……”

由于斋川真心诚意地道歉，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真、真的是很对不起。”

看着惶恐地不断低头的斋川，客人也笑着原谅了她，而且还为她的工作加油鼓劲。

干得还真不错啊。

“太好了，看来斋川已经走出阴影了，奈奈……”

我看向身旁，奈奈子正一脸严肃地看向斋川。

不像是在守护后辈的样子。怎么说呢，有点像是盯着猎物的猎豹，空气中充满了紧张感。

“那、那个，奈奈子？”

我再次向她搭话。

奈奈子冷静地说道：

“真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啊，简直堪称完美。”

“哎？”

“果然……那孩子生来就拥有魅惑众生的才能。真好啊……我能不能变得像她一样啊……”

“别佩服这种事啊……”

对于奈奈子这种干净利落的人来说，那或许是一种十分难得的能力吧。

◇

下班后，我和奈奈子回到家继续工作。

“好，我现在要开始写歌了，你要是觉得哪里不合适就直说吧。”

“嗯，我知道了。”

奈奈子点了点头，熟练的操作起音乐音序器。

经过《春空》的制作，奈奈子的工作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果然，实战能够让一个人迅速成长。

“你听听这个。”

“嗯。”

我从头听起了奈奈子刚刚写完的段落。这些段落，有的得以保留，有的则被奈奈子无情删除了。

这在我看来十分可惜。不过，有舍才会有得吧。

“我不会留情的。这都是为了创作出崭新的优秀曲子。”

“你真的变强了啊……奈奈子。”

“毕竟我的教练是个魔鬼嘛。”

奈奈子呵呵地笑了，手上的作业却没有停下。

看上去十分乐在其中。

在不断调试的过程中，突然，奈奈子开口问道：

“还是没能说服小美乃梨吗？”

“嗯，她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这样啊，不过，一开始都是这样。我一开始的时候也很害羞啊。”

“说起来，奈奈子刚刚上传动画的时候很不情愿啊。”

“是啊！可是恭也一定要叫我上传……真是的。”

抱歉抱歉，我笑呵呵地向她道歉。

“不过，现在你庆幸当时上传了吧？”

奈奈子脸红了一下。

“……嗯。没想到会收到那么多人的回应。要是没有这件事的话，我肯定没有勇气在人前唱歌，也肯定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奈奈子的眼睛泛着光。一直都对自己的才能视而不见的她，现在已经是一名自信的歌手了。

虽然口头上不停抱怨，但奈奈子果然很坚强。

无论经历多少失败，也依然相信总有一天会取得成功。我认为，这是成为一名优秀创作者必需的特质。

“那就再努力一下吧。”

奈奈子伸了个懒腰，再次看向屏幕。

长短不一的直柱组成音波，联结在一起，简直就像在绘制一幅精美的图画。

（啊……）

虽然不想打扰奈奈子工作，但我现在产生了强烈的拍手叫好的欲望。

是啊。奈奈子的这副样子，这种坐在桌前埋头创作的感觉，我之前有在哪里见过。明明是不可能忘记的，却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迟迟没能想起。

可是现在，我终于想起来了。在同样昏暗的静谧房间里，只有创作的声音不时响起。

“嗯，今天就到这好了……咦，恭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不，应该说是问题终于找到眉目，开始陷入沉思了吧。”

奈奈子若有所思地歪了歪头。

◇

翌日。我下定决心，敲响了房门。

“斋川，你现在有空吗？”

我要继续劝诱斋川。

“……是没事啦，不过我不会同意哦。”

一上来就拒绝，她还真是顽固啊。

“我今天主要不是来劝你的，是有话想对你说。”

“话？”

“嗯。我不会逼你加入的，你能出来一下吗？”

5分钟后，斋川终于走出了房门。

“我先说好……”

“不会劝你啦。”

隔着桌子，我坐在斋川的对面。

在做出不进行劝诱的保证后，我开始了今天的谈话。

“斋川你喜欢画画吧？”

“是，我很喜欢。”

“可是，不想让别人看你的画，对吗？”

“是……”

这个回答显得有些怯懦。

“不过，你总有一天想要以画画为生吧？”

这次，斋川没有回答，而是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我也明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可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勇气把自己的画拿给陌生人看。”

说完，她叹了口气。

“我一想到别人会看我的画就觉得恐怖。单纯画给自己看的话还不要紧，但一想到别人会对我的画指指点点……我就无法下笔了。”

她向我道了一句歉。

“前辈帮了我那么多忙。我也很想回报你，但是一扯上画，我就没办法了。”

她一直以来都是只为自己而画的。当意识到他人的目光后，便开始无所适从，我完全能够理解。

可是，她要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以画画为生也不过是句空话。

“跟我来。”

我走向自己的房间。

坐在电脑前，我打开以前游戏制作的文件夹。

“你从志贵那里，看了多少《春空》的画？”

“大概是20幅原画吧。怎么了吗？”

我点点头，将鼠标移向“原画初稿”文件夹。

“虽然已经取得了志贵的许可，但这毕竟是特别的东西。你能保证不泄露给别人吗？”

“我、我保证……”

斋川紧张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你打开这个文件夹。”

接过我手中的鼠标，斋川打开了文件夹。

“哎，这是……”

文件夹打开的瞬间，斋川吃了一惊。

无数的绘画原稿。这些画像，当然就是游戏原画的初稿。其中有的已经上色，有的是单色的铅笔画，种类繁多，但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是同一张画啊……”

“啊，是的。”

虽然构图上略有差异，人物也有大小的区别，但所有的这些，都是《事件16》这同一幅画。

“有的已经进入阴影和上色阶段了，却还是打回重画了两次。全部加起来……这幅画一共重画了百次以上。”

“百、百次以上吗！！”

斋川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然后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

“桥场前辈，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原来是个恶鬼啊……”

“恶鬼？”

“难道不是吗？让亚贵前辈重画百次以上，一般人能够……”

看着我的表情，斋川终于察觉到了。她沉默了一会，难以置信般的说道：

“难道说这些都是……”

我点点头。

“和你想的一样，这都是志贵自己决定的。”

理由有多种多样，其中有很多连我都弄不明白。不过，改后的原画，每一张都会比之前的有所提高。

“志贵从来都不在意别人的评价，她一直都是以自己的感觉为价值标准的。”

“自己吗……”

斋川看着这无数的初稿，陷入了沉默。

“没错，志贵一直都是在和自己战斗。”

我站起身。

“我还有一样东西给你看。”

我带着斋川走出房间，转动了旁边房间的门把手。

“喂，前辈，这里不是亚贵前辈的房间吗……！”

“志贵同意了的，别担心。”

我朝斋川招了招手，透过门缝，我们看向志贵的房间。

昏暗的房间里，只有电脑屏幕亮着。

“亚、亚贵前辈……”

斋川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声音。

沉着的画笔声。细微的呼吸声。时间缓缓转动，屏幕上的画也渐渐成型。可是，眼看画就要完成了，志贵却毫不犹豫地将那幅画删掉，重新画了起来。

“为什么，明明就快画完了。”

“对志贵来说，那根本不重要。”

就算在别人看来那是十分精致的原画，但只要她受不了，那张画就一文不值。

我静静地关上了志贵的房门。

我们一起走下楼梯，途中，我再次对她说道：

“想要成为职业人士的话，他人的评价当然也很重要。从这个层面来说，志贵现在还没达到职业的标准。”

现在的志贵，还没有学会如何吸取他人的意见。

“不过，志贵却早已有了作为画师而言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也希望她能够走得更远。”

“前辈说的重要的事……就是和自己战斗吗？”

我点了点头。

“是的。只要能够做到这点，就一定能做出优秀的作品。”

不论是志贵，还是奈奈子，正因为她们能够自我否定，我才能信赖她们，与她们在创作道路上携手同行。

斋川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她慢慢走下楼梯，静静地问：

“亚贵前辈，好厉害啊……”

回到客厅，我们再次隔着桌子相对而坐。

“之前你来部活动室的时候，我对你说过，我想和你一起创作对吧。”

“是的……”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斋川看向半空，回忆起当时的事。

“我一直以来都是只为自己而画画的，但是这个人为什么要我和他一起创作呢？”

我微微颔首。

“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啊……”

似乎终于理解了似的，斋川轻轻点了点头。

“的确，只要和我们一起创作的话，你的画肯定会被别人看到吧。但这不过是结果罢了。在现阶段，我们不用在意任何人的目光。我只是希望斋川你将你自己中意的画提供给我们罢了。即便是这样……也不愿意吗？”

我向着她低下了头。

“你的画对我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屋内的时钟静静地响着。斋川迟迟没有说话。

外面经过的摩托噪音很大，大概是改造过了吧。嘈杂的引擎声快速接近，然后又迅速远去了。

“那个，前辈……请把头抬起来。”

斋川畏缩地说道。我抬起头。

“唉……”

斋川叹了口气，不高兴似的鼓起了脸。

“前辈果然就是个恶鬼。”

她苦笑道：

“明明说好了不会劝诱我的，结果全程都是在劝我不是吗？”

像是在说她很不情愿似的。

“或许是这样吧，不过……”

我直率地看向斋川。

“我不会逼迫没有意愿的人。斋川你也只是想要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不是吗？”

她对志贵的画和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差的，只是临门一脚罢了。

所以，我才会向她提出邀请。

“那个……”

斋川害羞地垂下了头。

“你说得对，对不起……”

然后，她就忍不住笑了出来。奈奈子也是这样，这个家里净是些不直率的孩子啊。

“那我就重新邀请一次……能请你加入北山组△吗？”

斋川用力地点了点头。

“小女子不才，从今往后还请多多指教。”

这次露出的不是苦笑，而是率真的笑容。

“我也想像亚贵前辈一样，和自己认真地战斗一次。”

“好，那就开始进行企划说明吧。”



我拿着资料，向新任画师介绍了起来。

◇

就这样，北山组△终于站到了起跑线上。

斋川认真起来之后，我们的进度也一下变快了。她很好地理解了我的指示，创作出一个个新的原创初音人设。

“还是等音乐完成之后再做比较好吧。”

“不，要先让你熟悉工作，你只要按你想的去画就好了。”

要是和专业画师合作的话，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但斋川毕竟没有经验。为了让她尽快熟悉，我建议她先尽可能地多画一些。

“嗯……还是不行……嗯嗯……”

而苦恼的作曲家，还是没有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我尽可能多地陪在奈奈子身边，并努力解答她的疑惑……但是，看来她还没有什么好的灵感。

志贵也越来越多地窝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我回来了~啊，累坏了……”

虽然不会去打探九路田组的事情，可我还是会用心地与志贵进行交流。

“欢迎回家。饭已经做好了哦。”

“谢谢~是筑前煮，我好高兴。”

在客厅的坐垫上落座后，志贵叹了口气。

“看上去很累啊。今天还是商讨会吗？”

“嗯，还是九路田君的独角戏哦~”

九路田的商讨和别人的不同，他会给组员们下发资料，然后对照PPT热情述说自己的理念。

要是再早活几年的话，他肯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风投公司社长吧。可是，要是说他让人喘不过气的话——

“十分地便于理解，我也燃起来了~”

志贵给予了他相当的好评，看来九路田并不是在独舞啊。

（他是不是换了风格……还是说，这才是他的本性呢？）

不过，他和我想的一样，太好了。

他是一个为了创作不惜一切手段的人。即便是那会造成悲剧的发生，他也会义无反顾。

希望志贵能在那学到新的风格吧……

房门打开，斋川小步跑了出来。

“小美乃梨，我回来了。有乖乖的吗？”

“有哦，我一直都很乖~！”

斋川抱了上去，志贵温柔地摸着斋川的头。

真是温馨的场面……

“对不起，虽然有些急，我还想让前辈看看我的画……”

“没问题~”

斋川将自己的画在桌上一一铺开。

斋川的问题基本都集中在有些细节上。可不论什么问题，志贵都认真地回答了她。

“小美乃梨已经很习惯电脑绘画了啊。”

“哇、哇，我好高兴……！”

的确，正如志贵所说，斋川进步很快。

原本，斋川对电脑绘画并不熟悉。涂色全靠自学，勾线也很粗糙。如今，她的色彩变得很有层次感，而且还学会了自己贴网点。

斋川在素材运用上十分大胆，成品也很有趣。在这个时代，像她这种风格的人还很少，肯定能吸引大众的目光吧。

“这都多亏亚贵前辈给了我很多建议。”

受到志贵的夸奖，让斋川感到有些惶恐。

“虽然和我的画风不合，但小美乃梨的画十分帅气哦~”

她们两人相互影响，然后共同进步。这正是我当初的计划。

虽然现在主要是志贵在影响斋川，但日后相反的情况也会慢慢增加吧。我不禁有些期待起来。

◇

晚饭后，奈奈子打开了厨房的柜子。

“咦，酱油已经用完了吗？”

“哎，已经没了吗？其他东西呢？”

“味淋、色拉油……还有厨房用纸也没了。”

“厨房用纸我应该才刚刚买过啊……”

说完，我看向身旁，志贵抱歉地举起了手。

“……我又把水洒出来了。”

我苦笑了一声。

“那我去趟超市。”

“谢谢，那就拜托你喽。我把缺的东西记一下。”

奈奈子检查了一下厨房的物资，将缺的东西记在便条上递给了我。

“啊，我也要帮忙，带我一起去吧~”

“那怎么行，还是我去吧……”

斋川刚要起身，志贵就止住了她。

“厨房用纸是我用完的，应该我去啦……！”

怀着这份谜之责任感，志贵斩钉截铁地说道。

进入7月后半，天已经热得让人有些受不了了。

今天因为有风所以要稍好一点，平常的话只要一出门就会汗流不止。

“天热起来了啊~”

志贵用手扇着风，走在我的旁边。

“好不容易赚了一笔钱，要在客厅安一个空调吗？”

公寓里没有安装空调。所以，大家反复商量过，要不要一起凑钱买一台空调。

可是，空调毕竟还是太贵了，所以大家一直以来都是开窗、开风扇，受不了了就跑到咖啡厅避暑，也就忍耐了下来。提议也就被无限期搁置了。

“嗯，不过不知道以后会发什么，还是先存着吧。”

“也是啊……”

提议又被搁置了起来。

贯之留下的钱，我们都没有去碰。不如说，大家基本都没有去花各自分到的钱。

将钱留下以备不时之需，对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

走在河边的小路上，志贵开口说道：

“恭也君，今天似乎有心事啊。”

“哎……不，没有啦。”

“有哦。就是在我提到九路田君的时候。”

虽然语气和氛围都很轻松，但志贵的话却一语中的，真是敏锐啊。

在那个未来，虽然不可能，可万一我要是出轨了的话……会发生怎样恐怖的事呢，单是想想，我就有些颤抖了。

“是，稍微有点……”

“哼哼，我猜对了。”

志贵露出了恶作剧的微笑。

“确实，九路田君和恭也君完全不同，是个想法很有趣的人。每天都很有新鲜感。可是……”

志贵认真地看着我。

“因为恭也君告诉了我，我才会发现这些。要是恭也君不说的话，也就不会有这些发现了。”

“志贵……”

我好想抱着眼前的她大哭一场。

心中的不安不断涌出，想要得到她的安慰。

可是，我不能这么做。绝对不能。志贵也是，怀着无所适从的焦虑，才会和大家分开进行新的挑战的。

“明明去年大家还都在一起拍电影，今年却大不一样了啊。”

志贵静静地说道。

“嗯。”

贯之走了，志贵也加入了别的队伍。

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我一直都为此感到不安。

似乎是察觉到我的不安。

“恭也君。”

“嗯……？哎，志贵，那个……”

志贵绕到我的身前，抱住了我。

将头贴在我的胸前。

“为我们想了很多哪，恭也君。”

“呜……”

“我相信你。所以，不要担心。”

像是要让我安心似的，身后的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感受着腹部她的呼吸，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化掉了。

“啊……啊啊……”

我的眼角浮出泪花，我连忙甩了甩头，不让志贵看见。

闷热的夜晚，两个人的身体也都很热。

可是，志贵的拥抱是如此舒适，让我不想分开。

我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却怎么也想不出来，要是边想边说的话，我肯定会瞬间崩溃吧。

所以。

“谢谢你，志贵。”

不论是未来还是过去，我向她献上不变的谢意。



◇

3天后。小组例行会议上，奈奈子双目充血地出现了。

头不断地向下垂，明显是睡眠不足。

“抱歉……我没能做到……”

倒了下去。

“我想靠努力想出个好点子……却还是失败了……”

奈奈子十分失落。

重新思考新的风格。说起来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就难了。而且，奈奈子还保留着制作游戏时的思考习惯。

（虽然不想承认……但应该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吧。）

给她提供样曲，然后让奈奈子仿照着进行创作。

分析现有的曲子可以学到知识，并不是什么坏事。世间许多人也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可是，我们现在却要让奈奈子摆脱模仿，超越以前的作品。虽然和志贵、斋川不同，但这同样也是与自己的战斗。

“噢，不要在意啦！吃饱饭睡一觉，肯定会想出好曲子的！”

“谢谢你，火川~但是我想要先死一下~”

发出像僵尸一样的呻吟声，奈奈子直直地趴倒在地板上。

不过，奈奈子并没有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悲观。失落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很快就能再次振作吧。

可是，我却从中感到了危险。要是这种不顺持续时间过长的话，奈奈子必然会陷入一个大的低谷。考虑到奈奈子的创作经历，一旦陷入低谷，再想爬起来恐怕就难了。

虽然奈奈子很有热情，可热情总会有冷却的一天。

（该我出手了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确定下动画的主题才行。只要明确了要做的事，奈奈子就能获得更多提示，作业的精度也会提高。

可是，我现在却没有什么好的主意。要是不快点决定下来的话，不只是奈奈子，连斋川也会受到影响吧。

“桥场，没事吧？你脸色很糟哦……”

看来我的忧虑表现到了脸上，让河濑川担心了。

“没事，我已经决定好了。”

终于，各种各样的要素都聚集到了一起。不论是我们欠缺的，还是我们求取的。

“我一定会做到的。”

我静静地再次下定决心。

第5章 我的思虑

大艺大名产艺坂，平时的话上下都还比较轻松，可一旦遭遇寒暑雨雪，就会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

而今天恰好下雨了。瓢泼大雨中，伞也只是聊胜于无。我登上艺坂，前往研究室。

“就算没有电梯，至少也装个顶棚吧……”

“嘿嘿，还真巧啊，桥场。”

“九路田啊……”

这还是我们争吵之后的初遇。

他没有打伞，披着一件雨披，代表性的纤长手脚都包裹其中，看起来有些诡异。

“志贵没告诉我你们组里的事。还顺利吗？”

九路田哈哈大笑起来，爽朗的想夏日的天空。

“太棒了……志野真是……太棒了！”

志贵不只几乎完美地理解了他的说明，而且还能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意见，这给了九路田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志野是个天才。我提出一个方案之后，她就会接着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就像是在下一场永远都赢不了的将棋一样……每一次交锋都让我捏一把汗……感到兴奋不已……！”

九路田从沉醉中清醒过来，结束了话题。

“嘿嘿，就像我之前说的，应该能做出最棒的作品。”

“那真是太好了。我也有干劲了。”

“现在是靠别人给自己鼓劲的时候吗？无所谓了，反正不干我的事。”

他垂下了眼眸。

“不论是我还是你，我们都还没有空去管别人的闲事。”

“……”

“人生如朝露。我们这一生不过也就能做一两件事罢了。”

九路田淡淡地说。

我没有回答，但他的话却深深触动了我。

因为贪婪，我失去了太多了。

“说多了。再见啦。”

他本来不想说这么严肃的话题吧，九路田头也不回地走下了坂道，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我伫立雨中。

“我什么都不会放弃的。”

我早已做好了觉悟。接下来不过是努力“做到”罢了。

◇

说真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完成第一阶段。

奈奈子现在依然处在创作的低谷。一直窝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不出曲子。斋川倒是还在不断摸索初音的各种新形象。

不过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必须要尽快决定主题才行。所以我和河濑川每天都在为动画的主题而烦恼着……不过，一直都没有什么好的创意。

“该怎么办才好呢……”

在美研的活动室里，我吹着电风扇，不断地苦恼着。上午的雨在傍晚时终于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延绵不绝的酷暑。

“阿桥啊，别在部活动室里一直苦着个脸好不好？我这边都开始烦闷起来了。不过今天还真是热啊。”

桐生前辈向我抱怨起来，你还真烦哎。

“没什么吧，我也会感到苦恼啊。确实好热。”

“你一直都是一副苦恼的样子啦。好热好热。”

是这样吗？不过想想看，我的烦恼好像确实还蛮多的。

不过，比起这种烦闷的事，我现在更关心室内的闷热。

“为了缓解这份炎热，我想在部里添置一台空调！”

桐生前辈猛地站了起来。

“可是，该死的学生科！竟然说要是某个社团用电量过大就太不公平了，所以不允许添置空调！那我就赌上自己的身体，用我的中暑给学校好看，你们就觉悟吧！”

社团大楼属于学校的设施，所以楼内的电费也都是学校负责的。的确，要是偏向某个社团的话是有些问题。

不过，添置空调也是我们全体成员的一致心声。

“我们去吃冰淇淋吧，当然，是桐生前辈请客！”

“你啊！前辈必须请客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老黄历啦！！”

这么热的话，冰淇淋也于事无补吧。

“说起来，柿原前辈怎么没有去舞蹈队的合宿啊？”

杉本前辈用扇子扇着风，问倒在榻榻米上的某位疲惫舞者。

“啊，听说是发起人找到女朋友，自己出去玩了。因为没人组织，所以今年就不搞了。”

“女朋友！那家伙真是该死啊！”

桐生前辈勃然动怒。你不是也已经有樋山前辈了吗？

“真可惜啊。疗养所的温泉和白滨的大海，现在可是最好的时候。”

“是啊。要不要找两三个人一起去呢？”

对啊，可以去疗养所啊。

我们去年夏天拍摄的时候好像也去过。那里价格还蛮实惠的，而且也很有旅行的感觉。

“哎，你们在说什么，疗养所？”

竟然是桐生前辈。

“哎，桐生前辈不知道吗？咱们学校在白滨运营的设施，住宿价格实惠，而且还有大海和温泉。”

刚说到这。

“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啊！！”

桐生前辈站到了桌上。

“也不用那么激动吧。”

“对啊，这里可是大阪啊，到海边玩什么的很普通吧。”

是的，先不论某些平原县，大阪还是有海的。而且，光是学校附近就有不少海水浴场和沙滩。

对大艺大的学生而言，这可以说是常识了。

“你们……根本就不懂写真学科学生的痛苦！”

两手朝天，桐生前辈声泪俱下地控诉了起来。

“我给你们说，说起写真学科，自然就是写真旅行，要去上高地啊！因为是男女共同行动，说不定你们会对此产生什么期待！可是！那根本就不存在！冬天的上高地简直要冷死了，冰上都能走人了！可以凿冰洞钓西太公鱼哦！大家都冷得要死根本就没心思谈恋爱啦！所有人都在努力求生！人手那么冷，与其和帅哥手牵手，还不如抱几个怀炉！最后WHITE ALBUM上也只有一片空白啦！”

“……去。”

“哎？”

“我想去！白滨！温泉！海水浴！我的人生就缺少这些东西！我求你们啦，旅费我会用部费解决的，就让可怜的我过一个美好的暑假吧！”

桐生孝史，24岁，在桌上下跪了。

“……怎么办？”

“看起来挺可怜的……”

之后，我们说服了樋山前辈，终于让她同意了我们带桐生前辈去白滨玩的计划。

◇

“太好了！白滨！海水浴！大学生活万岁！”

电车刚一到站，某位最年长的24岁男子就率先冲了出去。

“真丢人……明明都已经毕业了……”

身后，樋山前辈深深地叹了口气。

“毕竟他没来过嘛。”

“长久以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不是很好吗？”

男性阵营则是比较同情桐生前辈的遭遇。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啦。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的。”

樋山前辈断言，把我们叫到旁边悄悄说道：

“记住哦。不要给那家伙相机。不要让他接近女生。要是他突然喊：‘我有一个好主意！’就赶紧堵住他的嘴。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记住了？”

“是、是……”

确实，要是对桐生前辈放置不管的话，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真是好久没来海边了~小美乃梨呢？”

“我、我上次来海边还是高二时候的事了……！”

志贵和斋川看上去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

本来我还有些担心斋川，但看样子应该不要紧吧。

“我们也过来合适吗……”

“都叫你们来了，就痛痛快快地玩一场吧。”

熟识的奈奈子和河瀬川也在同行之列。

“连我被邀请了真的好吗，桥场？”

“没事啦，火川，开始就决定是要大家一起参加的。”

最终，部里决定邀请参与了斋川事件的全员一起参加这次慰问会。

从白滨站到海边还有一定的路程。

所以，中间还有乘坐一次公交。在车上，桐生前辈就已经兴奋到不能自己了。

“蓝天！阿桥你看！天是蓝的！是不是很棒！这种恰到好处的晴朗天气，全都是因为我平时的德行啊！”

“嗯，是啊，是啊。”

“哇！哇！我要去借橡胶船！还要借游泳圈！啊，对了，我有个好主意♪”

美研的男生3人组马上就冲了上去。

“桐生前辈，快看，那里有牡蛎小屋！”

“哎，真的吗！？等会我要去吃！”

“到了之后要做哪些事啊？搭遮阳伞？部长能不能教教我们啊~”

“交给我吧！我会制定一个完美计划的！”

看来桐生前辈已经忘记那个“好主意”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因为天气热，桐生前辈好不容易老实下来了。”

“结果现在却变得比以前更吵了啊。”

“就像是磕了药似的。”

“大家辛苦了。不只是周围的人，我们也得好好关注一下组里的女生才行啊……”

我看向公交后面。

女生们看着窗外，开心地聊着天。包括樋山前辈在内，即便是客观地说，也是一群可爱的女生。

而桐生前辈即将看到她们的泳装。他和樋山前辈是老相识了，说不定之前也见过，但是2年级和1年级的就危险了……

“得加倍小心啊……”

“是啊……”

为了保护好珍贵的新人及各位女生，我们定下了秘密的誓约。

◇

话说回来。

“耶，是大海！我是第一……！！”

到了海边，一换好衣服，某位24岁的研究生就戴着泳圈和潜水镜冲进了大海。

没有表现出对女生泳装一丝一毫的兴趣，笔直的突进。

“好棒，海水好温暖！阳光好晒！夏天就是要这样啊！你们也快来看啊！！”

“噢！部长兴致真高啊！我也来了！！”

“噢，火川快来，我们来远游吧，先来那座岛的就算赢！”

桐生前辈和火川这对热血少年很快便开始挥洒青春的汗水了。

相反，美研3人组则是完全愣住了。

“还真是意外的表现啊……”

“该怎么说，是夏天的大海把前辈净化了吧。”

“桐生前辈肯定是比我们想的更加喜欢大海吧。”

同时，我们也生出一种怀疑部长的愧疚感。

“我本以为那家伙内在是个中学生，还担心他会调戏女生，原来是小学生啊……错怪他了……”

樋山前辈温柔地守望着在海水里扑腾的桐生前辈。的确，那副兴奋的样子只能说是小学生了吧。

“不过，这样就能安心了……让她们暴露在中学生面前的话就危险了……”

说着，我看向换上泳装的女生们。

“睽违一年的大海~好蓝啊~”

志贵的胸部倒是还和一年前一样丰满。

“人、人好多啊……大概有我们家那边的10倍吧……”

斋川胸部虽然要小一些，但身材同样十分标志。

“大家要好好抹防晒油哦。等会晒得全身通红可就不好了~”

然后是胸部大小和露出度都独拔头筹的奈奈子。

“还得去借遮阳伞才行啊。”

白皙纤细的河濑川。

要是把这群人丢到中学生中间的话，一定很恐怖吧。

樋山前辈不住地点头。

“哎呀，我去年学园祭时候就想了，美研的女生质量真高啊。”

所言极是。

“好，去借遮阳伞吧，要决定去游泳的人和留守的人喽。”

“了解~”

◇

就这样，平平无奇的假日拉开了序幕。

桐生前辈脚抽筋引起了骚动；桐生前辈的胳膊被扭到一个诡异的方向陷入了昏迷；桐生前辈说自己被水母蛰了，便在大家面前脱起了泳裤，然后被樋山前辈狠揍了一顿。这是假日的前半场。

午休结束，进入后半场。

“咦？阿桥不来吗？”

我对要前往岩滩的男生组说：

“我留下看行李，你们去玩吧。”

玩过沙滩排球之后，我实在是有些玩不动了。

志贵伸了个懒腰，胸部也随之晃动起来。

“我要去。小美乃梨呢？”

“啊，我也要去！”

对最喜欢志贵的斋川来说是当然的回答。

“你们俩去的话，那我也去好了。小奈奈子呢？”

樋山前辈问道。

“我、我留下好了。有点担心行李……”

奈奈子偷偷瞄了瞄这里。

（有话要对我说吗……啊！）

我瞬间想了起来。

（难道说是“那件事”吗……）

两人独处，话题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开始聊起“天气还真热啊”这种寒暄的话题，渐渐地，无言的沉默降临在两人中间，接着，就会抛出那个话题吧……

(该、该怎么办？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我自顾自地生出了危机感。

“我也留下。我想在阴凉处休息一下。”

“哎？”

河濑川也举手加入了留守组。说实话，这真是上天眷顾。这样就能避免话题走向奇怪的方向了。

“咦，英子也留下吗……？”

“你俩这是什么表情啊……”

看着松了口气的我和一脸不爽的奈奈子，河濑川的脸上布满了问号。

“好，我们出发吧！”

不去管奇怪的我们，在小学男生的带领下，洞窟探险队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夏日的阳光熠熠生辉。为了躲避灼人的阳光，我们三人钻到了遮阳伞的下面。

右边是奈奈子，左边是河濑川，我则被夹在了两个女生的中间。

“我说，恭也……”

“什、什么事啊，奈奈子？”

奈奈子突然向我搭话，让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曲子一直做不出来，对不起啊。你等了很久了吧？”

太好了。是风平浪静的平淡话题。

不，这样想很失礼吧。这对奈奈子来说是很严肃的话题。

“别在意。怪就怪我没有提出明确的主题吧。别放在心上。”

“谢谢……嘿嘿，我就知道恭也会这么回答。是不是有点耍诈了？”

奈奈子吐了吐舌头，害羞地笑了。

(哇、哇，好可爱……)

奈奈子表现得十分平常，我却被她一个不经意的动作迷得神魂颠倒了。

(果然，奈奈子很过意不去吧。)

哪怕是为了不让她继续不安下去，我也得下定决心才行。不论是什么。

说起来，不论是奈奈子还是河瀬川，都是十分可爱的女孩，这里还真是个无比幸福的空间。不过身处其间的我却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这里……意外地很难动弹啊，静不下心来。)

最大的遮阳伞已经被借走了，所以我们只能借了一个中号的。三个人都坐在下面就显得有些挤了，所以难免三个人会贴到一起。

“桥场，你就不能再往那儿一点吗？”

正在看文库本的河瀬川往我这边挤了挤。

“不、不行啦。那样我就和奈奈子贴到一起了。”

我的说法是不是有点怪？

“是、是啊，英子。要是恭也再往这儿来的话，就、就要贴到一起了。”

奈奈子一下子慌张了起来。我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这种容易招来修罗场的言行啊……真的……

“哼，我知道了。”

河瀬川冷静地听完了奈奈子的话。

“那只要我和桥场贴到一起就行了吧。”

说完。

河瀬川的身体便靠到了我的左侧身上。

“哎，哎，河瀬川小姐……？”

“英子，你、你……”

我不自觉地改成了敬语，奈奈子也哑口无言了。

“这里这么窄，也是没办法吧。而且……”

河瀬川瞥了奈奈子一眼。

“某个没骨气的人放弃了这个机会，所以才被我抓住了啊。”

呜、哇——河瀬川，那句话不能说吧！？对河瀬川留下感到庆幸的我是不是太天真了！？

“呜，呜呜，哇啊啊啊啊！”

遭遇河瀬川时速160km的内角直球，奈奈子无可奈何地抱头大喊起来。

“……好！”

奈奈子一下子认真了起来。

“恭也。”

“是、是……”

“我也要贴过来。可以吧？”

如此说道。

“哇啊啊啊！”

没有一点征求我意见的意思，奈奈子抱住我的右臂，贴了上来。

这并非河濑川那种微微贴上的等级。要是把紧密程度从1到10分级的话，这很明显是10级。

“奈、奈奈子，奈奈子！？”

“……别叫我的名字，反应过来可是很害羞的。”

奈奈子的脸变得通红，呼吸也开始凌乱起来，连我也害羞起来了……

“真好啊。大家一起幸福地在伞下乘凉。”

河濑川依旧靠在我身上，淡定地说道。

“……河濑川小姐，你想干什么啊？”

我小声发出控诉。

“你自作自受，自己想办法吧。”



“怎么这样！”

制作之外这个女人还真是一点都不温柔啊！

“恭也……”

“怎怎、怎么啦奈奈子？”

“你讨厌……我这么做吗？”

哎，哎！别这样问我啦！

我放弃了回答，就这样吧。不过，要是谁知道眼下这幅情形要怎么处理的话，请务必告诉我，师父，我给您磕头了！

（关于这点，就算我去过10年后，也依然毫无办法啊……）

◇

不久之后，大家都回来了。河瀬川说：“再不分开一会儿就麻烦了哦。”奈奈子这才放开了我。

不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云里雾里的，一看到奈奈子就会回想起刚刚的触感，羞得完全说不出话来。

洗完海水浴，大家便一起去吃饭了。

我们去了那家去年来过的海边海鲜烧烤。结果由于桐生前辈的兴致过于高涨，反而搞得大家有些兴致缺缺。

“你就别再玩这种陈年老梗啦！”

看见桐生前辈把两片扇贝放在胸前，樋生前辈狠狠地揍了他一拳。

“恭也君，海螺的里面吃不到了。”

而我眼前，有一个正和贝类艰苦战斗的少女。

“给我看看。”

我用筷子和牙签，将里面的螺肉夹了出来。

“好了，这样可以吗？”

“谢谢～不愧是恭也君。”

志贵开心地吃起了螺肉。

“呀，这个扇贝突然打开了，喂，喂，英子，该怎么办啊？”

“又不是小孩子了，真是的……”

“河、河瀬川前辈，这边的鱼也开始冒烟了。”

“真是的，我又不是你们的亲妈。”

嘴上虽然不满，河瀬川还是耐心地帮了奈奈子和斋川的忙。

看着这幅和乐融融的景象，我不禁怀念起去年的时光。

（明明才刚刚过去一年而已啊……）

我想起了去年来这家店的时候。贯之也还在摄影组里。

贯之或许是和河瀬川吵累了，跑到了我这边。

“那家伙还真顽固哎！认准了就绝不回头！”

贯之似乎也应付不了河瀬川的顽固。

“没办法啊，河瀬川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是啊。和我一样顽固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

贯之难得地因为河瀬川的事笑了。

“……进入这所大学，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啊。我很高兴。”

“为什么？”

“没想到像我这样的傻瓜还有这么多啊。”

夹了一块章鱼烧，贯之苦笑道。

“高中的时候，因为是重点高中，周围都是群死正经的人。没有一个人关心艺术。”

“说的是啊。我们当时也是这样。”

“是吧？结果到了这里才发现，大家都是一群傻瓜。肯定会高兴吧。简直就像一个言语不通的孤独异乡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村子一样。这真的是无上的喜悦。”

贯之夹起一块章鱼，随性地投入口中。

“不论是剧作家还是小说家，我都会做到的。不停地撰写故事、思考，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

说着，贯之举起了手中的乌龙茶。

“——和我身边最棒的傻瓜们一起。”

那时贯之的表情，像是在述说着自己一生的事业。本来，我们应该可以在大学里再共度剩下的三年。

可是，贯之他已经.....

“.....君？恭也君？”

我回过神来，发现志贵正一脸担心地看着我。

“你又在想什么事吗？”

“没事，只是有点困了。白天的时候太闹腾了吧。”

最近我一直让志贵担心了啊。

志贵大概已经注意到了吧，但我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

吃过饭后，我们回到酒店。疗养所里有一个小小的庭院，我们决定在院里放烟花。

“我就算了，白天玩得累了。”

河瀬川之前洗过海水浴后，又到水族馆转了一圈。疲惫的她决定待在房间里，看他们放烟花。而我也有些累了，便和她一起留在了房间。

“好，我要放降落伞了！要接住哦！！”

桐生前辈好像是永不疲惫似的，燃放起一个个烟火，尽情地欢笑。他的活力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在编辑作业的时候明明那么沉默认真啊。”

河瀬川也有些傻眼了，甚至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别看他这个样子，他可是照片能在学科内得奖的人，一般人很难理解啦。”

“说的是啊，而且我们也不好说别人，即便是你我，也肯定有他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吧。”

或许她说得没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可从这两年来看，似乎也不是那样。

相比于室外的喧闹，房间内十分安静。

就像是两个世界似的，身处这个只有我们两人的小小世界，我不禁感到有些紧张。

“——河瀬川。”

她转过身来。

她脸上的表情十分安稳。是和志贵一样，能够包容一切的温柔表情。

“怎么了？”

声音也十分温柔。

我曾经听到过这个声音。我想起在10年后分离的机场，她对我说过的话。

那时的承诺，就在现在兑现吧。

“我有事想和你商量。”

河濑川笑了。或许只是我的错觉吧。可是，她看上去似乎真的愿意包容我的一切……

“我就知道。”

河濑川轻叹了口气。

“你早就知道了啊。”

“隐隐约约啦。你愿意和我这种无聊的女人独处一室，大概就是因为这回事吧。”

这个时候不应该会产生一些桃色的想象吗？该说不愧是河濑川吗？

窗外吹来了温暖的熏风。时间慢慢推移，晴朗的天空中升上了一轮明月。

“可能会很长，我先说声对不起啦。”

“商议就是这样啦。你要说什么？”

我深吸了一口气，开口说道：

“说实话，我现在很烦恼。要是不找个人商量的话……可能会坏掉吧。”

前几天，我被担心的志贵抱住时，险些就要崩溃了。

“我想了很久，打算选择自己最后思考出的那个方案。可是，即便是到了最后，我依然感到有些迷茫。”

我和九路田的邂逅肯定是必然的。

他肯定也会有迷茫吧。可是，他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实绩，塑造出了如今的自己。

他就像是镜中的另一个我，向我展示了操控别人的后果。

所以，每次我见到他，都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负担他人的人生，口头说简单的话很简单。可是，那真的能够做到？

“这次的作品里，有一个决定性的欠缺——而关于这个欠缺，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赋予奈奈子的歌曲以生命，赋予斋川的画以色彩，最大的要素。

“可是我却没有坚持到底的信心。一旦要坚持的话……我将再次深深地介入到他人的人生。说实话，我很怕。”

我看向河濑川。她也正认真地看着我。

“所以，我想听听河濑川的意见。你认为我们这次的作品里欠缺的是什么？还有，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我首先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我在这次作品中想要呈现的内容、为此必须要做的事，当然，还有可能产生的风险。

我一直在想。一刻也没有忘记，为关键时刻而准备着。可是，现在已经到了该做的时候了吗……我不知道。

“就是这些。你……怎么想？”

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河濑川避开了我的视线。依然没有说话，沉默地看着窗外的烟花。

“看上去蛮愉快的……”

“是啊。可是……河濑川看起来不像是会和他们一起玩闹的样子啊。”

她发出苦笑。

“不是啦，没这回事。”

“哎……？”

“我也会想和大家混在一起开心地玩闹。我在一旁看着，每次都会觉得很羡慕。”

她低下头，漂亮的唇叹出一口气。

“……可是，这样快乐的时间，总会有结束的时候。不知何时就会消失不见。这世上从没有什么永恒，也不可能有。一旦开始思考这些事，就会开始害怕享受愉悦了。”

河濑川再次看向我。

“不过，我最近在想，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吧。不能因为终有一天会消失，就不去享受；正因为终有一天会消失，所以更要倍加珍惜。必须要这样想才行。”

最近的河濑川，在收到邀请时变得积极了许多。

我这才知道，原来她的心境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之后再考虑过去的事也没有意义。我们只要考虑现在该怎么做，然后采取行动就好了。不行的话就再去想办法。”

楼下依然熙熙攘攘。不知道谁点燃了一个窜地鼠，吓得奈奈子大喊大叫、跑来跑去。大家的笑声也让我感到无比愉快。

“……我说说我的想法吧。”

爆炸声响起，一朵巨大的烟花在二楼上绽放。迸射的火光照亮了河濑川白皙的皮肤。



(谢谢。)

我在心中向她道谢。

向眼前的她，也向未来的她。

◇

“真是的，都说了时间不够了，所以不能去萨法利公园了！留你一个先走？我也想那么做啊！可是把你单独留下的话，谁知道你又会做出什么事来，你在听吗！？”

白滨站，樋山前辈正在教育某个闹别扭的24岁学生。

“他还真是个小学生啊。”

柿原前辈完全傻眼了，我也对此深有同感。

“樋山前辈真可怜……”

其他的男生们早已精疲力竭地瘫倒在了候车室里，而完全超出极限的火川已经呼呼大睡了起来。

而女生们则在开心地挑选着特产。

“这个金柑馒头好像很好吃。”

河瀬川似乎完全抵抗不了甜食的诱惑。

“好哎~买回去当茶点一起吃吧。”

“遵命！马上执行！”

像是面对军官的士兵似的，斋川向奈奈子敬了个礼。

看来出来玩了一趟，两人的关系亲近了不少。

“恭也君，恭也君。”

“啊志贵，特产的话我已经买过了……哦。”

像是在说不是这件事似的，志贵摇了摇头。

“烦恼已经解决了吗？”

……啊，真是。

我完全骗不了她啊。

“嗯，虽然还没有解决……”

“是吗？”

我看着不远处两眼发光挑选着海豚吊坠、实际上很喜欢热闹的她。

“不过，我正在为了解决而努力。”

“嗯……？”

志贵歪了歪头，笑了。

“各位乘客请注意，1号线，往新大阪方向去的特急黑潮号就要开过来了。”

通知响起，我们朝站内走去。

在大家其乐融融地讨论着快乐的旅行时，我独自下定决心。

（……我绝不后悔。就按我想的做吧。）

怀着昨日河瀬川对我说的话。

◆

映像学科研究室为了方便学生拍摄和编辑，暑假期间也依然开放。不过，老师自然是不会上班的，所以研究室里一般只会遇见一两个来拿东西的学生。

当然也有例外，有的爱管闲事的老师会从早到晚待在研究室里，接受学生的咨询。对学生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

“谢谢你的金柑馒头啦。我有几个助手还挺喜欢吃这个的，一会儿我会叫上她们一起享用的。”

“太好了，我还担心老师不喜欢吃甜食呢。”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恶啦。非要说的话，只会有喜欢或者无视吧。”

这比讨厌还要过分吧。

“说吧，你找我有什么事？”

喝着自己泡的已经不热的咖啡，爱管闲事的老师的代表——加纳老师和以前一样，随意地问我。

“是件有些麻烦的事。”

“哎，你这么说，肯定是天大的麻烦事吧。”

……在她眼里，我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那我就说了。”

我从头说了起来。

我刚说了个开头，老师就露出一副嫌烦的表情。不过，据我所知，这个老师虽然讨厌麻烦事，但更喜欢“有趣的事”。大致来说，就是“虽然麻烦，但说来听听吧”。

不过今天，我能明显感到她真的感到麻烦透顶。也难怪，如果我是老师，有学生来找我咨询这种事的话，我也会嫌麻烦的。这件事就是这么麻烦。

“……我就是这么考虑的。可以请您告诉我吗？”

说完，我看向老师。

老师用手指抵着额头，陷入了沉思。

“关于学生的隐私管理，这几年变得越来越严了。我也不可能因为你找我，就简单告诉你啊。”

老师站起身，走了过来。

“这点你也明白吧？”

“……是。可是我无论如何都要知道。”

老师叹了口气，走向窗边。

“你还记得，你刚入学时我对你说的话吗……？”

“是的，印象深刻……”

映像学科每年的新生大概有130人。而最后能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屈指可数，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职业。

“并不是大家自己想要这么做的。他们是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轻微的吸鼻声。

“留下的人，能对他们说什么呢？总不能问他们，你们过得开不开心吧？所以只好再不接触，视而不见才是唯一的答案。”

说完，老师再次看向我。

“从15年前进入这所学校起，我就一直这么想……”

老师慢慢地走了过来，直直地看着我。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蛮不讲理的发言。你明知道自己触犯了学科的禁忌，还让身为教师的我将个人隐私泄露给你吗？”

“我很抱歉……”

我直率地道歉。我也知道，自己的要求很不讲道理。

“呵呵，你真厉害啊。这么有个性制作，不，这么有个性的创作者如今可是很罕见了。”

老师笑了起来。笑弯了腰，像是在苦笑。

可是，或许是我的错觉吧，老师看上去很高兴。这或许只是我的主观意识。

“绝对不能告诉别人哦。就算是那个当事人也不行。”

“是，我向您保证。”

老师的表情变得无比柔和。

像是看着恶作剧孩童的母亲一样，像是对后辈说着“真难你没办法”的前辈一样。在这个表情中，我感受到了人生经验的巨大差距。

老师静静地开口了。内容很短。

窗外照来了耀眼的光。

从早上开始，天气就不太稳定。云遮住太阳，又慢慢散去，阳光从缝隙中显出身姿，放出了万丈光芒。

终章 我的决定

会议的时间定在了傍晚，可是大家早早地就到齐了。

“桥场前辈，欢迎回来。您辛苦了。”

斋川的问候里终于没有了那丝生硬。

“咦？今天有课吗？对了，现在是暑假啊，哈哈哈！”

火川也一如既往地开着玩笑。

奈奈子依然一副没有睡好的样子。

“向大家介绍一位新成员！要是这样的话就好笑了！”

火川继续开着玩笑。

“真、真的吗？要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是名女生。”

斋川信以为真，抓起了旁边奈奈子的胳膊。

“桥场，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

河濑川还是那么冷静。

不过，我明显感到她是在推我一把。

“嗯，那我说了。”

我清了清嗓子。

“这次我们动画的主题决定了。”

大家欢呼了起来。

“耶！这样我的曲子终于能够有个方向了~！”

奈奈子开心得举起了双手。

“我也终于可以确定初音的形象了！”

斋川也攥紧了拳头，用力点了点头。

“所以，主题是什么？”

火川一副兴趣满满的样子，等待我的回答。

场面一下子安静了。我看向河濑川。她沉默着，微微点了点头。

“那我就说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想起了九路田曾说过的话。

你是恶魔，是混蛋，是为了结果可以若无其事地抛弃同伴的人。

他说的没错。完全没错。

我失去了重要的东西，每次想起，我都会对若无其事伤害他人的自己感到追悔莫及。

终于认识到这点的我，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

人生中有无数的选择，正是这一个个的选择推动了世界的运转。

在这次时间旅行中，我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将自己放在中心，想看看通过与登场人物们的交集，我会对这个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而壁橱里小山一样的便签，正是我这种利己主义的结晶。将人们看做棋子进行操弄，以期实现我“理想的世界”。

可是，那绝不是为了我的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从未来回到了现在。

九路田说过，只要是为了作品的成功，一切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只要做出了杰作，一切牺牲便都有了意义。

这也是一个答案吧。可是，在我看来，那并不是唯一解。

（这就是——我的解答的开始，九路田。）

我将通过这一手棋，重新确定路线。

为了大家都能获得幸福，我选择了这条残酷的路线。

“我重新想了想，对于动画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准确来说，不只是动画。

这个世上，一切具有时间概念的东西都是如此。

“而这，就是我们本次动画的主题。”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动画里必不可少的东西。

她给予无情冷漠的时间以色彩和可能。

“我们需要的——是故事。”

◇

夏季。酷暑。

尤其这里更是酷热难耐。盆地地形自然是其中一因，广阔的平原或许也有关系吧。

从早上起，就一直是晴空万里、流金铄石。

昨天也很热。帮工在院里除草时，稍微晒一会儿就不得不休息一段时间。他也不愿在这样的天气到外面工作吧，但毕竟有合同，也无可奈何。

想着我也可以自己除草，于是，从早上起我便一直在院子里除草。

正好也无事可做。以前的话我会把这个时间用在别的事上，可是现在已经不用了。

刚过中午，我就把草都除完了。我将杂草都塞进了垃圾袋，装了两个大袋子，将它们拿到了附近的垃圾场。现在才刚刚回来。

“哎呀，回来了吗？”

家里传来妈妈的声音。

“回来了。有事吗？”

“爸爸说，明天和老师有个聚会，让你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去拜访一下。”

“……嗯，我知道了。”

说着，我呼了口气，摇了摇头。

骄阳凌空。

大阪的夏天很热，可埼玉的夏天也不差。而且很闷。虽然温度没什么区别，可在湿度方面还是这里更胜一筹吧。

“又想起来了。”

摇头。再摇头。

我明明决心不再想那时的事了，可还是会不时想起。毕竟才刚过去三个月，这也是难免的吧。

“妈，我出去一下。傍晚前就回来。”

我用家里能听见的声音大声喊，朝车库走去。

我骑上在大阪买的摩托，点燃引擎。

我本来想把这台摩托留在那里的。这里面充满了不堪的回忆，让我不想想起。

“……最终，还是带回来了啊。”

我没能舍弃那时的一切。

我对那段时间充满了留恋。还真是没用啊。

“要去哪呢……我也无处可去吧。”

总之，先去高中吧。

我家周边都是些农田。川越，地如其名，一渡过河，风景便为之一变。这边是田园风光，那边则是住宅和商业区。

小时候，由于家离学校远，我很不高兴。我尤其讨厌有人接送我上下学，这使得我从未有过和朋友一起玩耍的自由。

初中和高中，都是市内首屈一指的重点学校。

初中的事我已经不太记得了。高中也一样。唯一一个亲近的前辈，也因为种种原因断了联系。

“过得还好吗……前辈？”

通过前辈，我知道了一家居酒屋。在这里，我遇见了许多有趣的人。

在著名国立大学毕业后，过着嬉皮士式的放浪生活的人。

相反，也有只上到初中，却通过出色的经营能力创办了200人以上的大公司的人。

迷上牛郎为他疯狂撒钱，却在清醒后转而培养牛郎，从而获得商业成功的女人。

看着这些人，我情不自禁地觉得，在我家工作的人们虽然优秀，但那种生活未免太无趣了。

所以，我做好和家里断交的觉悟，离开了家，到有和自己一样的傻瓜的艺大追求新的人生。

可是，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

残留在的东西，我也不愿再去想了。



终点是一处空旷的广场。骄阳依然似火，我脱下头盔，深呼了口气。

汗水不断涌出，流入眼睛，刺得生疼。

即便伸手去擦，也还是流过脸颊、流过脖子，浸湿了衬衫。

心已经变成一片死灰，可我的肉体却依然活着。

真讽刺啊。这具在想行动时常罢工的身体，却由于无事可做得到了休息，体力和反应都恢复到了高中时的水平。

现在的我就像是个每天早起洒扫庭除的机器人。要说哪里还像人的话，就只剩会像这样骑车出来偷懒，还有会随着温度流汗吧。

然后今天、现在，我也敏锐地感受着气温。这有什么意义吗？我腐朽的脑袋不停地自问自答。

然后开口。说着同一句话。进入夏天以来，这似乎已经成为我的一句口头禅了。像是为了确认，自己依然生存在这个温柔的活地狱里。

这是第几次流汗了？我用手将它拭去，呼了口气。

“——今天，还真热啊。”

后记

制作真的是一份很困难的工作。并不是说，打造出一个团结的队伍就可以了，还要在团队中制造出恰到好处的紧张感，还要让各部分之间能够产生适当的化学反应，如此，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制作。

可是，紧张感并不一定会恰到好处。化学反应也是如此。并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本欲展翅高飞，却只能搁浅的企划也有许多。真的……是很困难的工作。

而第5卷，虽然只是片鳞半爪，正是向各位传达了这一点。要怎么才能让毫无动力的作家重燃激情？什么叫做适当的刺激？以及，为了制作的成功，可以把重要的同伴交给别人吗？这对于恭也来说乃是试炼的后续，他最后得出的结论便是要收回失去的东西。下一卷里，故事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还请您耐心等待。

接下来是通知。在本卷的肩带上也已经公示了，重制决定要出漫画了。虽然准备工作已经在进行了，但我仍然为此感到兴奋不已，希望大家也能早日看到。本作品将会在讲谈社的《周三的天狼星》上连载，作者是闪凡人老师。敬请期待。另外，角色印象歌的制作也已经立项了，这边也敬请期待。

还有，重制的外传企划也已经立项了。至于会是什么内容，现在正在与编辑T老师和えれつと老师商议。不过，大概会和最近存在感骤增的某个角色有关。在决定之后，我也会尽快向各位报告。

以下是谢辞。えれつと老师、编辑T老师，一直一直都托你们照顾了。最近和两位老师一起出席活动的机会也增加了，每到这种时候，能和你们合作真的是太好了——这种想法就会不断增强。我会尽全力写出好作品的，接下来也请你们多多指教。

最后，阅读本书的读者诸君。您能够不嫌弃这种千曲百转的故事风格，一直以来支持本书，真的是十分感谢。下卷估计也会有种种艰难困阻，要是您愿意继续赏光的话，那将是我的荣幸。

那么，就让我们在第6卷再会吧。祝您生活愉快。

木绪なち 拝